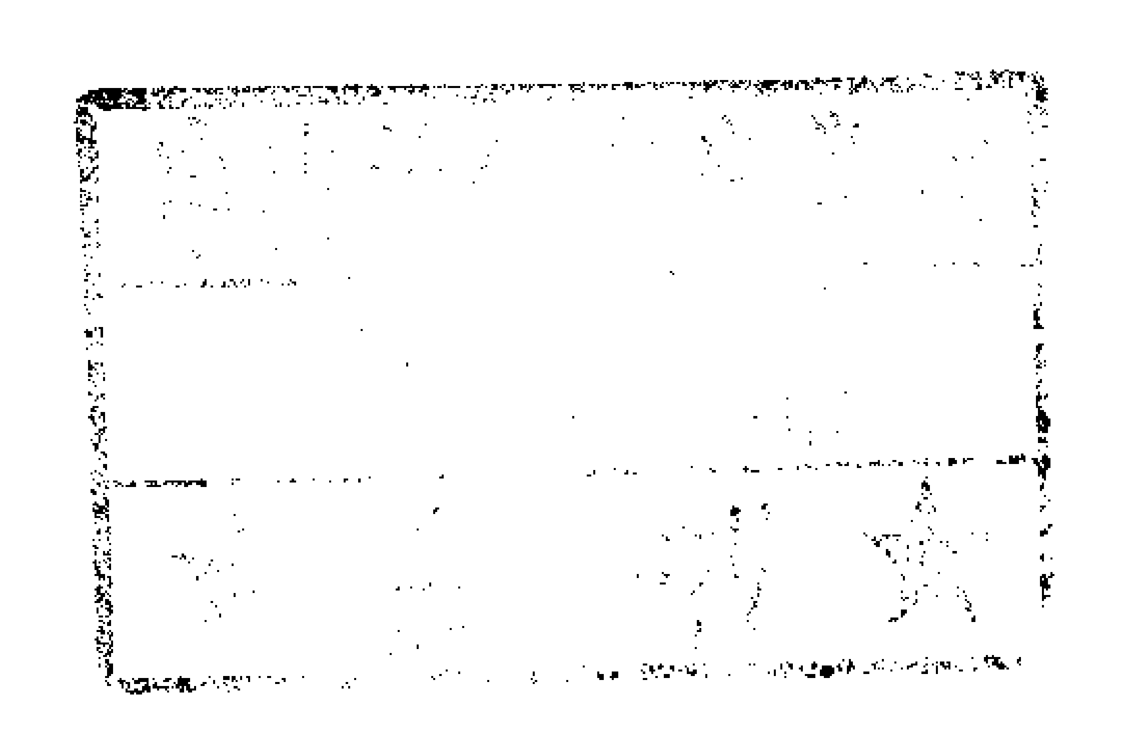
5



雪莱抒情诗选

查良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雪莱抒情诗选
Xuelai Shuqing Shi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226,000　开本850×1168毫米$\frac{1}{32}$　印张10$\frac{1}{4}$　插页3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ISBN 7-02-001504-2/I·1331　定价 5.80元

译本序

英国十九世纪诗坛上的两颗巨星——雪莱和拜伦，是我国读者久已熟悉的了。他们在热情的诗歌中发出革命的号召，不知感动了多少心灵。要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的诗歌活动的话：可以说，他们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也就是英国工人运动尚在雏形时期的代言人。关于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人……"据马克思的女儿爱琳诺说，马克思曾称雪莱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家"。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面貌。社会迅速地分裂为一方面是贵族、资本家和极端富有者，一方面是赤贫的无产阶级；旧日比较稳固的中间阶层不断地分化，小工商业者或者上升，或者下降。社会进步的动力无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头上。但此时的无产阶级本身还是比较薄弱的，政权还强有力地掌握在贵族及资本家手里。在这种反动势力的统治下，工人运动尽管前扑后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成熟发展起来：例如，较早的路德分子破坏机器运动和较后的宪章运动，便是以本身的弱点而致失败了的。但英国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意愿和憧憬却坚强地存在着。就是基于这一憧憬，产生了英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人雪莱(1792—1822)出生在富豪的贵族家庭，他所进的学校也是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先是在伊顿中学，一八一〇

年进入牛津大学。可是，雪莱自始即对于当时由教会所严格控制的大中学教育深感不满。在牛津大学不过半年，便因为散发了自己所写的小册子《无神论的必要》而被学校开除出去。这激怒了他顽固的父亲，家庭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只保留对他微薄的金钱接济。他的未婚妻也和他解除了婚约。从此，自十九岁开始，雪莱就成了被上层社会排挤出去的流浪儿，但同时，一个日益坚决的革命者也逐渐成长起来。

生活的贫困颠沛，再加以社会的诽谤和迫害，却毫没有顿锉雪莱的坚毅的意志。他本人就象他所歌唱的"云雀"一样，带着欢乐的歌唱直飞向他所向往的天空，从没有回顾和反悔。在资产阶级看来，他是"疯狂的雪莱"，是"毒蛇"；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马太·安诺德有一句"名言"论及雪莱说：雪莱是一个"美丽的然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膀。"①这就是某些评论家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看到的一切了！喜爱黑暗的人对光明是盲目的，因此安诺德认为雪莱的诗"缺乏内容"。可是，够了！让我们看看雪莱是怎样成长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吧。

给年轻诗人的心灵以深刻启发的，首先约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是阐述进步思想的书籍（政论方面如威廉·葛德汶的《政治的正义》、托玛斯·潘恩的《人权论》；哲学方面如洛克、休谟及斯宾诺沙的论著）；而最后和最有力的影响自然是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是当时英国和欧洲的社

① 今日的《剑桥英国文学简史》认为这句话未免美化了诗人，它说："这是并不十分符合事实的。在雪莱的一生中有很多不美丽、不无实际效果和非尽天使般的作为。"这本文学史甚至说，拜伦、雪莱和济慈三诗人的早亡，"仿佛是对明显的罪恶的判决"。

会及政治运动。

雪莱在中学和大学时期，对物理、化学和电学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在自己的住屋中堆满了仪器，进行了很多试验。他认为自然科学会使人认识到自然界的秘密，帮助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从而可以把人从“偏见”和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在离开学校后，他就不再接触实验科学了，但对科学的爱好已经给他的推崇理性和对世界的唯物认识奠定了基础。

诗人早年的政治见解固然部分地由阅读书籍而形成，但更主要的是生活本身使他认识到英国的现实。这，我们可以由他当时所写的书信中看出来。

离校不久，他到了凯斯维克，就是湖畔诗人华滋华斯在那儿歌颂自然之美的地方。但雪莱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我看到了悲惨的景象。工人们处于饥寒中。我们的士兵被派到诺廷汉去了……若果他们是为了去杀死当地任何一个饥民的话，让上天诅咒他们吧。”他又写道：“在这凯斯维克，虽然风景是可爱的，但人们却可憎。厂主们带着他们的污浊伸进了这平静的山谷，以人的恶浊破坏了自然的美。来到这里的大家族们，他们荒淫的奴仆也有助于使道德整个沦丧。凯斯维克与其说是坎伯兰郡的一个村落，勿宁说更象伦敦的近郊。河里常常发现被不幸的女工所扼杀的孩子。”不久之后，他到了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他写道：“在这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人间的悲惨可以达到如此地步。都柏林的穷人确实是最不幸最悲惨的了。在他们那狭小的街上，仿佛有成千人在一起蜷伏着——简直是一堆活人的垃圾。这种情景多么巨烈地震动了我！”

雪莱在写过《无神论的必要》攻击宗教的权威以后，次年(1812年)二月十二日便带着新婚妻子海瑞特和自己所写的《告

爱尔兰人民》小册子，到爱尔兰去鼓动当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实际革命工作，对他此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告爱尔兰人民》里，他写道："人们侈言贫穷不是恶端，——他们定是没有身受，否则就不会这样想的。""被统治者应该过问政府的工作。""战争对你们的幸福和安全难道是必要的吗？穷人从国家的财富或疆域的扩展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从'光荣'得不到什么，这个字眼不过是政治家用来掩饰他们的野心或贪婪罢了……穷人用自己的血、劳作、快乐和美德当作代价，来买这'光荣'和这财富。他们为了这魔鬼的事业而战死沙场。可悲的是：下层人民所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过为了使压迫者更凶残地压迫他们而已。可悲的是，穷人必须把那使他们全家免于饥寒的财物当作税款交出来。……许多丰衣足食无所用心的人们在斥责改革；狠心的、或者无所用心的人们呵，有多少人正在你们权衡利害时忍饥挨饿，有多少人正为了助成你们的快乐而死去。"

这篇文告的煽动力是显然的，尤其可贵的是，它的立论完全站在赤贫的无产阶级一方面。由于雪莱当时深受葛德汶的政论的影响，这文告的结论还是主张"节制、冷静、仁慈和自持能给你们带来美德，阅读、会谈和思索能给你们带来智慧，等你们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反抗暴君了"。

爱琳诺·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能期望雪莱在他那时代就完全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复杂的过程及其后果。重要的是，"他竟能看出这种关系并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来权衡它。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他称为社会主义者"。①

① 见爱琳诺·马克思·艾维林及爱德华·艾维林合著的《雪莱——社会主义者》。这里引文自俄文转译。

雪萊很重视他的爱尔兰之行，他认为“不是最高贵的成功，就是最光荣的殉道”在等待他。他把《告爱尔兰人民》的小册子一面廉价在书肆出售，一面还亲自在都柏林以各种方式散发它。他的妻子海瑞特曾在给希钦诺小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你要是看到我们怎样散发小册子，你会大笑的。我们把它从窗口投出去，又把它分发给从我们街上路过的人。这样做时，真要把我笑死了，可是波西（即雪萊——译者）却严肃得很，昨天他还把一本小册子放在一个妇人的袍兜里呢。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就走过去了。”除此而外，雪萊还把传单放在用木塞塞好的玻璃瓶中，置于海上任其漂流，或者用轻气球把它送往空中。

据当时报纸的记载，雪萊曾在都柏林的剧场中对爱尔兰的贵族们发表演说，效果非常好，很激怒了一些顽固派。

从当时的客观情势以及雪萊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来看，不消说，他是不会成功的。他的行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监视，却侥幸没有被捕。他在一八一二年三月十八日写信给葛德汶说：“我已经把……出售的小册子收回，准备离开都柏林了。……我承认，我想组织无知的人民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我不想再对文盲宣讲了。我将期待着我不可能参与的事件的发生，使自己成为因果中之因，而那个果将在我变为灰尘的许多世代以后出现的……”

这时雪萊才不过二十岁，便具有如此天才的远见！我们看到，他早年所形成的革命思想和对未来的坚强的信念，尽其一生未曾改变，并且与日俱增地贯穿在他此后的一切诗作中。他是一个热情而勇敢的革命家，但环境却不允许他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有所发展。因此他才转向写诗，开始以诗为武器，在思想上向私有制和反动派宣战。雪萊夫人在注释雪萊早年诗作

(1814—1815年)时，也有几句话提到这一点。她说："在这以前，他主要想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因此写了一些文章向人民呼吁，号召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可是现在，他开始感到，行动的时机在英国还没有成熟，只好以笔作为工具，来为较好的一日扫清道路了。"

诗人的这一决定是高贵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放弃了实际活动和政治斗争，诗人的蓬勃精力和热情不能朝革命最有力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生活也无法和广大人民的生活相结合，这就自然而然引起了他的忧郁和自我怜惜的感情。这种感情在他此后的抒情诗中也屡见不鲜。

本集最早的七首诗，是诗人在爱尔兰之行前后写出的，鲜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革命思想。尽管这些诗是所谓"少年之作"(Juvenilia)，在艺术上尚不成熟，一般雪莱的选集都不采用它们，可是，译者却觉得它们有特别可贵之处：和此后诗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不是特别有一种蓬勃的朝气，一种未受锉折的天真呈现在这些崇高的诗思中，而是为后来的一些作品所无的？关于这，我不敢武断；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些诗篇领会到诗人赴爱尔兰的革命行动，是被多么明朗的热情和战斗的意识所推动着的！是的，这是一个革命青年所写的诗！它的魅力似乎也正在这里。译过这些诗以后，再看一八一四年的《诗章》及随后的一些作品，显然生活中的失败和锉折已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诗人的心情了。从这时到一八二二年为止，诗人还活了九年，这九年中他虽然主要地以笔为武器，在思想上作战，但生活上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所受的打击也很多。他的第一个妻子海瑞特不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而由于和葛德汶一家人的接近，他热烈地爱上了葛德汶的长女玛丽，两人在一八一四年七月私奔到瑞士，但同

年九月因经济困难又回到英国。这一时期，雪莱为了躲避债主，一度住到小客栈里去藏身。次年祖父死去，有一小部分遗产归于他，经济情况才好转起来；但雪莱从未富有过，因为他一旦稍有进款，便要慷慨地接济友人。一八一六年，由于社会舆论的迫害，又鉴于国外生活比较低廉，他和玛丽再度去到瑞士，并在日内瓦和拜伦结识起来。不久患乡思又回到英国。就在这一年，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玛丽的妹妹范妮自杀而死，人们传说是因为单恋雪莱的缘故；接着，诗人的前妻海瑞特也投河自杀，遗下了雪莱的两个孩子，这成了涉讼的对象。她的家人声称诗人没有教养子女的资格，而托利党政府以雪莱是无神论者为借口，竟剥夺了雪莱抚养子女的权利，把他们判给外人抚养了。诗人对此极为愤慨，便在一八一八年三月全家移居意大利，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英国。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雪莱和友人威廉斯自斯培兹亚海港泛舟去雷亨，中途遇风暴，溺死海中。

雪莱的一生是战斗的，但由于他是独自和反动势力斗争，他的一生也是显得孤独的。他自己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在一八一九年四月六日，他给友人写信说："我想，除了五个人以外，凡是知道或听说到我的人都把我看作是罪恶和堕落所造成的稀世怪物了。"这样一种孤寂的、被敌意所包围的生活，如前所说，自然要引起不健康的情绪，使诗人不断地想到死，想到生活的虚妄和世事的无常了。因此，我们就看到象《无常》、《咏死》、《往昔》、《招苦难》、《长逝的时流》、《秋》、《时间》等一类诗。① 这是可以理解的：忧郁的心情是这样一种战士有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精神有了苦闷，自然要寻找解脱，

① 自然，这些诗并不尽是消极的方面：当诗人感于世事的变迁时，他也看到苦难只是暂时的，美好的一日必将到来。这也就提供了乐观的基础。

于是雪莱在某些方面找到了唯心主义的柏拉图哲学。当生活整个与自己为敌的时候，也许唯心哲学是较容易找到的逋逃薮吧？这种说法，自然并不是要追寻诗人自觉的意识过程。雪莱是严肃的思想家，他所以推崇柏拉图哲学，自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例如：可以和教会的宣道对抗）；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诗人引用在他诗中的一部分唯心哲学，也是很投合抑郁的心情的。那哲学告诉人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假象，另有一个更真实的、理念或精神的世界，它是非物质性的，完美的，永恒的，我们这个多变而不完美的物质世界就是它的投影。关于这，柏拉图曾作过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人类大多数仿佛是坐在地下岩洞中的囚徒，背对着火，火光把影子投射在岩壁上，人们便把这影子当作现实的世界。只有少数人（哲学家）转过身来，走上陡峭的石级，才能看到上面的阳光世界，看到“真实”。因此，要获得真理，就要把“灵魂的眼睛转过来”面对太阳，面对那个“真实的世界”。在柏拉图哲学中，这“真实的世界”有时叫作“理念”、“精神”或者“一”（与“多”相对）。

不难看到，雪莱的诗中有不少推理和形象是采自这种柏拉图哲学的。举例说，《别揭开这画帷》这首十四行诗就明显地把生活比作“画帷”和“幽深的穴中”的“幻相”。《颂天》中把天比作“人的头脑的第一层”，认为还有更高的“欢乐世界”在天外移行，如果能看到这个“世界”，那“天”就“不过象是从梦乡把日午的反射瞭望”罢了。柏拉图认为在理念中尚有至高的理念，这篇诗里正是反映了这一思想。《赞精神的美》也是歌颂了柏拉图哲学的一种神秘经验。这虽是一首充满了真实热情的诗，但却奇异地构制在形而上哲学的基础上。在冷酷的、灰色的、扑灭了一切高贵行动的火焰的现实中，谁能不缅怀于他曾有过的光辉的一刻，

并期望那一刻的再现呢？诗人正是把这样一种生活实感通过唯心哲学的探索透露给我们。诗中所谓“精神的美”、“渺冥的灵气”、“美底精灵”、“较高的世界”，实则都是一个东西，就是诗人所看到的宇宙精神，就是“一”，万物由于充沛了它而发出光彩，大地失去了它就变为暗淡。人们由于无知，用“精怪”“天堂”等富于魅力的名称去称呼它。在初春，当诗人正在推究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与这种精神的融和，于是狂喜地握紧两手。诗人在该诗结尾说，就是这种宇宙精神使他知道克制自己的情欲并热爱全人类的，他希望能够长期充沛它，因为它能给他带来人不再奴役人的希望。

由此看来，雪莱之所以接受柏拉图哲学，基本上还是出于改造世界的意愿，出于求真的精神；他要追寻宇宙的秘密，要掌握自然与人间一切现象的总规律，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规律，才能顺利进行改造世界的工作。斯宾塞的泛神论也是沿着同一追求的途径化进了他的诗里。举例看，象《爱底哲学》这样一首迷人的小诗，岂不是充满了这类哲学的影子吗？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姊妹把弟兄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这里既有泛神论，把“泉水”“轻风”“高山”“波浪”“阳光”等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和人同样是一种精神的体现物；又有柏拉图哲学关于灵魂的学说——就是，人的灵魂原是两性具备的、完整的，进入肉体后即变为分裂的存在，因此它永远追寻与它的另一半相结合；自然界也如此，“多”总是企图向“一”汇合，所以泉水汇入河水，河水汇入大海。大海和太阳都是“一”的象征，万物“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亦即融于普在的爱情、融于宇宙精神中。这首诗以对爱人劝告的方式、以爱情的语言精炼地表现了诗人的一整套思想，确可以说是把动人的感性形象和丰富的说理美妙地结合起来了。

唯心哲学使诗人相信，人死后还有精神的存在，坟墓的那边并不就是黑暗和空虚，而是更美好的真实；因为，现世的缺陷和无常是不会被带到“那边”去的。这思想较明显地表现在后期诗作如《阿童尼》里面。在那首诗的结尾，诗人说，死去的阿童尼“没有死，也没有睡，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反而是活人迷于恶梦，象尸身一样在腐蚀着。这思想，就其否定生存的积极意义一点来看，自然是诗人的薄弱的一面。

我们可以说，唯心思想是诗人积郁的胸怀的必然产物；但同

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也是社会历史的一种产物，因为在一定的科学水平限制下，诗人对世界还不能达到更完善的解释。这给他的诗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弱点，如某些诗和某些片断在表现上的晦涩与朦胧即是。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它带来的就全是弱点。因为，如前指出，它正是体现了诗人对积极的世界观的一种追求；诗人从中所选取的，往往是符合于他的乐观的信念的那一部分思想，如《爱底哲学》所表现的就是如此。泛神论固然有其唯心的一面，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一种进步思想。恩格斯说过，“泛神论是达到自由的、人的观点的最后一步，”① 似乎就正是这个意思。柏拉图哲学相信人有一切崇高的性能，相信“理想国”，这不也恰好和诗人改造世界的理想趋于一致吗？

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还应看到诗人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的继承者。现实的感受比哲学的泛泛之论要强烈得多；诗人生活在王权和教会的双重统治下，他要以诗来对阶级压迫的种种罪恶现象作斗争，这就不可能不使他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们看到，当诗人以坚决的革命者的身份来讲话的时候，他的诗就饱含着清醒的现实感觉，他的刻绘就中肯而有力，他的声音也成了广大人民的呼声。而且，诗人越是为现实所激怒，他的洞彻一切的理性就越占上风，他的诗也就更清晰地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1819年的英国》、《给英国人民的歌》、《一只新国歌》、《颂诗》、《自由颂》、《自由》和《“虐政”底假面游行》等诗中所刻绘的现实，在今日看来仍然具有其惊人的现实意义。资产阶级的批评家时常“惋惜”说，雪莱的诗把事物描写得过于黑白分明了，失去了朦胧的诗

---

① 见恩格斯的《英国状况》，此处自俄文转译。

意；但在我们看来，诗人爱憎分明，他全力歌颂光明和未来，又全力痛斥剥削、伪善和一切恶势力，这正是他的诗的真实的优点。谁要是觉得雪莱只不过是一个天真的、不切实际的诗人而已，他可以看看以上所举的诗是多么明确地掌握了现实和历史的辩证发展！在卡色瑞统治期间，亦即反动势力看来最强大而稳固的期间，诗人已经能看出自由底刽子手们是在走向坟墓了；他能从"死亡"、"毁灭"、"罪恶"和"财富"的欢笑的筵席上听到它们自我"毁掉！"的声音。他能看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虚伪性，说"议会"把"时间最坏的法令还不废除"。他能看到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宗教和法律都是欺骗人民的，是"害人的陷阱"。他断言"奴隶和暴君原是双生的仇敌"，因为，他相信，只要奴隶不肯自居为奴隶，暴君也就不存在了。他看到唯有"饥饿"和"苦辛"——亦即唯有无产者——才是自由女神的侍奉者，而他劝告无产者不要为那"合伙的打劫"（亦即由资本主义国家或国王们所挑起的战争）伸手支援，"你们是自由底儿子，只为她而战"。诗人对人类的压迫者"帝王"和精神的奴役者"教士"投以最深刻的憎恨：

>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
> 　践踏为纤尘！不然，就写在土里，
> 好使这污渍在名誉之页上
> 　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
> 所抹去，被平沙从后面覆盖！①

对于教士，他说：

>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们的头脑

① 这些话不禁使我们想起诗人较早所写的《奥西曼德斯》那首讥刺"帝王伟业"的杰作。

照明这幽暗的世界的大厦，
使“教士”，这苍白的名字，退缩到
地狱里：这才是它原来的家，——
它本是魔鬼渎神的一声嘲笑；

诗人对未来，对人的光明品质从没有丧失过信心。他相信，是愚昧和欺骗使人民暂时尊奉了“压制”和“压制者”的，只要一旦自由底概念从人的精神深处把“智慧”引来，人类就会凭这“智慧”而获得解放。

在摘自长诗《希腊》的《“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一诗中，雪莱表现了他经常持有的思想，即世界的黄金时期是在未来，而不在过去（和华滋华斯等消极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他相信，在未来，帝国和宗教都将成为“残梦的遗迹”，财富和战争再也不致于蹂躏人类了。这是多么真实的预言呵！在《“虐政”底假面游行》一诗中，诗人完全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规定了“自由”的内容。什么是自由呢？对于工人，自由就是面包，衣服，炉火，和享有一个快乐而整洁的家庭；自由就是对富人的“一种克制”；自由就是公理，智慧，和平；自由是爱情，它的明灯是科学、诗歌和思想。由此看来，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雪莱就已完全明了“自由”不能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有阶级性的；这一阶级的自由就意味着另一阶级的不自由。同时，自由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必须有其物质基础，贫困的人们是谈不到自由的。因此，他号召无产阶级说：

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显然，这一切都渗透着极为真实的思想，都是为社会历史的不朽的灵感所照耀着的。所以恩格斯赞誉雪莱是“天才的预言家”，实非偶然。

不过，在认识到这一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雪莱把他在一八一二年表现在《告爱尔兰人民》中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是在某种形式下一直保留了下来。一八二一年所写的“伟政”就有这一痕迹。诗人在诅咒了那些帮助帝王统治的奴仆们以后，却劝他们要获取美德，要克服自己的情欲和意志。就是在《“虐政”底假面游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诗人所号召的，也还是以仁义和智慧来对抗暴力，并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告诉人民“只须插起双臂，以坚定的目光观看，没有恐惧，更没有惊讶”，那么杀人者“就会羞愧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而这屠杀所流的血将赧红地写在他们颊上”。在今日看来，这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了吧。当然，诗人领受了他那一时代的教训，也许他有理由感觉暴力革命尚非其时。

在抒情诗的领域里，雪莱一直被公认是英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优美而蓬勃的幻想、精力充沛的现实刻绘、浪漫的感情、自然而浑圆的艺术、音乐及形象的美——这成为诗人在旅居意大利时期所写的抒情诗篇的特点。《西风颂》可以说是这类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它将永远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这首诗里，诗人一方面以西风为中心，准确而有力地描绘了一系列自然现象，写出了树叶，流云，海洋等如何在西风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却以此象征了当时整个的现实：“枯死的落

叶”岂不正是英国的反动势力？它们是“黄的，黑的，灰的，红得象患肺痨，呵，重染疫疠的一群”，它们虽然看来人多势众，但“有翼的种子”——亦即不胫而走的革命思想——却暗藏在地下，只等春雷（春天的喇叭）一响，就会将它的色与香充满人间了。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那“破坏者兼保护者”的宇宙精神（用我们的词语，应该说是历史规律）主宰着一切，使旧的事物必须让位于新的，而西风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诗中还说：在南国，虽然天气较暖，但地中海也能梦见古老的世界在波影里抖颤，因为西风总归是要来的。因此，诗人请求西风把他振奋起来，使他发出革命的歌唱：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象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这岂不正是诗人给自己一生留下的最正确的写照么？革命思想的传播成了他毕生的使命。英国宪章派刊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曾把雪莱的诗印发给广大的工人阶层阅读，从而促进了英国的工人运动。

《给云雀》、《云》、《阿波罗礼赞》以及一些短歌及爱情诗等都是杰出的作品。它们表现了生底喜悦，创造底喜悦，爱情底喜悦。小小的云雀象征着与宇宙的创造力合一的诗人；这表示诗人既能歌颂有破坏力的“西风”，也能全心向往于欢乐底精灵“云雀”。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雪莱对自然及爱情的描写的特点。雪莱喜欢描写自然，爱把自然景物拟人化，或精灵化（如西风、云雀），这是和他的哲学观点（泛神论）有机地结合着的。无论是谈到自由、爱情、欢乐或悲伤，无论是谈到什么哲学思想，他总是爱从自然景物说起，因为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原是互通

的。他把自然描写得符合于他的思想和解释，但同时，他的自然刻绘也极富于科学精神，富于现实主义特征，在观察的精确上甚至是惊人的。《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首诗把云、雨、雷电、海洋和天空等自然过程写得极为精细，同时也指出了宇宙有不断地变化和自我苏生的能力。诗人把深刻的思想和精确的物象同时罗致起来，使它们相互深入地渗透和发展，从而构成了一篇杰作。有的批评家指出：在《西风颂》第三章，连那描写海底树林在洋流变化之前先自动萎缩的现象，也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就猜测诗人何以有机会观察到这一种自然现象。当然，如果我们想到诗人曾经多么喜爱自然科学、多么充满着求真的精神的话，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一八二〇年的《含羞草》是一篇较隐晦的诗，这里值得一提。就表面看，它似乎只是一首描写园景的诗，并附带叙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它曾被认为是一篇"美丽的花园的历史"）。故事是说：春季来到了，花园中各种美丽的花草都滋生出来，象是未受亵渎的乐园；其中有一棵含羞草最感到快乐（第一部）。这花园所以如此茂盛和美好，因为有一个柔情的女郎在细心地培植它；她把它照料了一个夏季，而在秋季来到之前，这女郎死去了（第二部）。于是，花园顿时变为丑恶，美丽的花草都枯萎，一些毒草却蔓延起来。冬天来了，毒草躲在地下；等春雨初降，毒草又复活起来，可是那棵含羞草却僵死了（第三部）。在"结语"中，诗人用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自慰说：在这一切都是幻影的人生中，死亡又何足悲？因为"死亡"本身也必是"一场空幻"；爱与美是不会死去的，死去的只是感官而已。

这首诗是否整个是一个隐喻，其寓意又是什么，至今尚不能明确起来。对有兴趣的读者，这里可以提供一种说法是：女郎可

能是那“美底精灵”或宇宙精神的化身，含羞草象征诗人自己；诗人一度感到了自己充沛着爱与美的感应，那美丽的花园便是他的精神世界。可是，人生中的“谬误、愚昧、纷争”使他的想象底乐园枯萎了；尽管春天再来，那含羞草已不再复活。女郎的死其实就是诗人心灵中完善的美感的消失。

无论是否有这种寓意，这首诗却精确地描写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给诗人的精于观察自然提出了佐证。

爱情诗在雪莱的抒情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大都带有自传性质。总的说来，雪莱对爱情的看法充满了求解放的精神。从前面所引的那首短诗《爱底哲学》就可以看出来，诗人认为两性爱不过是弥漫在宇宙中的爱情的一部分，是自然间的崇高精神的一种体现。男女的爱情应该扩展为人类的爱。在《给——》一诗中，他把恋人的爱情作了一个比喻说：“这有如飞蛾向往星天，暗夜想拥抱天明，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对遥远事物倾心？”由此可见，爱情和革命的憧憬（人类的爱）是互通的。爱情不该是自私的、纯肉欲的、占有的，它越是与别人共享，越是丰富了自身。雪莱在长诗《心之灵》中，对资产阶级方式的爱情表示了充分的嫌恶；他要打破那种爱情的局限性，因为他看到在私有制度下，爱情已蜕变为不自然的夫妇关系，禁锢并损害了人的自由精神了。所以他主张爱情不应局限在夫妇之间。为了这，在当时他是受了不少恶意的指责的。

另一方面，雪莱也并不完全主张柏拉图主义的（纯精神的）爱情，象一般人所易于误解的那样。在他的诗作中所表现的爱情实则是人的最高贵而热炽的感情之一，既没有失去其情欲的一面，也随时能升华并容纳更多的精神素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爱情既被贬到纯私有和肉欲的状态，因此诗人才着重谈到它

更高贵的、精神的一面，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再反过来看，如果诗人只讲精神之爱，他的爱情诗是绝不会那么热情动人的。

关于本集所选的几篇长诗，这里也想约略解释一下。《阿拉斯特》是雪莱早年的一篇名诗，正是在他的革命活动失败以后、他感到沮丧和孤独的时期写成的。这篇诗表现了他的内省和自我批判。其中所描绘的“诗人”就是雪莱自己，但又不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看出来：如果一个敏感的青年人尽只幻想美和高贵的事物而厌弃世界，而脱离了现实的斗争，那他是只有死路一条的。“阿拉斯特”的名字原是由雪莱友人皮考克提议给这首诗的，它象征邪恶的精灵，因为遁世的精神必置人于死地。从积极的方面说，这首诗已然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诗人还不能完全克制自己，因此诗中还有大量顾影自怜的感情。这首诗的写景（山谷，洞窟，河流，树林）充满了朦胧气氛，既象征而又近于实绘。“带面幕的女郎”似乎已是“精神之美”的化身了。第二篇《“虐政”底假面游行》是一篇不朽的政治讽刺诗，充满了别林斯基所说的“激情的烈火和高贵愤怒的雷鸣与电闪”。诗人为工人被屠杀而控诉英国反动政府，他的愤慨竟达到了这种程度，他要在诗中指名道姓地把反动派加以鞭挞才感到痛快。诗中彻底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且更足珍贵的是，它还明白宣示出当时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和纲领。这首诗的艺术性在雪莱的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他的某些长诗所惯有的朦胧和神秘气氛消失了，全诗的表现简洁、有力而明朗，实在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一篇杰作。《心之灵》是一篇以爱情为主题的长诗，其中固然有不少哲理议论，但也充满了真实的热情和对现世的幸福生活的憧憬。雪莱在信中提到，这首诗“是我的生活与感情的理想化的历史……如果你想知道我现在和过去是怎

样的，它会告诉你一些什么。”由于这篇诗的哲理、隐喻和自传性质，有些费解的地方由译者在本诗中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阿童尼》哀悼济慈之死，是一篇纪念两诗人之间的情谊之作，特别值得珍视。连雪莱自己也不隐讳这篇诗的神秘主义，他曾写信对友人说：“神秘主义姑不置论，它在我的作品中是缺点最少的一篇；这样，我高兴它可以无愧于我对可怜的济慈的悼念了。”又在另一处，他说，这是“一篇高度完成的艺术作品，就结构而言，也许比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强些。”的确，它是一篇结构紧严的哀歌，但也许因此之故吧，它的哀悼情绪有失于工整之嫌。一般公认，比较更动人的，倒是诗人刻绘自己、悲悯自己的那些段落。本诗有些费解处，也由译者在正文中作了注解。

总括来说，从雪莱的全部抒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乐观的思想家，因为雪莱相信：丑恶的现实是转瞬即逝的；真、美、善将永远存在；人可以不断提高和改善自己，人的智慧和宇宙的意志和谐一致，世界的黄金时代必将到来。如果说，拜伦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宇宙的悲哀，雪莱的诗却充满了宇宙的欢乐。即使在有些诗中，忧郁的情绪暂时主宰了他，但他相信宇宙的动力胜过少数人所造成的悲伤与不幸，世界终会转向光明，转向爱与美的精神。

雪莱的抒情诗也给我们刻绘了一个崇高的人的形象；在生活中，诗人确也是一个最可爱、最无私而勤劳的人。拜伦尽管和雪莱有很多意见上的分歧，但他却盛赞雪莱的为人。在一八二二年三月，他写信给友人说：“雪莱是最无私而善良的人，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感情。”和拜伦不同，雪莱具有平民的风度，他的生活的简朴，他的舍己为人，待人厚、待己苛，都是为他的少数友人所熟知的。他经常好学不

倦，对希腊哲学和当代论著都有深湛的研究。他是个严肃的社会思想家，而更难得的是，他力求言行的一致。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可以说他已尽力使自己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人的品质了。

雪莱在世时，他的诗名远不及拜伦。他的每篇作品发表后，所受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漠视，就是反动评论家的诟辱。一八二一年四月一日的《文学报》论到他的杰作诗剧《沈西》说："在我们这时代，由文化堕落和政治无神论所造成的丑恶现象，可以说无过于这一悲剧的了……它仿佛是由恶魔写出来取悦地狱中的魔鬼似的。"《阿拉斯特》发表后，一年内无人理会，继则受到的诋毁是"疯狂""语无伦次""一片病呓"。象《西风颂》《云》《给云雀》这些抒情诗中的珠玉，尽管发表了，却没有人注意，在雪莱生前只有一个评论家对《西风颂》和《给云雀》讲过几句赞誉的话。《云》则被认为是"比糟粕更坏的胡言乱语"的"典范"。《阿童尼》所得到的评语是更恶劣的。①

雪莱是一个坚强的诗人，能长期对这一连串的冷漠和攻击无动于衷。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这种残酷的处境起了作用。他有些心情灰懒，这使得他很少执笔了；尽管有一些腹稿和写作计划，但不是没有写完，就是完全没有写。只有当情况特别使他激动时（如济慈的死和希腊革命），他才能将较长的诗一气呵成。同时，他对自己的生命表现了异常的漠视，因此才有泛舟溺死的事件的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他遭受打击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更该如何珍视诗人所留下的这份遗产！译者能力有

① 还是在《文学报》(1821年12月7日)上，一个评论家写道："这篇诗是鄙陋的；它不过集合了一堆浮夸的词句，毫无层次、和谐、意义；只能算学童作业簿上的糟粕罢了……所幸的是，这篇恶劣而极端无聊的东西不可能在英国有什么市场。"

限，这一份译介只能算是初步工作，希望读者和专家多多指正。

查良铮

附记：本书所根据的原文是T.霍金逊编订的《雪莱诗集》(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edited by Thomas Hutchin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2

目　次

爱尔兰人之歌

天上可以没有星星，世界的光源
可以没入无边的浑沌和黑暗；
我们的大厦倾覆了，田园被夺去，
然而，艾林①呵，你绝不能丧失勇气！
看！四周是茫茫的一片断瓦残阙，
我们祖先的家宅已经坍塌、毁灭，
只见胜利的敌人驰骋在国土上，
而我们的战士都已横尸沙场。
唉，以往令人欢娱的琴弦碎裂了，
我们乡土的清曲妙舞也沉寂了；
只有战歌传扬起来，我们耳中
还似响着厮杀声和剑戟的铮鸣。
但英雄们都何在？他们死得英豪，
他们不是在荒原血泊中卧倒，
就是任自己的阴魂凌驾着风暴——
“同胞们，复仇呀！”这样向我们呼号。

1809 年

① 艾林，爱尔兰古称。

战　　争*

如今，野心、权力和贪婪主宰一切，
把死亡和毁灭投给了流血的世界。
看！那原野上有多少人作了牺牲，
听呵！尖声的嚎叫正刺破了天空！
何以会如此？必是复仇者愤怒于怀，
才将这千万人逐出生命的舞台；
听那呻吟哪：一个英勇的战士
正忍受最终的痛苦，痉挛地等死，
但在死前，血色涌上了他的面颊，
他用残余的一息说出这些话：
"上帝呀！我的妻，我的孩子——哦，君王，
这喘息的身躯为你倒在荒野上；
是为了支持你，我的血在远方流，
请你以亲人的幸福作战士的报酬。
他听不到我——呵，是的，天高皇帝远，

---

* 雪莱在一八一〇年十一月假托玛格丽特·尼古尔逊（她在一七九七年图刺英王未遂）为名，出版了一本诗集，本诗即该集的第一首。这篇诗的写作时代是值得注意的。当时英国正在准备对拿破仑决战，报刊上充满了战争气氛，每日鼓励人民从军和"英勇杀敌"。而本诗却揭示这一切都是"君王"的阴谋，并呼吁和平，这不可不说是极为大胆的。

帝王满心是私欲，又怎能听得见？
那末，上帝呵，我只有对你哀号，
想你不致拒绝一个苦命人的呼告。
唉，我死了——怎么？我已不感到巨痛，
上帝听到我了——我们要重逢，重逢。”
说到这里，他已堕入死亡底怀抱，
随着一声轻叹，灵魂便脱离了躯壳。

人类的压迫者呵，我们的悲惨
就由你们肇始而汇成了泪川；
为了你们，多少母亲在哭念儿子，
他们不到生命的中途便被攫去！
为了你们，多少寡妇满怀伤悲，
对着丈夫的尸架默默地落泪！
“天哪！”她喊道，“这可是你的恩情
使无尽的悲伤溢满了我的眼睛？
这来自混沌中的制度，难道竟是
由你缔造和赞许的？呵，不会的！
原谅我吧，上帝！我的头脑被悲痛
折磨得昏了；”不，上帝从不叫杀声
振动天地，他不会高兴地狱的猖獗——
世上的君王！这都是你们在作孽！
人民就为了你们的罪恶而丧命。
哎，几时那神圣的一天才能降临，
人不再被统治者的罪恶所玷污，
不再受治于野心、骄傲、虚荣、财富，

而且会毫无畏惧地和敌人相交？
几时才没有死亡在原野上笼罩？
几时太阳才能对和平的田野微笑，
而威严的战士手执的只是镰刀？
唉，不可能！只要还有冷酷的国王
在勃勃的雄心支配下，对战场
转着心机，只要一个匹夫的命令
还能使大家为他的私欲送命！
他只顾耀武扬威，权力使他发昏，
哪里管谁死谁活？他可以看千万人
为了他计较的一件琐事而牺牲。
君王是什么？——我看见颤栗的人群，
我听见人们对他的欢呼声震碧霄，
不过使严厉的压迫者微微一笑，
那笑呵，就象四月的阳光一样短暂——
但君王不过是尘土——总有一天，
一切人都平等，帝王将失去权力，
他们手中的王笏将被掷在土里，
血腥的剑也从战士的手里拿去。

呵，和平，美丽的和平，你哪儿去了？
你轻柔的影子何时再来缭绕？
你可是带去了爱情、安乐与和睦？
只因你不在，它们便也无法留贮？
呵，是的，它们似已和你一同飞翔。
现在，只有"恐惧"在麻痹的大地上

率领着战争、灾祸、悲伤，阔步而行，
它在战场上停一下，细心听了听，
便急驰而去，让“地狱”和“死亡”来横行。
“毁灭”从远方嗅到了杀戮的血腥，
看哪！它也驾起了血红的车驾；
继“恐惧”之后，这一切都鼎沸而下。
焚烧的城镇和一片荒墟在指明：
君王呵，你正是照魔鬼的意志而行。
“这就是你的业绩！”我听见有人说；
这声音震撼了你血腥的宝座；
孤儿和寡妇的呻吟声声撕裂了
你罪恶的皇基，那巨大的魔爪——
“这就是你的业绩，君王！”这声音
变得越来越弱，但却已经传开，
它在爱国志士的耳边说得明白：
那就是：天庭愤于地狱的猖獗，
就要把构成这一切的恶因消灭，
好把和平、天真、爱情再带给世界。

1810 年

致爱尔兰

1

你记着，艾林！在你忍辱的海岛
夏日也曾经在一片绿野上微笑，
风在摇摆着谷田，同时掠过了
你海上的急旋而起伏的波涛！
你是一棵树，将丰盛、和平与美
荫蔽过大西洋的亲暱的海水，
　　　　　而如今，花已雕残，
那投过浓荫的树叶也已枯干；
只见冰冷的手在摘它的枯果，
那寒气直使树根也为之萎缩。

2

　　　　　　艾林呵，我可以
站在你的海边，计算那涌来的
不断冲击在沙滩上的浪涛，
每一波就象是“时间”巨人手执的
一只斧子，不断破开“永恒”底界限；

行进吧，巨人，继续征服；永远
寂寞地行进！在你无声的步履下
多少邦国覆没了，那几千年来
不畏风霜和雷电的金字塔，
也已在你的践踏下化为虚无。
还有那君王，唯有他独自辉煌，
也不过是冬季活一天的苔藓，
你轻轻一步就使他化为尘土。
你真是所向无敌呵，时间；一切
对你让步，除了“坚定为善的意志”——
那心灵神圣的同情：只有它
始于你之前，又存在于你之后。

1812年

十四行二首

1 咏一只装载知识的气球

灿烂的球体，穿过黄昏的幽暗
　你静静地飞上你轻莹的途程，
　那暗蓝天空中的闪闪的光明
都要被你的火焰逼得暗淡，——
你载去了火，你自身在转瞬间
　就要象流星般消逝在黑暗中，
　可是那永不熄灭的火，象明灯
却将照耀在爱国者的孤坟前；
它将要为穷苦和被压迫的人
　在茅屋里爆发出振奋的火花，
而且还要袭传过暴君的宫廷；
　它是漆黑大地上的一座灯塔，
它呀，象是真理终必突破虚妄，
是使这一片景色复生的太阳。

1812 年

2 将装载知识的瓶子浮在布利斯托尔海峡有感而作

载去救世神药的小船啊！愿和风
　能将你们碧绿的形体吹到彼岸，
　愿你们能经住大海喧腾的波澜，
不让怒吼的风阻碍你们的行程；
要是无冕的自由女神肯于垂青，
　从她那卑微的宝座俯首下望，
她一定会以最柔和的西风
　把你们吹送，哦，是的，使你们遇上
一些天性自由的人，他们的眼睛
　一旦碰到船中所载的，必会灼烁，
　从而给受苦的大地点起神火，
使四海之内普照着灿烂的光明，
　于是暴君的心将愤恨得爆裂，
　因为再也保不住他们蒙昧的夜。

1812年

魔鬼的散步

1

有一天，还没有破晓，
　魔鬼就起了床，
他用心把自己打扮起来，
　他穿上了礼拜日的服装。

2

他穿靴藏起他的蹄子，
　他给指爪戴上手套，
　又用礼帽遮住头上的角，
于是他潇洒地走出来，
　真象庞德街①上的阔少。

3

天还没有大亮，

① 伦敦一条华丽的街道。

他就在伦敦城里坐下，
和一个小鬼开始谈话；
流言蜚语，说也说不完，
还谈宗教，谈这谈那。

4

以后他去到杰姆士广场，
也顺便看看圣保罗教堂，
圣徒们跟他都有交情哩，
尽管他们规矩，而他放荡。

5

魔鬼是一个庄园主人；
既然恶草长得最快，我想，
当他环顾他的田庄时，
他一定感到非常舒畅。

6

从每个窗穴，到每间卧房，
他一一探视他的好牲畜，
高兴时，也向他们露出指爪，
但他们虽然爱为他服务，
见到他那丑象又有点恐怖。

7

撒旦把他那红鼻子
　探进了如此小小的洞隙，
　你也许以为，这又何必？
那些好绵羊不过正在
　整一整衣裙，或安排舞会，
　可是呀，魔鬼看得更深邃。

8

一个牧师（他祈祷时
　魔鬼总是坐在他身旁）
宣告说，如果魔鬼在这儿，
　他就绝不能任其猖狂。
哈哈，老尼克①心里想，
　他又在要弄那套老勾当，
要没有魔鬼，恶之娇子呵，
　你坐车都怕迷失了方向。

9

撒旦又向前行，接着看到

① 魔鬼名。

一个没有头脑的国王，
王宫象自己的住处一样热闹，
许多妖怪绕着国王飞行，
不是摇旗，就是把刺扭动。

10

呵呵，撒旦想，这倒是好牧场，
我的牲口在这儿才最幸运；
他们吃的是血腥的新闻，
他们喝的是垂死者的呻吟，
他们从不空着肚子上床，
他们一定会吃得很肥胖。

11

肥得就象他们那一群
在西班牙喝够血的弟兄，
（在那儿，“毁灭”在耕耘田野，
大地才出幼芽就被僵冻；
凯旋者从那儿赢得了地狱，
被屠者的赞词是他们的光荣。）

12

肥得就象艾林岸上的恶鸟

（它们围绕着卡色瑞①飞行，
因为他从寡妇怀中夺来了
爱国志士的血淋淋的心，
它们要将艾林最珍贵的血
吃一个饱，趁天还没有明）。

13

肥得就象坟墓里的蛆，
那在腐蚀中欢腾的爬虫，
（它们在黑暗中活上一刻，
一面啃啮着，一面蠕动）。

14

肥得就象那贵胄稚弱的脑子：
他被镀金的玩具惯坏了，
一会儿厌倦，把糖果给人，
一会又哭喊着把它索要。

15

因为他很胖——他的坎肩
在上朝前无论怎样紧拉
也难在他的肚子上扣严；

① 英国外交大臣，参看本书第58页注。

那马裤呵，象两半个月亮，
紧拥在他那肥厚的屁股上。

16

他那空虚的头和心
　竟能容下如此多的牛肉！
多得能吃饱二十个人，
　涨得能使他的马裤裂口。

17

哈，魔鬼（有时也叫“自然”）
　把权贵都喂养得这样好，
而他们呢，容貌和举止
　也和他们的老祖宗非常逼肖。

18

一个律师杀死一条毒蛇，
　因为蛇要爬到他的餐桌上，
撒旦不禁想到，这就跟
　从前该隐杀死亚伯一样。①

---

① 《旧约·创世记》第四章：该隐因怀有嫉心而杀死其弟亚伯。

19

象一个地主在丰收的田野
　散着步，望着他茁壮的牲口，
　想到他有多少进项的时候，
不禁快慰地哼着一只歌——
　魔鬼正是这样在人间漫游，
边走边哼着地狱的歌。

20

可不是，谁要是全身血腥，
甘心作撒旦最心爱的仆从；
　谁要是能夺来穷人的面包，
并且把流离失所者的家当
　堆起了富人的穷凶骄侈，
他就一定越活越昌旺。

21

主教虽然胖，律师虽然瘦，
　他们岂不都很兴隆、如意？
因为每件教袍、每套假发下，
　都隐藏有地狱的生机。

22

但猪仔总是最肮脏的，
　哪怕它吃的是最细的粮；
水老鸦即使整夜吃个不停，
　也还是不能够心宽体胖。

23

喂，为什么这地狱之王
　嘴巴笑得合拢不上？
为什么他欢欢喜喜地
　脱下衣服，又蹦跳，又搧翅膀，
又扭刺，又斜走，挤眉弄眼，
居然敢把他的原形显现？

24

原来是一个政治家来了，
　只有对他，魔鬼才敢露出
自己的原形和每一部分，
　因为只有他的情谊永固。

25

妖魔们早就盼望着了，
　一看到这信号，便立即
从那斯蒂吉亚① 的幽冥中
　朝他们的魔王飞去。

26

有戴着血腥之冠的“忠诚”
（瘦弱得让罪恶把它支撑），
还有地狱的那一群饿狗：
　杀戮，贫困，灾祸，一涌而上；
魔鬼在西班牙喂过他们，
　用的是人血和人世的悲伤！

27

呀，听！我听到地震的声音，
　国王们失色了，征服者颤抖，
恶棍都吓得鸦雀无声，
　因为他们的撒旦忽然溜走。

---

① 斯蒂吉亚，冥府中的河流。

28

今天群魔都在欢宴，
　庆祝他们的君主回返，
他们欣然看到地狱之王
　已经烧毁地狱的栏栅。

29

不过，如果魔鬼的目光
　锐利得象理性底眼睛，
地狱的陛下呵，我想，
　就绝不会有什么好庆幸。

30

因为，等不到命运走到
　它的尽头，理性底儿子
就会使暴君的面颊
　象他懦弱的心一样僵死。

1812年

自伦敦赴威尔士有感

我欢呼你，坎布利亚①！就在此刻
我似已感到你荒野中不羁的风
在愤怒地追逐着滚滚的云涛，
并且振奋起我最怠惰的心情；
只有高山上的自由才能医疗
这由执拗的习俗所引起的悲痛；
呵，只要谁，即使在想象中饮到了
斯诺坦②山中的一口圣泉，他就能
把尘世污浊的故事忘得干干净净。

可是，这颗心怎能安于自私的平静，
而将他和同胞共有的灾难忘记？
斯诺坦的忘川怎能匆匆就把
受辱的贫困从爱自由的心灵冲去？
难道这高贵的热情竟然沉睡了？
难道它能忘记爱国志士的覆灭，
或者只图在幽静的生活中苟安，
听任在歌舞升平下饥荒遍野，

① 坎布利亚，威尔士古称。

② 斯诺坦，威尔士最高的山。

而高高在上的暴政对一切人肆虐？

不！坎布利亚！但愿你幽静的山谷
从不荫蔽一颗无德和背义的心，
但愿你爽神的风永远不会给
毫无斗志的奴隶吹来一丝清新；
把我激奋起来！……我要手执着武器，
宁愿它在你的山石间劈为粉碎，
好使理性底旗帜，那不流血的
胜利底表征，在自由底战场上飘飞，
象流星，以爱情向人世放射光辉。

荒凉的坎布利亚呵！你该能平息
冲动的思潮；快把你山林间的纱幕
展开吧，好让这被激情渲染了的
山和谷，能隐没于你平静的景物；
我不愿意失常，但也不要让苦难
总是在我的寒门前默默停贮
象病弱的乞儿吧；我本是无助的
饥寒者的友人；——但且让我记住：
他们正义的事业不该为血所玷污。

1812年11月

诗　章

去吧！月下的荒野是如此幽暗，
　流云已吞没了黄昏最后的余晖；
去吧！晚风很快地要把夜雾聚敛，
　天庭的银光就要被午夜所遮黑。

别停留！时光逝了！一切都在喊：
　去吧！别以临别的泪惹恋人悲哭；
她冷固而呆痴的眼不敢求你恋栈，
　职责和疏懒都要你复归于孤独。

去吧，去吧！去到你幽寂的家乡，
　把痛苦的泪洒在你凄凉的炉边，
你可以望着暗影似阴魂游荡，
　把忧郁和喜悦编织在自己心间。

你的头上会飘飞着残秋树木的落叶，
　春日的花和露会在你脚边闪烁：
不是你的心，就是现世，必须变冷和寂灭，
　那么，午夜和晨光、你和恬静才能汇合。

午夜的愁云也有轮到它的宁息：
　或者风吹得倦了，或者中天一轮明月；
狂暴而不息的海洋总会停下瞬息；
　凡是运动、辛劳、或悲伤的，必到时安歇。

而你将安歇在墓中——但在此刻，
　当幻景还使你迷于那宅舍、亭园和荒野，
唉，你的记忆、悔恨和深思怎能摆脱
　那妩媚一笑的光彩，两人会谈的音乐？

1814年4月

给——

还看着我吧——别把眼睛移开，
　就让它宴飨于我眼中的爱情，
确实，这爱情不过是你的美
　在我的精神上反射出的光明。
对我谈话吧——你的声调好似
　我的心灵的回声，似乎我听见
你说在爱我；可是，你的这言语
　表现的仍只是你，有如站在镜前
　你所倾心的只是自己的容颜；

但我还在耗尽生命守着你，
　有时候，这是多甜蜜的苦役！
在我痛苦时，你也会怜悯我……

无　常

我们象遮蔽午夜之月的云彩；
　它一刻不停地奔跑，闪耀，颤栗，
向黑暗放出灿烂的光辉！——但很快
　夜幕合拢了，它就永远隐去；

又象被忘却的琴，不调和的弦
　每次拨弄都发出不同的音响，
在那纤弱的乐器上，每次重弹，
　情调和音节都不会和前次一样。

我们睡下：一场梦能毒戕安息；
　我们起来：游思又会玷污白天；
我们感觉，思索，想象，笑或哭泣，
　无论抱住悲伤，或者摔脱忧烦：

终归是一样！——因为呵，在这世间，
　无论是喜悦或悲伤都会溜走：
我们的明日从不再象昨天，
　唉，除了"无常"，一切都不肯停留。

1814年

咏　死

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旧约·传道书》

象一个苍白、冰冷、朦胧的笑
　在昏黑的夜空，被一颗流星
投给大海包围的一座孤岛，
　当破晓的曙光还没有放明，
呵，生命的火焰就如此暗淡，
如此飘忽地闪过我们脚边。

人呵！请鼓起心灵的勇气
　耐过这世途的阴影和风暴，
等奇异的晨光一旦升起，
　就会消融你头上的云涛；
地狱和天堂将化为乌有，
留给你的只是永恒的宇宙。

我们的知觉由现世滋育，
　我们的感情也由它而生，
死亡必然是可怕的一击，

使没阅历的头脑感到震惊；
想到我们的所知、所见、所感，
都逝去了，象不可解的梦幻。

呵，坟墓的那边隐藏着一切，
一切都在，除了我们这躯体，
只有这眸子，这美妙的听觉
再也不能活着从那儿汲取
所有伟大和奇异的东西，
在无尽变幻的大千世界里。①

谁讲过无言的死底故事？
谁揭开过死后景象的帷幕？
谁到过曲折广阔的墓穴里
把它下面的阴影向人描述？
或者把对现世的爱与恐惧
和未来的希望联在一起？

1816 年发表

① 这一节（以及全诗）似乎表现了泛神论的概念。雪莱早年在致友人信中曾写道："我觉得，每个生命都会再生。什么是灵魂？看那花朵吧。北风把它从地面扫去；它在破坏者的鼻息下枯死了。可是那花朵有一个灵魂：因为，灵魂岂非就是使一个有机生命成为如此而非如彼的东西？由此看来，当地上的花朵已枯，那使花朵成为花朵的东西（灵魂）岂不仍旧存在？……整个自然是具有生命的……或许，死后的存在仍然是现世的存在，只不过我们现在采纳了这一方式，将来换成另一种方式罢了。"这些话或有助于对本诗的理解。

夏日黄昏的墓园

——写于格劳斯特郡，里屈雷德

那淹没落日之余晖的雾气
已被晚风在辽阔的空际吹散；
黄昏正绕着白日疲倦的眼睛
把自己的金发越结越幽暗：
呵，寂静和黄昏，人都不喜爱，
已从那幽黑的谷中悄悄爬来。

它们向临别的白天念出魔咒，
感染了海洋、天空、星辰和大地；
万物的声、光和波动受到了
这魔力的支配，都显得更神秘。
风儿静止了，否则就是那枯草
在教堂尖顶上没感到风在飘。

连你也是一样，云彩！你的顶端
象火焰的金字塔从圣殿矗立，
你被那甜蜜的魔咒所制，便以
天空的华彩涂上你变模糊的

遥远的塔尖，它越来越萎缩，
在它四周，星空正凝聚着夜色。

死者正安眠在他们的石墓里，
并且慢慢腐蚀；从那蛆虫的床
发出了似有似无的一声轻颤，
在黑暗中，环绕着一切生命波荡；
那肃穆的音波逐渐变为朦胧，
没入了幽夜和寂静的天空。

呵，美化了的死亡，平静、庄严，
有如这静谧的夜，毫不可怖：
在这儿，象在墓园游戏的儿童，
我好奇地想到：死亡必是瞒住
甜蜜的故事不使人知道，不然
也必有最美的梦和它相伴。

1815年9月

给华滋华斯*

自然底歌者呵，你不禁哭泣，
　因为你知道，万物去而不复回：
童年，少年，友情，初恋的欢喜，
　都梦一般地逝去了，使你伤悲。
我和你有同感。但有一种不幸
　你虽感到，却只有我为之慨叹。
你曾象一颗孤独的星，把光明
　照到冬夜浪涛中脆弱的小船，
又好似石筑的避难的良港
屹立在盲目挣扎的人群之上；
在可敬的贫困中，你构制了
　献与自由、献与真理的歌唱——
但你竟舍弃了它，我不禁哀悼
　过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这样。

1816年发表

* 华滋华斯是英国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主义诗人，早年向往革命，以后又舍弃了革命，雪莱在本诗中正是对他的这一转变表示"哀悼"和"惋惜"。

一个共和党人对波拿巴*的倾覆所感到的

我憎恨你，呵，倾覆的暴君！每当我
　想到象你这样苟延残喘的奴隶，
　居然也在自由之墓上雀跃欢喜，
就不禁难过。你本可以使你的宝座
稳固一迄于今日，但你却选择了
　脆弱而血腥的辉煌，终至被时间
　冲毁到寂灭里。我但愿杀戮、叛变、
奴役、贪婪、恐惧、邪欲伴着你睡倒，
并且窒息了你，它们的使者。唉，可惜
　我知之已晚，因为你和法兰西已然
归于尘土：原来美德有一个仇敌
　甚于"暴力"和"欺诈"：那是古老的"习惯"——
一种合法的罪恶；还有血腥的"信仰"，
那由"时间"塑造的最邪恶的形象。

1816年

---

* 波拿巴即法国的拿破仑。

赞精神的美

1

一种渺冥灵气的庄严的幻影
　虽然不见，却在我们中间飘泊，
　它来访这无常的世界，倏忽得
象夏日的风在花丛里潜行；
象是月光泻下了山中的松林，
　　它以流动不定的视线
　　照耀人的心和容颜；
它又象黄昏的和谐与彩色，
　　象星夜下铺展的流云，
　　象音乐的绕梁的余音，
　　象一切优美的事物那样可贵，
但由于它的神秘，更令人欣慰。

2

美底精灵呵，你以你的彩色
　使你照临的人的思想或形象
　庄严起来，——你竟飘到了何方？

为什么你去了，离开人的邦国，
使这幽暗的泪之谷空旷而荒漠？
　　为什么阳光不永远能
　　在那河谷上编织彩虹？
为什么一度显现的竟然逝去？
　　这生与死，恐惧和梦幻，
　　为什么要给我们的白天
　　投下暗影？为什么人能有
如此多的爱与恨，希望和忧愁？

3

关于这，那个华严世界没有示予
　任何语言回答圣哲或者诗人——
　因此，“精怪”、“魂魄”、“天堂”这些名称
就成了他们无益的探索的标记，
呵，脆弱的符咒，——它的魔法无力
　　使我们耳目所及的一切
　　摆脱疑虑，命运，无常的世界。
只有你的明光，象薄雾流过山峰，
　　或者，象夜风吹过竖琴
　　所发的轻柔的乐音，
　　象月光照在午夜的流水，
给生活的恶梦带来了真理和优美。

4

爱情、希望和自尊，飘忽得象云，
　它们来去无定，只停留瞬息。
　人原可不朽而全能，只要你——
你呵，尽管不可知，可畏如神明，
肯和你的随从定居在人的心中。
　　你是共感和同情底使者，
　　它们在恋人的眼中起落——
你滋养了人的情思，仿佛是
　　黑暗在培育微弱的火焰！
　　别飘去吧，尽管来得突然；
　　别飘去吧——否则，坟墓也会
象是生活和恐惧，一片漆黑。①

5

还在小时候，为了寻访幽灵，
　我就走过许多幽室、洞穴、荒墟、
　和星夜的树林，以敬畏的步履
追求希望——希望和死者谈心。
我呼唤幼时读过的魅人的名姓；②

---

① 雪莱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因为尚有精神底世界在。这里表示“坟墓”不是“一片漆黑”，也正是这个意思。

② 或指诗人幼时所读的充满恐怖与激情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

但毫无所见——没有答复——
我在深思着生命的归宿，
在那甜蜜的季节，当风儿正唤起
一切沉睡的生命
传播花和鸟的音讯——
突然，你的幻影临到我；
我狂喜地呼叫，喜得我两手紧握！

6

我起过誓，要把我全心献给你
和你的所属——我可违背过誓盟？
就在如今，我还带着泪和激动
把千年的魂灵从喑哑的墓里
一一唤出：他们正伴着我一起
在爱情或课读的梦苑中，
等待那不仁的黑夜消隐①——
他们知道，要让我有欢欣的面容，
除非确信你会给世间
解除它的奴役的锁链，
除非你——呵，庄严的美，
将给予文字所无法表达的欣慰！

① 这里，诗人意指，为了追寻"美底精灵"，他好学不倦地彻夜钻研古人的著述。他的书斋成了"爱情或课读的梦苑"，因为他自己对人类充满了爱情，在梦想着世间解除"奴役的锁链"的那一天的到来。

7

正午过去以后，白日就显得
　　肃穆而恬静；——在秋日的天空
　　有一种色调，秋天有一种乐声，
是人们在夏天所不曾闻见过的，
仿佛那跟夏天根本不配合！
　　　因此，我的青春既已
　　　承受了自然底真理，
那么，就请你以灵气对我的余生
　　　赐予安谧吧，因为我一向
　　　崇拜你，和你的每一表相；
　　　魅人的精灵呵，是你的美
使我不敢信任自己，却爱全人类。

1816年

奥西曼德斯*

我遇见一个来自古国的旅客，
　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
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
　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他那绉眉，
那瘪唇，那威严中的轻蔑和冷漠，
　在在表明雕刻家很懂得那迄今
还留在这岩石上的情欲和愿望，
　虽然早死了刻绘的手，原型的心；
在那石座上，还有这样的铭记：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1817 年

* 奥西曼德斯，古埃及王。据称其墓在底比斯的拉米西陵中。

"有力的鹰隼"*

有力的鹰隼！你高高飞行
在雾气弥漫的山林上空，
　直钻入晨曦闪耀的碧霄，
象一片彩云急急赶路；
而当夜色降临，也不顾
　欲来的狂风暴雨的警告！

1817 年

* 据推测，本诗是写给威廉·葛德汶的。他对雪莱早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给威廉·雪莱*

1

海滩上的波浪围着它跳动，
　这只桅船并不很牢；
海是幽黑的，那锁紧它的云
　阴森森地卷来风暴。
跟我来吧，孩子，跟着我来，
尽管海上的浪涛在澎湃；
就要起风了，我们不能停留，
不然，法律底奴仆会把你劫走。

2

他们夺去了你的兄姊二人，
　使他们不能与你相合；
那眼泪，那微笑，对我如此可亲，

* 这首诗是雪莱永别英国之前写的。这时他刚刚败诉，法院把他和前妻所生的一子一女从他的手里剥夺了去，判归外人带养，因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不宜于"教养子女。威廉是雪莱第二个妻子玛丽所生的，当时尚不及两岁。诗人所以要离英国而去意大利，也和保护这个孩子有关。

从此将要干枯、萎缩。
正当少年，他们却被绑为奴，
交给害人的信仰，罪恶的渊薮；
他们将把你我不断地诅咒，
因为呵，我们是无畏而自由。

3

来吧，亲爱的孩子，你将会
给你的母亲带来快乐，
因为靠在她那焦虑的心怀，
还正睡着另外一个，①
她将愿看到你以动人的笑
面向我们自己人，你的同胞，
在那遥远的异邦，这将是
你在游戏中最亲昵的伴侣。

4

别害怕暴君的统治没有完，
别害怕那邪说的教士；
他们正站在咆哮的河水边，
以杀戮将河水染赤。
滚滚波涛起自千万个山谷，

① 玛丽在一八一七年九月生一女，名克莱拉。

正对着他们汹涌、澎湃、愤怒；
他们的剑和王笏将被冲走，
象破船漂浮在永恒底时流。

5

歇下吧，可爱的孩子，别哭叫！
　你可是怕这船的摇颤，
这风暴的怒嚎，寒冷的波涛？
　这儿，坐在我们中间，——
我，和你的母亲——我们很知道
这使你如此颤抖的风暴，
尽管它张着黑口，要把人吞下，
却不及那些野蛮的奴仆可怕：
是他们呵，逼我们以波涛为家。

6

这一刻将成为久远的梦魅
　在你的记忆里存留，
我们就要伴着蔚蓝的海水，
住在恬静的、金色的意大利，
或是希腊，自由底出生地。
　我将教你稚弱的舌头
以古代英雄自己的言语
和他们会谈，并在希腊传说的

火焰中，使你幼年的心成长，
于是你可以凭着他们的辉煌
说你是出生于爱国者之邦！

1817 年

咏范妮·葛德汶*

当我们告别时，她的声音
　的确在颤抖，但我不知道
那发出这颤抖之音的心
　已经碎了，因此不曾明了
　　她的话。哦，灾祸——灾祸，
　　这世界对你真太广阔！

1817年

* 范妮·葛德汶是雪莱的妻妹，因长期忧郁而自杀。一说她对雪莱怀有爱情，她的死给了诗人一个很大的震动。

“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

1

那时刻永远逝去了，孩子！
它已沉没，僵涸，永不回头！
　　我们望着往昔，
　　不禁感到惊悸：
希望底阴魂正凄苍、悲泣；
是你和我，把它哄骗致死，
　　在生之幽暗的河流。

2

我们望着的那川流已经
滚滚而去，从此不再折回；
　　但我们却立于
　　一片荒凉的境地，
象是墓碑在标志已死的
希望和恐惧：呵，生之黎明
　　已使它们飞逝、隐退。

1817年

咏尼罗河

一月又一月，山中的雨水冲激着
　那幽秘的埃塞俄比亚的谷溪；
　冰雪覆盖的峰峦在沙漠中峭立，
那是阿特拉斯①，其中严寒和酷热
奇异地拥抱，田野从而为雪滋润。
　暴风雨卷着气流和陨星凝聚
　在尼罗河上空的圆瓮中，不断地
督促河水向远大的途程涌进。
在埃及的记忆之邦，洪水泛滥，
　而这是你的水，尼罗河！你明白：
凡你流经的地方，既有种种灾难，
　也有爽神之气；有果实也有毒害。
人啊，记取吧！因为，知识对于你，
正象这广阔的河水之于埃及。

1818年

① 埃及山名。

亚平宁山道*

听呵，听呵，我的玛丽，
你听这亚平宁山的低语，
它落在屋顶上，有如雷鸣，
又象是北国岸边的海声
被地洞里的囚徒听到，
当头上涌来了一片海潮。
显现在日光中的亚平宁
是巨大而灰暗的山岭
在天地之间巍然寄身；
但在夜晚，便是可怕的混沌
在幽暗的星光下铺陈，
亚平宁会和风暴一同出走。

1818年

* 亚平宁是意大利中部的高山。

往　　昔

1

你可会忘记那快乐的时刻，
被我们在爱之亭榭下埋没？
对着那冰冷的尸体，我们铺下
不是青苔，而是叶子和鲜花。
　呵，鲜花是失去的快乐，
　叶子是希望，还依然留贮。

2

你可忘了那逝去的？它可有
一些幽灵，会出来替它复仇！
它有记忆，会把心变为坟墓，
还有悔恨，溜进精神底浓雾
　会对你阴沉地低声说：
　快乐一旦消失，就是痛苦。

1818年

咏一朵枯萎的紫罗兰

1

这一朵花失去了香味，
　它象你的吻，曾对我呼吸；
那鲜艳的颜色也已消褪，
　不再闪耀着你，唯一的你！

2

一个枯萎而僵死的形体，
　茫然留在我凄凉的前胸，
它以冰冷而沉默的安息
　折磨着这仍旧火热的心。

3

我哭了，眼泪不使它复生！
　我叹息，没有香气扑向我！
唉，这沉默而无怨的宿命
　虽是它的，可对我最适合。

1818年

招 苦 难

1

来，快活些！坐在我身边，
你以阴影裹身的“苦难”：
羞怯而闪避的新娘呵，
你矜持，沉默，哀伤，
真是神化了的“凄凉”！

2

来，快活些！坐在我身边：
尽管你看我好似不欢，
我却比你快活得多；
因为呵，小姐，你的额前，
正戴着忧伤底冠冕。

3

我们彼此早已熟悉，
象兄妹一样亲密；

多少年了，我们同住在
这寂寞的家中，而且
还要挨过多少岁月。

4

这运气够坏的，自然，
但我们且勉为其难；
要是相爱不必凭欢乐，
我们就爱吧，直爱到一天
心灵的地狱竟好似乐园。

5

来，快活些！一片嫩草
正好供你在这儿睡倒，
蝈蝈会在这儿愉快地
歌唱——唯一的喜悦
在我们忧伤的世界！

6

让垂柳作我们的帐篷，
你可以卧在我的臂中；
声音和香味，一度甜蜜，
已经暗淡了，也正好

使我们沉闷地睡觉。

7

哈！你冰冷的血里跳着
一种爱情，你却不敢说。
你在低语——你在哭泣——
看我火热的心死了，
你的冰心可是在哀悼？

8

吻我吧，你的唇多冷！
你的臂膀搂着我的颈——
它虽柔软，但也似冰；
你的泪滴落在我脸上，
象凝结的铅那样灼伤。

9

快来到新婚的卧榻——
它就铺在坟头底下；
把我们的爱情藏在
黑暗里，再用“寂灭”盖起；
歇下吧，没人会来干预。

10

搂紧我，让我们的心
象两个合并的暗影，
直到这阴森的欢乐
象雾气一样飞腾，
没入那永恒的梦中。

11

在那长眠中，我们可以
梦见我们并没有哭泣；
弃绝生命的“苦难”呵，
正如“欢乐”常梦见你，
你会梦见我和她一起。

12

让我们笑吧，且望着
大地上的阴影取乐，
象狗吠对月夜的云——
那多象是在夜深
团团掠过的阴魂。

13

这一切身外的世相，
象无数傀儡在舞台上
匆匆走过；在你我来看，
这一切都有什么意义？
岂不全是逢场作戏？

1818年

在那不勒斯附近沮丧而作

1

暖和的日光，天空正明媚，
　海波在急速而灼烁地舞蹈，
日午把紫色的、晶莹的光辉
　洒在积雪的山峰，碧蓝的岛；
　潮湿大地的呼吸轻轻缭绕，
缭绕着那含苞未放的花朵；
　象是一种欢乐底不同音调——
听！那轻风，那洋流，那鸟的歌——
城市的喧哗也象发自世外那样温和。

2

我看到海底幽寂的岩床上
　浮着海草，青绿与紫红交织；
我看到那打在岸沿的波浪，
　有如星雨，光芒飞溅而消失；
　我独自坐在沙滩上憩息；
日午的浪潮闪耀着电光

在我周身明灭，一种旋律
在海波起伏的运动中浮荡——
呵，多优美！但愿我这感情能有人分享！

3

唉！但我没有希望，没有健康，
既没有内在和外在的安谧，
也不似哲人，能够从瞑想
获得远贵于财富的“满意”，
让自己活在心灵底荣光里；
我没有声誉、爱情、悠闲、煊赫，
却见别人为这些所围起——
他们微笑着，管生活叫欢乐，
然而对于我，呵，这一杯却够苦涩。

4

但现在，绝望却归于平静，
有如这风、这海水一样温和，
我可以躺下，象疲倦的儿童，
哀哭一下这忧患的生活：
我虽已被它折磨够，却还得
继续忍受，直到死亡，象睡眠，
临到了我，即或是日暖风和，
而我将两颊变冷，只是听见

海水在我垂死的头上单调地泼溅。

5

等我死了，也许会有人哀悼，
　正象我，这美丽的一天才消隐，
我欢快的心情立刻就变得
　苍老了，发出这违时的呻吟；
　尽管他们也哀悼——因为我这人
本为人所不喜——他们绝不致
　象对这灿烂的日子那样情深：
因为这一天呵，虽然日已归西，
还会久久留贮的，象回忆中的欣喜。

1818年

“别揭开这画帷”

别揭开这画帷：呵，人们就管这
　叫作生活，虽然它画的没有真象；
它只是以随便涂抹的彩色
　仿制我们意愿的事物——而希望
和恐惧，双生的宿命，在后面藏躲，
　给幽深的穴中不断编织着幻相。
曾有一个人，我知道，把它揭开过——
　他想找到什么寄托他的爱情，
但却找不到。而世间也没有任何
　真实的物象，能略略使他心动。
于是他飘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是一点明斑
落上阴郁的景色，也是个精灵
　追求真理，却象“传道者”① 一样兴叹。

1818年

---

① 《旧约·传道书》载：柯希列(或传道者)说：“凡事都是虚空。”

写于卡色瑞统治期间*

1

墓中的尸体已经冰冷；
大街上的石子无声；
胎儿若流产，死在子宫，
他的母亲就惨白——象是阿尔比安
不自由的、死寂的海岸。

2

她的子孙是铺路的石块，
是一堆泥土，无感于悲哀，
被践踏着，却不知移开——
她所流产的胎儿——她枉费的心机，
是自由，早已被刺死。

---

* 罗伯特·卡色瑞(1769—1822)，英国外交大臣，曾组织反对拿破仑的四国同盟，后支持欧洲各国维持君主政府；在国内采取高压政策，遭到人民强烈反对。

3

践踏和舞蹈吧，刽子手！
你的受害者不会自救；
你是唯一的主人，拥有
她的墓尸、骨骸和死婴——这铺平
　　你到坟墓去的路程。

4

你可听见那一片喧嚣？
“死亡”、“毁灭”、“罪恶”都在欢笑，
“财富”也从里面喊：“毁掉”！
这欢乐的筵席使真理只好沉默，
　　这是你的婚礼之歌。

5

呵，快娶来你可怕的妻！
让“恐惧”、“不安”和“纷争”铺起
你的卧榻，在生底大厦里！
暴君呵，和“荒墟”成婚！让“地狱”指向
　　你的新娘的卧床！

1819年

给英国人民的歌

1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2

何必把那些忘恩负义的懒虫
从摇篮到坟墓都好好供奉？
吃饭，穿衣，救命，一古脑儿承担，
而他们却要榨尽你们的血汗！

3

为什么，英国的工蜂呵，要熔锻
那么多武器，锁链和钢鞭，
因而使无刺的雄蜂便于劫夺
你们被迫劳动而得的收获？

4

你们可有闲暇、舒适和平静？
可有住宅、食粮、爱情的温存？
不然，你们整天在痛苦和害怕，
究竟为什么要付这么高的代价？

5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拿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6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7

钻进你们的地窖、洞穴、陋室里，①
你们装饰的大厦已有别人安居。

为什么要摆脱你们制的锁链？
看，你们铸的剑在把你们看管！

8

就用耕犁、织机、铁铲和铁锄，
规划和建筑你们的坟墓；
织好你们的尸衣吧，就让
美丽的英国作你们的墓场。

---

① 在读这一节时，前面最好加"否则"或"不然"，因为它（以及第八节）和前面的意思正是对立的，是诗人愤慨的反讽。

一只新国歌

1

主呵，请护佑和赐福，
主呵，请从英国的坟墓
　　拯救它被害的女皇！
快将胜利接连胜利
为“自由”铺好了阶梯，
只有她，英国人同意
　　作他们万代的女皇。

2

看，她来了，高倨宝座，
以飞驰的时间为辇车！
　　主呵，请护佑女皇！
千百万人都在等待，
他们坚定、敏捷、欢快，
等着她庄严地到来！
　　主呵，请护佑女皇！

3

她是你纯净的灵魂，
掌握着宇宙的乾坤——
　　主呵，请护佑女皇！
她是你深心的爱情
从天堂向人间莅临，
无论她前来或暂停，
　　主呵，请护佑女皇！

4

她那些阴险的仇敌，
该让他们作法自毙：
　　主呵，请护佑女皇！
敢有俗物冒她的名，
那就剥下他的权柄：
国王本都两手空空；
　　主呵，请护佑女皇！

5

愿女皇的万世之基
只建立在我们心里——
　　主呵，请护佑女皇！

尽管有一些压迫者
高据在金黄的宝座，
她依然在我们心窝
　　作我们心上的女皇。

6

由神所触动的嘴唇
齐发出这样的歌颂：
　　“主呵，请护佑女皇！”
优美得象天使合唱，
象鼓号一样地轰响，
要唤醒世上的群盲——
　　主呵，请护佑女皇！

1819年

1819年的英国

一个老而疯、昏庸、可鄙、快死的王，——
　王侯们，那庸碌一族的渣滓，受着
公众的轻蔑——是污水捞出的泥浆——
　是既不见、也无感、又无知的统治者，
只知吸住垂危的国家，和水蛭一样，
　直到他们为血冲昏，不打便跌落，——
人民在荒废的田中挨饿，被杀戮，——
　军队由于扼杀自由和抢劫，已经
成为两面锋刃的剑，对谁都不保护，——
　漂亮而残忍的法律，是害人的陷阱；
宗教而无基督——一本闭紧的书；
议会，——把时间最坏的法令① 还不废除，——
　呵，就从这一片坟墓里，光辉的幻影②
　或许跃出，把我们的风雨之日照明。

1819年

① 指歧视天主教徒的法令。

② 指"自由"。

颂　　诗

写于一八一九年十月，西班牙人获得自由以前

起来，起来，起来吧！
不给你们面包的土地流着血水；
让你们的伤口象眼睛
为那死去的、为那死去的落泪。
还有什么方法能倾泻你们的悲伤？
那岂不是你们的儿子、妻子、兄弟，
说他们被杀死，在战斗的日子里？

醒来，醒来，醒来呵！
奴隶和暴君原是双生的仇敌；
把冰冷的枷锁打落
在你们的亲人安息的尘土里；
他们的尸骨会怎样惊醒和跃动，
一旦听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歌唱
在这神圣的战斗中最为高昂！

高高地，高高举起旗帜！
自由女神在驰骋，朝向着胜利；
尽管那侍奉她的仆人

是"饥饿"和"苦辛"，以叹息还叹息。
而你们，她庄严的车驾的从者呵，
别为那合伙的打劫伸手支援，
你们是自由之子，只为她而战。

光荣，光荣，多么光荣！
谁要是为她受苦，死在沙场！
历史上没有一个名字
能比你们将要赢得的更为辉煌。
过去的征服者所以征服了敌人，
不过克制了他们的仇恨、骄傲、威力。
但你们呵，对敌人将有更多的胜利。

哦，给每人的额角扎上
紫罗兰、常春藤、和松枝的冠冕；
用大自然所崇奉的
优美的彩色遮住那点点血斑：
青色的力量，蔚蓝的希望和永恒；
一切都要，只是不要忧伤的紫堇，
你们受过凌辱，那会使记忆刺心。

1819年

颂　天

精灵的合唱

第一个精灵

皎洁之夜的华盖和宫殿！
金色的阳光幽居的乐园！
　你深邃、广阔、无垠，
你给无论“过去”或“现在”，
　无论是“时”或是“空”，
搭起了一个永恒的住宅；
　多少世纪和行动
　都将以你为圆顶，
　在这庙堂里出生！

你孕育了辉煌的形体，
有地球和地球的伴侣；
　活跃的星斗丛生
在你的幽深洞穴和旷野；
　有流火的陨星，
还有滑行的绿色的世界；

多少冰洁的月亮，
多少巨大的太阳，
点点是强烈的光。

连你的名字都象上帝，
呵，天！因为你崇高无比，
人看见人性就在
你所具有的博大中映出；
因此，无穷的世代
都崇拜过你，向你匍伏。
他们和他们的神祇
已象河水涛涛逝去，
留下的，永远是你！

第二个精灵

你不过是头脑的第一层，
稚弱的幻想绕着它蠕动，
有如幼虫在洞穴
只是看到石钟乳的光明；
但新的欢乐世界
就在你的墓门外移行；
它使你鼎盛的荣光
不过象是从梦乡
把日午的反射瞭望！

第三个精灵

住口吧，尘芥！对你这猜测，
苍穹只报以轻蔑，淡漠！
　天是谁？你又是谁？
你只是它的无垠底瞬息；
　太阳和天体在飞，
你是那飞行精气底一粒。
　然而太阳和天体
　只是从自然底心里
　稍稍溢出的血滴！

天是什么？是露水一珠
在晨花的眼睛里暂贮，
　使花的嫩瓣才醒
就看到一个奇异的宇宙：
　无数太阳和星辰
和广大的经纬，都被收留
　在它那朦胧的领域，
　亿万颗星在那里丛聚，
　颤动、闪烁、随即逝去。

1819年

西 风 颂

1

哦，狂暴的西风，秋之生命的呼吸！
　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
有如鬼魅碰上了巫师，纷纷逃避：

黄的，黑的，灰的，红得象患肺痨，
　呵，重染疫疠的一群：西风呵，是你
以车驾把有翼的种子催送到

黑暗的冬床上，它们就躺在那里，
　象是墓中的死尸，冰冷，深藏，低贱，
直等到春天，你碧空的姊妹吹起

她的喇叭，在沉睡的大地上响遍，
　（唤出嫩芽，象羊群一样，觅食空中）
将色和香充满了山峰和平原：

不羁的精灵呵，你无处不运行；
破坏者兼保护者：听吧，你且聆听！

2

没入你的急流，当高空一片混乱，
　流云象大地的枯叶一样被撕扯
脱离天空和海洋的纠缠的枝干，

成为雨和电的使者：它们飘落
　在你的磅礴之气的蔚蓝的波面，
有如狂女的飘扬的头发在闪烁，

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
　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
欲来雷雨的鬈发。对濒死的一年

你唱出了葬歌，而这密集的黑夜
　将成为它广大墓陵的一座圆顶，
里面正有你的万钧之力在凝结；

那是你的浑然之气，从它会迸涌
黑色的雨、冰雹和火焰；哦，你听！

3

是你，你将蓝色的地中海唤醒，
　而它曾经昏睡了一整个夏天，

被澄彻水流的回旋催眠入梦，

就在巴亚海湾①的一个浮石岛边，
　它梦见了古老的宫殿和楼阁
在水天映辉的波影里抖颤，

而且都生满青苔，开满花朵，
　那芬芳真迷人欲醉！呵，为了给你
让一条路，大西洋的汹涌的浪波

把自己向两边劈开，而深在渊底
　那海洋中的花草和泥污的树林
虽然枝叶扶疏，却没有精力；

听到你的声音，它们已吓得发青；
一边颤栗，一边自动萎缩：哦，你听！

4

唉，假如我是一片枯叶被你浮起，
　假如我是能和你飞跑的云雾，
是一个波浪，和你的威力同喘息，

假如我分有你的脉搏，仅仅不如

①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是古罗马的名胜，富豪者居留之地。

你那么自由，哦，无法约束的生命！
假如我能象在少年时，凌风而舞

便成了你的伴侣，悠游于太空
（因为呵，那时候，要想追你上云霄，
似乎并非梦幻），我就不致象如今

这样焦躁地要和你争相祈祷。
哦，举起我吧，当我是水波、树叶、浮云！
我跌在生活底荆棘上，我流血了！

这被岁月的重轭所制伏的生命
原是和你一样的：骄傲、轻捷而不驯。

5

把我当作你的竖琴吧，有如树林：
尽管我的叶落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巨大的合奏所振起的乐音

将染有树林和我的深邃的秋意：
虽忧伤而甜蜜。呵，但愿你给予我
狂暴的精神！奋勇者呵，让我们合一！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
让它象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

哦，请听从这一篇符咒似的诗歌，

就把我的话语，象是灰烬和火星
　从还未熄灭的炉火向人间播散！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1819 年

印度小夜曲

午夜初眠梦见了你，
我从这美梦里醒来，
风儿正悄悄地呼吸，
星星放射着光彩；
午夜初眠梦见了你，
呵，我起来，任凭脚步
（是什么精灵在作祟？）
把我带到你的门户。

飘游的乐曲昏迷在
幽暗而寂静的水上，
金香木的芬芳溶化了，
象梦中甜蜜的想象；
那夜莺已不再怨诉，
怨声死在她的心怀；
让我死在你的怀中吧，
因为你是这么可爱！

哦，把我从草上举起！
我完了！我昏迷，倒下！

让你的爱情化为吻
朝我的眼和嘴唇倾洒。
我的脸苍白而冰冷，
我的心跳得多急切；
哦，快把它压在你心上，
它终将在那儿碎裂。

1819 年

给索菲亚（斯泰西小姐）

1

你多美，陆地和海洋的女仙
　也很少象你这般美丽；
有如适合的衣着，随身联翩，
　这是你那轻柔的肢体：
随着生命在里面的跳跃，
你的肢体总在移动和闪耀。

2

你那深邃的眼睛是一对星
　闪着火焰，柔情而晶莹，
会把最智慧的都看得发疯；
　那煽动火的风是由欢欣
而生的思想，象海上的气流，
它以你荡漾的心作为枕头。

3

要是被你的眼所描绘的脸
　由于狂喜而能变为苍青，
要是昏迷的灵魂最为昏眩，
　只要听到你急遽的琴声；
那么，别奇怪吧：每当你讲到
痴心人的时候，我最为心跳。

4

象是由旋风所唤醒的海涛，
　象是晨风吹拂下的露珠，
象是小鸟听到雷声的警告，
　象是被震撼而无言的生物
感到了不见的精灵，我的心呵
正似这一切，当你的心临近。

1819 年

爱底哲学

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
河水又汇入海中，
天宇的轻风永远融有
一种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万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汇于一种精神。
何以你我却独异？

你看高山在吻着碧空，
波浪也相互拥抱；
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
姊妹把弟兄轻蔑？
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
月光在吻着海波：
但这些接吻又有何益，
要是你不肯吻我？

1819 年

含 羞 草

第 一 部

花园里有一棵敏感的植物，
早春的风喂给它银色的露珠，
它扇形的叶子在阳光下展开，
等受到夜之吻，又合拢起来。

春季在美丽的花园升起了，
象爱底精灵，每一处都能感到；
花和草已不再作冬眠的梦，
都在大地的幽暗的怀中苏醒。

可是在花园、田野、或丛莽间，
谁能如此快乐地喘息和抖颤，
象日午感于爱之需求的母鹿？
或是那含羞草，敏感而孤独？

先是雪球花，以后是紫罗兰
挣出了被春雨所润泽的地面，
它们的呼吸和泥草的气息

有如歌声和音乐，融在一起。

以后是斑驳的待风花，高高的
郁金香，还有水仙最为娇丽：
它望着溪水深处自己的眼睛，
直到最后，死于自己的丽容；①

谷中的百合，有似水上的女仙，
热情使她苍白，青春使她娇艳，
我们透过那嫩绿的篷帐
便看到它颤抖的花盅闪着光；

还有紫的、白的、碧蓝的玉簪，
一阵乐音从它那钟铃播散，
这乐音是如此轻柔，动人，优美，
刺进感官，就象是一种香味；

还有玫瑰，象要入浴的仙女，
正在深深解开她艳红的胸衣，
她一层又一层，对着迷醉的风
整个裸露了爱与美底灵魂；

细长的百合象是神女饮醉，
高高举着她月光色的酒杯，

---

① 希腊神话，美少年那耳喀索斯爱看自己水中的映影，竟致忘食死去。死后变为水仙花。

好似一颗白星(那是她的眼睛)
透过清露望着柔和的天空；

温馨的茉莉，甜蜜的月下香，
没有别种花香能够比得上；
还有五湖四海的奇花异草
都在花园里生长，长得繁茂。

一条溪水，水上花枝交错，
它的流动的心胸正揉合着
金黄和碧玉的光，而这光亮
反射过它枝叶覆盖的天堂；

睡莲的花瓣在微微抖颤，
星形的落花闪过了水面，
溪水在落花周围悄悄流着，
水的跳荡发出了乐音和光波。

而青苔和草地间的小径
在花园里曲折弯转，纵纵横横，
有的突然露给阳光和微风，
有的没入花浓叶密的林荫；

小径都长满了雏菊和风铃草，
象乐园里的日光兰一样爱娇，
还有各种小花，等日色西沉，

就铺下白色、紫色、蓝色的亭荫，
给萤火虫搭起了避露的屋顶；

就从这没受到亵渎的乐园，
花朵儿（好似婴儿睁开睡眼
对着母亲微笑，她甜蜜的歌声
先是催眠，最终必使他苏醒），

它们正被天庭的煦风吹开，
象宝石被矿穴的灯照出光彩，
每朵花都对天庭展开笑容，
在温和的阳光下一片欢腾；

因为每朵花都从邻近的花朵
得到了光彩、香味，互相融和，
象是饱含青春和恋情的爱侣
必为彼此的气氛围裹与充溢；

但敏感的含羞草虽爱得真挚，
它从叶到根都结不出果实，
它越是被爱，便越要爱别人，
而别的花只是求索它的爱情——

因为含羞草没有灿烂的花开，
上天没有赋与它芳泽与光彩
它爱得最深挚，象爱神一样陶醉，

它渴求它所没有的，它渴求美！

轻捷的风从无拘束的翅膀
卸下了无数喃喃悦耳的音响；
多少花朵象星星，发出光芒，
把缤纷的彩色投射到远方；

有翅的昆虫敏捷地游荡，
象金色的船在日光之海上，
它们满载着光辉和香味，
在碧绿的草的闪烁中飘飞；

露水的隐隐云雾，象是火焰
冒出花盅，而等太阳升上中天，
雾气就象精灵似地漫游天穹，
因为载了过多的香而致昏朦；

饱和着水雾，日午颤动的光炎
象一片海，在温暖的大地弥漫，
在这光波中，每种色、味和声音
象芦苇在一条小溪上移行；

每种物体都象天庭的使者，
给含羞草带来了甜蜜的欢乐，
白昼的时刻在懒懒地移行，
象云彩流过平静无风的天空。

当黄昏从天上向人间降临，
大地安息了，空中充满爱情，
喜悦虽不明媚，但变得深湛，
昼帷消失了，睡眠的世界呈现，

而百鸟、野兽和各类的昆虫
都沉入寂静无声的梦之海中：
那海底为浮沙所铺，海的波浪
虽不自觉，却把波纹印在沙上；

（只有在半空中鸣啭的夜莺，
天越是昏黑，越唱得动情；
它所唱的极乐世界的歌声
断续地融进了含羞草的梦）；

呵，含羞草是最敏感的植物，
早早就把自已向睡乡收束；
象一个孩子，嬉戏得倦了，
它最柔弱，但也最为爱娇，
终于睡进了黑夜的怀抱。

第二部

有一种神力在这美妙的园地。
她是伊甸园的夏娃，象上帝

支配着宇宙星辰；她以优美
管辖群花，无论花儿是醒、是睡。

一位女郎，相貌是那样姣丽，
更有优美的精神充沛着形体，
它发散而形现于举止和姿态，
有如海洋下的葵花在张开。

她培植这花园，从早直到黄昏：
每到夜晚，在那月下的天庭，
万千流星就象是空中的灯盏，
在她脚边欢笑，伴她离开人间！

她在人间孤独得没有伴侣，
但当晨光吻去她眼皮的睡意，
那赧红的面颊和微喘就透露了
她梦中有天堂，充满了欢笑。

呵，仿佛有个仙子，趁夜星满天，
离开了天庭来和她会面，
仿佛他始终依恋在她的身边，
虽然有昼幕隔住，使她望不见。

她的脚步象在怜悯被踏的草；
你从她胸部的起伏可以听到
轻风的飘拂会给她带来快乐，

离去了，她又会深深感到难过。

无论她轻盈的脚步落到哪里，
她飘曳的长发都会从草地
扇去轻微的足痕，那乌云一片
象日光下的旋风掠过海面。

我相信，那茂盛园中的花朵
会听到她轻柔的脚步而欢乐；
我相信，花儿会感到一种精气
从她红润的指尖流入它们身体。

有些花草被阳光晒得憔悴，
她就给洒上澄彻的溪水；
有些花盅被暴雨压得太重，
她就把那盅里的积水倒空。

她以纤手轻轻地把花冠直竖，
又用柳枝和木棍把它们支住；
呵，即使花草是她的孩子，
也不会受到更小心的培植！

所有的害虫，只要啃啮草木，
所有状貌丑恶的、讨厌的生物，
她都给装在印度编织的篮中，
直送到远远的荒莽的林丛，——

她总要在花篮里盛满了
最鲜嫩的野花和野草
给可怜的昆虫吃，因为呵
它们虽然有害，本心却无罪。

而蜜蜂和那电光一般闪过的
蜉蝣，以及那亲吻花之唇的
轻盈的飞蛾，因为它们无害，
她就任它们在自己身边徘徊。

还有很多茧子，投生前的蝴蝶，
正在墓里梦想未来的岁月，
她也任它们粘在杉树干上，
在那喷香、光滑而幽黑的树皮上。

就这样，这丽人从早春起，
就在花园里穿行，整个夏季
她都在培植园中的花草，
但在树叶枯黄前——她死了！

第 三 部

整整三天，这园中的花朵
象月亮升起后的星星，或者
（当月亮还没越过维苏威的浓烟）

就象那巴亚的海波一样幽暗。

到了第四日，敏感的含羞草
感到了葬歌在空中缭绕，
还有抬棺者的脚步，迟缓，沉重，
还有哀悼者的哭泣，低沉，悲痛；

还有疲弱的哀声，深沉的呼吸，
送丧者的行列默默地走去；
还有从棺木缝透出的气息，
那么幽冷，阴湿，令人感到窒息；

暗绿的草，和草丛中的花朵，
都闪着泪珠看丧仪走过；
风从他们的叹息获得了悲音，
便坐在松林中，以哀吟回答哀吟。

一度美好的园地变得脏而冷，
正象她——它的灵魂——留下的尸身，
最初还很可爱，仿佛在安睡，
以后慢慢变化，终至烂成一堆，
看了令人颤栗，再也落不了泪。

夏天迅速地流进了秋天，
冰霜在清晨的浓雾里呈现，
尽管日午的太阳还很明亮，

讥笑着秘密的夜晚的劫掠。

蔷薇花瓣，象深红色的雪片，
把下面的草地和青苔铺满。
百合花垂下头，凄然褪色，
象是皮肤惨白的垂死者。

而那吸食甘露的印度花草，
本来色和香都最为美妙，
如今却日复一日，一叶叶地，
变成了一堆黄土，一堆烂泥。

而那棕色、黄色、灰色、红色
和染有死白的叶子，纷纷飘落
它们象一群阴魂随风卷去，
那呼啸的声音使鸟儿惊悸。

疾风把有翼的种子吹醒了，
它们离开了诞生它们的恶草，
它们附上很多蜜汁的花梗，
那花梗又携带它们烂入土中。

生长在小河里的水仙花，
花瓣已从支持它的茎上落下，
旋流的河水把落花到处追赶，
正如秋风把花瓣在空中扬散。

呵，接着下了雨，断落的花茎
弯折而纠缠地横倒在园径，
那雕落的寄生植物的棚蔓
和一切鲜花，都变为荒凉一片。

在秋风起后，在落雪以前，
最可憎的野草都开始蔓延，
它们的粗叶子斑点密布，
象蟾蜍的背，又象水蛇的腹。

蓟棘、荨麻和毒麦草丛生，
羊蹄草、韭沃斯、茂盛的人参，
都伸出它们空心的长梗，
把风熏臭了，空气也为之窒闷。

还有诗中不宜于指名的植物
给这园地长满了丑恶的灌木，
铅灰的，充满毒汁，刺上便起泡，
星形的露水在上面闪耀。

还有蘑菇，木耳，霉和青苔，
象浓雾，都从湿冷的土地出来，
苍白、肥硕，仿佛腐烂的死者
又充满了生之精气而复活！

菌丝，野草，垃圾，污秽的浮渣，
把流动的小河塞得浑浊、喑哑，
在河口，大得象木桩的菖蒲
又以水蛇般的根把河水堵住。

空气是凝固的，每过一点钟
致命的雾气就更浓地升腾，
早晨能看见它，日午能触到它，
入夜后，浓得连星光也难溶化。

在日午，油一般凝固的瘴疠
在枝头上爬行，隐隐地掠去；
它无论落上哪一条树枝，
那枝干就为它的毒氛所腐蚀。

含羞草呢，象被邪魔附了体，
它哭着，它的叶子紧紧闭起，
被那叶片所闭住的泪珠
都变成了冷而粘的胶状物。

叶子很快雕落了，而那枝干
也很快就被疠疫之斧砍断；
汁液从每条孔道流回根须，
正如血液要倒回停顿的心里。

因为冬天来了：风是他的鞭子，

他按在唇上一只裂开的手指；
他把山峰流下的瀑布拉断，
让它象手铐响在自己的腰间；

他的呼吸是锁链，不声不响
就把大地、空气和河水捆绑；
驾着北极的凛冽的风暴，
他坐在宝辇中急急地赶到。

于是恶草，那活着的“死亡”，
便逃到地下，躲开了冰霜。
它们的枯萎和急速的逃避
不过象是鬼魂暂时隐去！

而鼹鼠和栗鼠因为没吃食
都在含羞草的根下饿死；
飞鸟在严寒的空中冻僵、落下，
落在杈桠的枯枝上垂挂。

起初有一阵温雨降自高空，
等落在枝上，雨点便凝成了冰；
接着，冷峭的露水向上蒸发，
又变为温暖的雨滴落下；

北方吹来的旋风到处游荡，
象是一只嗅到死婴的野狼，

它摇着结冰的僵硬的树枝，
又用犀利的爪子把它攫去。

等冬天去了，春天又回来，
含羞草已成了无叶的残骸；
可是毒菌，羊蹄草，毒麦，曼陀罗，
却从它们的墓墟里死而复活。

结　语

是否含羞草感到了春天？
是否其他植物（在雕枯前
象精灵似地在枝叶中端坐）
感到了这一变化？我很难说。

是否那女郎的优美的精神
——呵，它已不再有人的外形，
象夜星发散光，发散爱情——
回忆到逝去的欢快，感到伤心？

我也很难说；但我们这一生
既然充满了谬误、愚昧、纷争，
无所谓真实，一切都是表相，
而我们只是梦影在游荡；

至少，让我们怀有一个信念，

这信念呵，会给人以慰安，
那就是：死亡本身也必然
象其他的事物，是一场空幻。

那美好的花园，那动人的女郎，
还有那一切美的形影和色香，
其实并没有消逝；不过是我们
和我们的一切变化了，而非它们。

因为爱、美、和喜悦不会死去，
也不会变化；它们的威力
能超越我们的感官：而这感官
经不住光亮，因为本身太幽暗。

1820年

云

我给干渴的花朵从海河
　带来新鲜的阵雨；
当树叶歇在日午的梦中，
　我给予淡淡的阴翳。
从我的毛羽摇落的露珠
　唤醒了百花的蓓蕾，
等大地母亲绕着太阳舞蹈，
　它们又都摇摇欲睡。
我用冰雹当打谷禾的枷，
　又把绿野染成白色，
以后就用雨水把它浸溶，
　在雷声中笑着走过。

我把雪筛落到一片山岭，
　老松都被压得呻吟；
这是我的白枕头，一整夜
　我就睡在风暴的臂中。
庄严地，在我的空中楼阁
　坐着电闪，我的向导；
而霹雷锁在下面的穴中，

不断地挣扎和嗥叫；
这向导轻轻地引我走过
陆地和海洋的上空，
他恋于紫色海底的精怪，
这恋情使得他游经
多少小河、巉岩、湖水、平原！
但无论他到哪里，
他所爱的精灵① 仍旧留在
山峰之下，或水底；
蓝天的笑这时就照临我，
而他却溶解成为雨。②

赤红的旭日揉亮了眼睛，
又展开火焰的翅膀；
当晨星熄灭了，它就跳在
我飞行云雾的背上；
好象在地震山摇的时候，
峭壁上斜出一峰，
一只鹰鹫会暂刻歇落在
它的金臂的光辉中。
当落日从明亮的海发出
爱情与安息底情热，
而黄昏的紫红帷幕也从
天宇的深处降落，

---

① 云底精灵，一说即指水气。

② 最后这两行，"我"显然指云底精灵，"他"指电闪和云底形骸。

这时，我就卷翅歇在空中，
静得象伏巢的白鸽。

那圆脸的少女，人们叫作
月亮的，一身白火焰，
夜风吹拂时，她就掠过了
我的羊毛般的地板；
只有天使听见她的脚步；
有时，当她的脚踏裂
我的帐幕织得薄的地方，
星星就偷窥着世界；
如果有风把帐篷更吹开，
它们就象一窝蜜蜂
飞跑出来，我会笑看河水，
湖和海，各自铺上星辰
和月亮，就象从我的手里
漏下的那一角天空。

我以火带绕太阳的宝座，
我给月亮系上珠链，
当旋风展开了我的旗帜，
星星就失色，天昏地暗。
从海岬到海岬，我象座桥
在汹涌的海上支起，
又象是不透阳光的屋顶——
山峰作成它的柱石。

当雄浑的大气被我制服，
　我就带着雪、火、巨风
一起穿过凯旋的拱门：
　那正是我的百色弓，
天火在上编织它的彩色，
　潮湿的地面在欢腾。

我是大地和水的女儿，
　天空为我所抚育；
我流过海洋和陆地的孔穴，
　我变化，但不会死去。
因为呵，在雨后，天穹裸露，
　看不见一点斑痕，
而风和日光以凸的光线
　搭起蔚蓝的圆顶，
我就不禁对这墓穴暗笑；
　我会从岩洞腾起来，
象初生之子，象出墓之魂，
　我会把我的墓破坏。

1820年

给 云 雀

祝你长生，欢快的精灵！
　谁说你是只飞禽？
你从天庭，或它的近处，
　倾泻你整个的心，
无须琢磨，便发出丰盛的乐音。

你从大地一跃而起，
　往上飞翔又飞翔，
有如一团火云，在蓝天
　平展着你的翅膀，
你不歇地边唱边飞，边飞边唱。

下沉的夕阳放出了
　金色电闪的光明，
就在那明亮的云间
　你浮游而又飞行，
象不具形的欢乐，刚刚开始途程。

那淡紫色的黄昏
　与你的翱翔溶合，

好似在白日的天空中，
　一颗明星沉没，
你虽不见，我却能听到你的欢乐：

清晰，锐利，有如那晨星
　射出了银辉千条，
虽然在清彻的晨曦中
　它那明光逐渐缩小，
直缩到看不见，却还能依稀感到。

整个大地和天空
　都和你的歌共鸣，
有如在皎洁的夜晚，
　从一片孤独的云，
月亮流出光华，光华溢满了天空。

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
　什么和你最相象？
从彩虹的云间滴雨，
　那雨滴固然明亮，
但怎及得由你遗下的一片音响？

好象是一个诗人居于
　思想底明光中，
他昂首而歌，使人世
　由冷漠而至感动，

感于他所唱的希望、忧惧和赞颂；

好象是名门的少女
在高楼中独坐，
为了舒发缠绵的心情，
便在幽寂的一刻
以甜蜜的乐音充满她的绣阁；

好象是金色的萤火虫
在凝露的山谷里，
到处流散它轻盈的光
在花丛，在草地，
而花草却把它掩遮，毫不感激；

好象一朵玫瑰幽蔽在
它自己的绿叶里，
阵阵的暖风前来凌犯，
而终于，它的香气
以过多的甜味使偷香者昏迷：

无论是春日的急雨
向闪亮的草洒落，
或是雨敲得花儿苏醒，
凡是可以称得
鲜明而欢愉的乐音，怎及得你的歌？

鸟也好，精灵也好，说吧：

什么是你的思绪？
我不曾听过对爱情
或对酒的赞誉，
迸出象你这样神圣的一串狂喜。

无论是凯旋的歌声
还是婚礼的合唱，
要是比起你的歌，就如
一片空洞的夸张，
呵，那里总感到有什么不如所望。

是什么事物构成你的
快乐之歌的源泉？
什么田野、波浪或山峰？
什么天空或平原？
是对同辈的爱？还是对痛苦无感？

有你这种清新的欢快
谁还会感到怠倦？
苦闷的阴影从不曾
挨近你的跟前；
你在爱，但不知爱情能毁于饱满。

无论是安睡，或是清醒，
对死亡这件事情
你定然比人想象得
更为真实而深沉，

不然，你的歌怎能流得如此晶莹？

我们总是前瞻和后顾，
对不在的事物憧憬；
我们最真心的笑也洋溢着
某种痛苦，对于我们
最能倾诉衷情的才是最甜的歌声。

可是，假若我们摆脱了
憎恨、骄傲和恐惧；
假若我们生来原不会
流泪或者哭泣，
那我们又怎能感于你的欣喜？

呵，对于诗人，你的歌艺
胜过一切的谐音
所形成的格律，也胜过
书本所给的教训，
你是那么富有，你藐视大地的生灵！

只要把你熟知的欢欣
教一半与我歌唱，
从我的唇边就会流出
一种和谐的热狂，
那世人就将听我，象我听你一样。

1820年

自　由　颂*

自由呵，你的旗帜虽破，还在飘扬，
象是猛烈的雷雨对风冲击。

——拜伦

1

一个光荣的民族又击起了
　闪过万邦的雷电：在西班牙
自由向天空投出了火苗，
　从心灵到心灵，从楼塔到楼塔，
她在闪耀。我的心摆脱了惊愕底
　锁链，展开高歌底翅膀，

---

* 西班牙人民在利阿戈和吉罗加的领导下起义，在一八二〇年迫使专制国王菲迪南给予人民权利，实行宪法。雪莱的这首诗就是由这一辉煌的历史事件引起的。它可以称为哲理颂诗。它从万物肇始说起，首先否定了卢骚所歌颂的"自然状态"，认为世界的原始时期是"一片混沌和诅咒"，接着叙述历史发展的大致情况，指出"自由"是判断光明与黑暗的尺度。诗人看到自由的精神首先降落在希腊和雅典，因而它们的成就是不朽的；罗马在被黄金渎污了它的神殿以前，也一度感受到自由的精神。以后基督教兴起，自由消失了一千年，文艺复兴才又把它带到人间，各国都曾看到它而又失去了它；而现在，西班牙点起自由的火炬，希腊也苏醒了，诗人乃号召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起来反抗国王和教会。

它庄严而有力地翱翔，
象一只幼鹰在清晨的云端上——
要在诗国寻找它经常的捕获；
于是从声誉底高空
精神的旋风团团把它围裹，
而流着火焰的巨星
从最遥远的空际也投送光亮；
有如在急艇过处，泡沫就汹涌，
这儿，我要记下那深渊的歌声。

2

太阳和恬静的月亮跃出空际，
燃烧的星斗布满了苍穹。
在茫茫宇宙中的那个岛屿——
地球，飘浮在大气的云雾中，
呵，亿兆生命在那上面寄生；
但是，这最神圣的宇宙，
却是一片混沌和诅咒，
因为呵，这里还没有你，自由：
只有禽兽和海底怪物的精神，
那由恶而产生的大恶，
在这里燃烧；他们彼此纷争；
只有“绝望”在世上蓬勃。
他们的保姆被污了，她在呻吟；
因为人、兽和蛆虫都在交争，

每颗心象地狱的风暴在骚动。

3

人，这至高的形体，逐渐繁殖，
　在太阳的华盖下代代增多：
宫殿和金字塔，庙堂和监狱，
　亿万生灵住在那里，就仿佛
山狼以莽石的洞穴为巢居。
　　这数不尽的芸芸众生
　　野蛮，狡猾，粗暴而昏庸：
因为你不在；在世人的荒原中，
　象一片怒云俯瞰着涛涛海波，
　　“暴政”高高在上；而下面，
　被尊奉的是奴主，另一种邪恶；
　　就往这疫疠的毒氛间
暴吏和教士驱逐着惊吓的人群：
　他们呵，因为只贪鲜血和金银，
　污垢早已积满了他们的魂灵。

4

希腊的安睡的海角，碧蓝的岛，
　起伏的波浪，云雾似的山岭，
正被满光辉，承受天庭的微笑：
　是从她那灵魅的岩洞

预言的回声投出模糊的曲调。
在希腊无忧的荒野中，
橄榄树，五谷和野藤，
还是野生不羁的，不曾被食用。
而且，象幼儿脑中孕育的思想，
象海底的花还没有开，
象未来在现在的事物里包藏，
艺术底不朽的梦就藏在
培罗斯① 的山石中；而诗歌还只是
孩子在咿语；哲学正睁大了眼
把你寻找；这时，从爱琴海的平原

5

雅典站起来了：呵，象是在天空
以云雾的紫色峰峦和银色的塔
所构制的城，最雄伟的匠工
也无法和它比拟：海底基石铺下
它的根基，黄昏的天幕是帐篷；
在它的城门前，留恋着
雷霆的风，每一个城垛
卷着云雾之翼，冠戴着阳光的火——
看来多庄严！但雅典更神圣、辉煌：
它的拱柱是以人的意志

① 希腊塞克来狄斯群岛之一，以产大理石著名。

为基础，象镶在金刚钻的丘上；
因为有你在，你的技艺
给一座山留下了长逝者的形影，
在大理石的永恒中。呵，那座山
就是你最早的宝座，最近的箴言。

6

到如今，在时流上还浮着雅典的
波纹荡漾的形象，一如古昔
它不安宁地屹立在那急流中，
永远在颤动，但却不会逝去！
你的歌者和哲人的声音象霹雷，
还以震醒大地的轰鸣
彻响了“过去”底岩洞，
使“迫害”畏缩，“宗教”蒙住了眼睛；
那鸣声含有欢乐、爱情与惊愕，
直抵“期望”不曾飞达的高空，
能把时与空底幕帷都撕破！
云、水、露本都自海洋出生；
天空由一个太阳照亮；是一种精神
以生命和爱情不断塑造着混沌，
正如雅典以你的光辉使世界更新。

7

呵，以后有了罗马。她从你的心胸
　象是狼子从卡德摩斯的教女，①
吸取“伟大”底乳汁；不过，你的这个爱子
　却没有断绝那极乐园的果实。
有多少可怕的正义之举，由于
　　有了你的爱护而神圣；
　　因为你在笑，有你靠近，
卡米拉一生圣洁，阿蒂利亚死得坚定。②
　可是，当泪水玷污你贞洁的白衣，
　　黄金亵渎了你的罗马神殿，
　你就展开精灵的翅膀，轻轻地
　　离开暴虐者的议会：他们已然
变为一个暴君的奴隶：帕拉丁③
　还低回着爱奥尼亚④的歌，但这歌曲
　你已不愿再听，它怎能算是你的？

---

① 希腊神话，忒拜王卡德摩斯的女儿塞墨勒为主神宙斯所恋，因她要求宙斯原形显现，而被雷火焚死。遗一子即酒神狄俄倪索斯。此处狼子或指酒神(性残酷)。

② 卡米拉，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罗马贵族，他屡次率领罗马人打败侵略者。阿蒂利亚即雷古拉，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的执政官，他被迦太基人所俘，后来迦太基欲和罗马讲和，派他与使节同去，如讲和成功，即可将他释放，但他抵罗马后，仍劝罗马继续作战，终于自动回返迦太基的囚禁中，而被杀死。

③ 帕拉丁，罗马最高的一个山丘。

④ 爱奥尼亚，小亚细亚一带地方，古希腊属地。

8

唉，是从哪个赫凯尼亚①的山谷
　或冰山，从哪个荒远的小岛
或北冰洋上的海角，你发出
　对你倾圮了的王国的哀悼？
并且教给树林，波浪和荒山，
　　和每个海神的冰冷的岩洞
　　在忧郁而凄厉的回声中
宣讲那最高的知识，为人所不容？
　因为，你既不理北欧歌者梦中的
　　奇幻的羊群，也不再走进
　朱伊德②的睡眠。虽然你的泪滴
　　干得很快，但你却在呻吟，
看加利利③的蛇竟从死亡底大海
　爬出来，在世上放火和杀戮：
　你的世界顿时变为一片荒芜。

9

一千年来，大地在叫："你在哪里？"

① 赫凯尼亚，古波斯地名。

② 朱伊德，古高卢及英国等地僧侣的一个支派。这里指：在中世纪，北欧歌者及僧侣文学已不再歌唱自由。

③ 加利利，《圣经》上常见的地名，附近有一湖，称为加利利海，"加利利的蛇"似指基督教会。

于是，你的影子翩然而来，落到
阿弗瑞德① 的缠橄榄枝的额际；
呵，有多少战士聚居的城堡
象从火山内心喷发的岩石，
在神圣的意大利崛起，
对着国王、教士和奴隶
所构成的一片楼阁，充满敌忾；
象无益的泡沫，这暴乱的一群
枉然冲击着他们的城角；
但从人深心发出奇异的乐音，
以爱情和尊严压服了
这不和谐的队伍；不朽的艺术
又用魔杖在我们的地面画下
美的形象，为了建立天庭的大厦。

10

你比月神还急速的猎人！世间的
虎狼的灾星！你弓箭的佩戴者，
象破晓时阳光从东方升起
云雾就消散，荷载风暴的“大错”
也能被你阳光似的利箭射穿！
路德② 看到了你苏醒的目光；
那光芒似电，从他的铅矛上

① 阿弗瑞德(849—901)，西萨克逊族的国王，以开明及热心发展文学著称。
②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反射出来，融解了睡眠底幻象；
那睡眠，象坟墓，禁锢了多少民族！
而英国的先知看到你，
曾以不朽的乐曲向你欢呼，
把你尊为女皇；那是你，
在弥尔顿① 的心灵底眼前走过，
呵，盲目的诗人！他竟能刺穿
逆境的黑夜，在沮丧中把你望见。

11

热望的时刻和渴盼的岁月
仿佛是站在晨光辉煌的高山，
把自己的希望和恐惧都踏灭
（它们岂非密如乌云，互相遮暗？），
并且高呼："自由！"穴居的"怜悯"
这时得到"愤怒"底呼应，
"死亡"在墓中吓得发青，
"祸害"也对魔鬼呼告："快来救命！"
而你象是太阳在天空升起
被自己的荣光所包围，
从一国到一国，尽追逐你的仇敌，
象追逐阴影；有如日辉
在午夜划破了西方海上的幽暗，

①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也是竭力拥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论家。他于目盲后写出了《失乐园》等诗。

人们猛然感到你陌生的眼睛
所发的电闪，惊喜交加而苏醒。

12

你人间的天堂呵！魔咒怎能够
阴险地将你蔽住？千年岁月
从“迫害”底深潭泥穴里出生，
曾给你的银光染上了泪和血，
但你的吉星却以泪把斑污拭净；
看呵，是一群吸血的家伙：
“愚蠢”底戴教冠的一窠
和“毁灭”底执王笏的奴隶，包围着法国！
这时有个人，象他们，但更有力，
是冒充你的力量的化身；①
他起来了：于是大军投入混战里，
象乌云相逢，把神圣的天空
遮得阴暗。他受到“过去”底迫害，
已和那逝去而难忘的时代安息：
但回忆还使胜利的国王惊悸！

13

英国尚在沉睡中：她岂不曾

① 指拿破仑。

被唤醒过？西班牙在对她呼喊；
维苏威的雷声已把伊特纳唤醒，①
积雪的山岩被答声劈为两半。
从彼色久莎到彼罗拉，② 每一个
跃出明波的希腊海岛
都在闪烁，呼喊，和跳跃：
“暗淡吧，天庭的灯，我们无须你的光照！”
希腊的锁链是金线，只须她一笑
就会消融；但西班牙的枷锁
却是钢，只有“美德”以利锉锉掉。
呵，同一宿命的姊妹！请对着
遥远的西方，对那宝座上的“永恒”求告；③
请把你们所想的、所作的事迹
印在我们心上！时间又怎敢隐蔽？

14

阿敏纳斯④ 的坟墓呵！把死者交出！
让他的灵魂飘游在暴君头顶，
象是守望台上的旗帜在飞舞；
自由底胜利才是他的墓志铭！

---

① 维苏威是那不勒斯的火山。伊特纳是西西里的火山。

② 彼色久莎和彼罗拉，希腊的岛屿名。

③ “同一宿命的姊妹”指西班牙和希腊。向“遥远的西方”求援，或指向当时推翻帝制的美国求援。

④ 阿敏纳斯（公元前17？—公元21），德国民族英雄，他曾屡次率众抵抗罗马大军，使之不得侵入德国腹地。本节写德国和意大利。

德国，“真理”的神秘琼浆之狂饮者，
你呵，虽然被帝王所骗，
却被他的英灵所弥漫。
我们何必恐惧或希冀？你已然
自由了！还有你，这华严的世界
所失去的天堂！你永恒之岛！
你这圣殿，空留给“死寂”拜谒，
她披着美丽的外衣，在拜你的空壳！
哦，意大利！振奋起来，打退野兽！
它们正在你神圣的宫殿里逗留。

15

但愿自由人能把这名字：“帝王”，
践踏为纤尘！不然，就写在土里，
好使这污渍在名誉之页上
有如蛇蝎的足迹，将被风的呼吸
所抹去，被平沙从后面覆盖！
你们已听到了这个预言：
请举起闪耀胜利的剑，
把这污秽字眼的高迪阿的纽结斩断！①
它虽已弱似残梗，却还能
将逼人的棍棒和刀斧

---

① 高迪阿，古扶里吉亚（今小亚细亚）国王，他系了一个复杂的纽结，预言说，谁能解开这个纽结，便能成为亚洲的君主。亚历山大王用剑斩断了它。

坚固地扎在一起，使人类惊恐；①
　这字音含有一种毒素
能使生活腐蚀，邪恶，难以忍受；
　呵，在你指定的时刻，以你的脚跟
　快踩死这还不甘于死亡的蛆虫。

16

哦，但愿智者能以他们的头脑
　照明这幽暗的世界的大厦，
使“教士”，这苍白的名字，退缩到
　地狱里：这才是它原来的家，——
它本是魔鬼渎神的一声嘲笑；
　　但愿人的思想只跪在
　　“理性”底宝座前膜拜，
因为那才是它无畏的灵魂，它的主宰，
　所尊奉的宝座！但愿隐蔽着
　　思想的文字（有如闪亮的水雾
　把湖中的天空的映影给掩遮），
　　能被剥去它那稀薄的面幕
和本非它的色彩、皱眉或微笑。
　让文字以“真”与“伪”的赤裸本色
　对着它们的天主，得其所应得！②

① 这里指帝王尚有残留的威望，凭以纠集军队，屠杀人民。

② 这句话似指：教士们经常以美丽动人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恶行。因此文字被歪曲，已失去了它的真义了。诗人则希望大家不要为“文字”所蒙骗。

17

如果有人教导人类去克服
　一切阻碍生命进程的东西，
他是把人尊为生命主。但假如
　人本于自己的意志，愿为奴隶，
尊奉“压制”和“压制者”，那一切努力
　　岂非枉然！即使大地
　　能给亿万人衣食，而权力
原寄存于思想，犹如树木孕于种子！
　即使“艺术”，那热心的和解者，
　　展开火翼，飞到自然底宝座前，
　止住这伟大的母亲对她的抚摸，
　　叫道：“把你对山和海的大权
交给我吧！”假如生活尽在制造贫困，
　假如你和自然底赠礼要从劳苦者
　夺去，却千百倍地给予一个人挥霍！①

18

来吧，但请从人的精神深处
　把“智慧”也引来，有如启明星

① 这一节的大意似乎是：尽管人能征服自然，创造财富，但若人迷信“奴役”，甘愿作奴隶、被剥削，那么艺术（自然和人之间的和解者）和财富的创造又有何益？

把太阳从伊奥①的海涛上唤出。
　听！她的车驾正自动地移行，
象是彩云被自身的火焰所推进；
　　哦，永恒思域底两个国君，②
　　难道你和她不想来临，
以真理来裁判生底不公允的宿命？
　裁判“公理”和盲目的爱情，
　　“过去”的声誉和“未来”的希冀？
　自由呵！假如你不徒负虚名，
　　你和这一切怎能够脱离？
假如你和它们的宝藏可以由
　血和泪换来，难道自由人和智者
　没有流过血和泪？——庄严的歌

19

至此停顿了：那歌唱底精灵
　突然沉寂，回到它的深渊里；
于是，象云雀在黎明庄严地飞进
　电闪的云雾中，突然受到雷击，
便由半空穿过金光堕落下来，
　　直落到沉闷的平原上；
　　又象远方的一支烛光
没入黑夜而不见；象夏云在天上

① 希腊神话，伊奥是司晨曦的女神。

② 指“自由”和“智慧”。

把雨水泻完了，自己接着消逝；
象短命的蜉蝣活不过黄昏；——
我的歌呵，它的翅膀失去神力，
沉落了；那支持它的伟大声音
已使回音遥遥地没入寂静中，
有如才给泅水者铺路的海波，
又在嬉戏奔腾中使他连头覆没。

1820年

给——

1

温柔的少女，我怕你的吻，
　你却无须害怕我的；
我的心已负载得够阴沉，
　不致再给你以忧郁。

2

我怕你的风度、举止、声音，
　你却无须害怕我的；
这颗心以真诚对你的心，
　它只纯洁地膜拜你。

1820年

普洛斯嫔之歌

——当她在恩纳草原摘花的时候

1

庄严的女神呵，大地母亲，
　是从你那不朽的胸脯，
上帝、人和禽兽得到生命，
　花和叶也都从那儿绽出；
请把你最神圣的生命
传与你的孩子，普洛斯嫔。

2

假如这些年轻的花朵
　是从你的夜露得到哺育，
因而滋生芳郁和彩色，
　成了这美好季节的骄子；
请把你最神圣的生命
传与你的孩子，普洛斯嫔。

1820 年

阿波罗礼赞

1

不眠的时刻，当我在睡眠，
　从我眼前擒开了匆忙的梦；
又让镶星星的帷幕作帐帘，
　好使月光别打扰我的眼睛，——
当晨曦，时刻底母亲，宣告夜梦
和月亮去了，时刻就把我摇醒。

2

于是我起来，登上碧蓝的天穹，
　沿着山峦和海波开始漫行，
我的衣袍就抛在海的泡沫上；
　我的步履给云彩铺上火，山洞
充满了我光辉的存在，而雾气
让开路，任我拥抱青绿的大地。

3

光线是我的箭，我用它射杀

那喜爱黑夜、害怕白日的“欺骗”，
凡是作恶或蓄意为恶的人
都逃避我；有了我辉煌的光线
善意和正直的行为就生气勃勃，
直到黑夜来统治，又把它们消弱。

4

我用大气的彩色喂养花朵、
彩虹和云雾；在那永恒的園亭，
月球和纯洁的星星都裹以
我的精气，仿佛是裹着衣裙；
天地间，无论是什么灯盏放明，
那光亮归于一，必是我的一部分。

5

每到正午，我站在天穹当中，
以后我就迈着不情愿的步履
往下走进大西洋的晚云中；
看我离开，云彩会皱眉和哭泣：
我要自西方的海岛给它安慰，
那时呵，谁能比我笑得更妩媚？

6

我是宇宙的眼睛，它凭着我
　看到它自己，认出自己的神圣；
一切乐器或诗歌所发的和谐，
　一切预言、一切医药、一切光明
（无论自然或艺术的）都属于我，
胜利和赞美，都该给予我的歌。

1820 年

秋：葬歌

1

太阳失去了温暖，风凄苦地哀号，
枯树在叹息，苍白的花儿死了，
　　一年将竭，
躺在她临死的床上——大地，被枯叶
　　纷纷围绕。
　来吧，出来吧，季节，
　从十一月到五月，
　穿上悲哀的服装
　给冰冷的一年送丧，
再象飘忽的幽灵守着她的墓场。

2

凄雨在飘飞，冷缩的幼虫在蠕动，
都为临死的一年：河水充盈，而雷声
　　不断哀号；
快乐的燕子飞去了，蜥蜴也回到
　　它们的洞中；

来吧，出来吧，季节，
让明媚的姊妹奏乐；
披上白、黑和黯灰，
把僵死的一年跟随，
为了使墓地青绿，再洒下滴滴的泪。

1820 年

咏　　月

你苍白可是为了
倦于攀登天空，凝视大地，
独自漫行得寂寥；
那星群都和你出身迥异——
因而你常变，象忧伤的眼睛
找不到目标值得它的忠诚？

1820年

自　　由

1

喷火的山峰彼此呼应，
　轰隆的巨声远远地回旋；
汹涌的海洋已彼此唤醒，
　看！在那冬之宝座旁，冰山
　　听到台风的警号而抖颤。

2

只要有一块云闪出电光，
　千万个岛屿都被它照明；
地震虽只把一座城火葬，
　一百座城市都为之战惊，
　　地下传过了一片吼声。

3

但你的视线比电闪锋利，
　你的脚步比地震更迅速；

海洋的愤怒能被你压低；
　你亮过火山，太阳的明度
　　在你看来是鬼火的雾。

4

从大气层，从高山，从海波，
　阳光射过了巨风和水雾；
从心到心，从一国到一国，
　你的晨曦直射到每间茅屋，——
呵，一碰到你的曙光的前锋，
　　暴君和奴隶就成了夜影。

1820 年

饥饿底堡垒

这里是一个城的荒墟，它也曾
是一个摇篮，而今却变为坟墓
葬着一个绝灭的民族：只有“怜悯”

对寂灭之波上的碎船在哀哭；
就在这里，屹立着饥饿底堡垒。
它筑在囚人的家庭上，他们都

渴求面包、黄金和杀戮：和犯罪
相联的“痛苦”搅动着生之火焰，
直到灯油耗尽，或因泼撒而中辍。

堡垒屹立着，周围是神圣的宫殿
和楼阁；每座大理石筋的屋宇，
那荫蔽每注孤寂财富的亭园，

那铜门的庙堂，和风雨不透的
意大利的阴暗天空下的回廊，
都在堡垒下失色；——它们正孤立

而自保—— 因此，世界一片荒凉；
仿佛有一个围裹着恐惧的幽灵
悄悄走过一群美貌的姑娘，

它最美，象是把她们的美集中
反映出来；它吸取了她们的发、
她们的色泽和眼睛里的生命
及其一切错误，终至使她们石化。

1820年

世间的流浪者

告诉我，星星，你的光明之翼
在你的火焰的飞行中高举，
要在黑夜的哪个岩洞里
　　　　你才折起翅膀？

告诉我，月亮，你苍白而疲弱，
在天庭的路途上流离飘泊，
你要在日或夜的哪个处所
　　　　才能得到安详？

疲倦的风呵，你飘流无定，
象是被世界驱逐的客人，
你可还有秘密的巢穴容身
　　　　在树或波涛上？

1820年

“你匆匆进了坟墓”

你匆匆进了坟墓！要把什么寻找？
　以你不息的意志，活跃的思想，
和为尘世役使的无目的的头脑？
　呵，你那热情的心，对苍白的希望
所假扮的一切美景，如此急跳！
　还有你那好奇的精神，枉然猜想
生命是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你要知道人所不知道的信息——
　唉，你究竟何所向往，如此匆匆
　走过了生之葱绿可爱的途程，
避开欢乐，也避开悲伤，只一意
　在幽暗的死之洞穴里寻求安身？
心呵，头脑和思想！是什么东西
你们期望在那地下的墓穴承继？

1820年

给一个评论家

唉，好朋友，你能有什么好处，
恨一个象我这样不恨的人物？
要是只有一方在火气填胸，
憎恨也无味道：你白白想熨平
你的皱眉，这里毫没有抗拒，
在这微笑里，甚至没有蔑视
（和憎恨相关联）可以使你开心。
快压下你无法满足的热情！
因为对于这，我比那在冬季
最冷酷无情的少年或少女
还更腼腆。假如我是你的“憎恨”
所见到的那耳喀索斯①，你尽可
由于恨我，憔悴成一片音波。

1820年

① 希腊神话，那耳喀索斯，是一个美少年，由于爱慕自己在水中的映影而憔悴致死，死后变为水仙花。本诗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似乎是，“假如我是你的憎恨之映影，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为了爱憎恨而憎恨，那你尽可象那耳喀索斯一样，放纵自己，毁于自己的热情，那终将与我无关，而你的骂声不过成为一片骚音而已。”

长逝的时流

有如一个死去好友的鬼魂，
　　呵，长逝的时流。
是一段永远沉寂的乐音，
一片希望，去了不再回首，
如此甜蜜的爱情，但不持久，
　　这是你，长逝的时流。

有过多少甜蜜的美梦，埋在
　　长逝的时流中；
不管那是忧愁还是欢快：
每天都向前投下一个幻影
使我们愿望它能够长存——
　　在长逝的时流中。

有过悔恨，惋惜，甚至怨责，
　　怨责长逝的时流。
仿佛一个父亲凝视着
爱子的尸体，直到最后，
美，和记忆一样，漾在心头，
　　漾自长逝的时流。

1820年

一年的挽歌

1

孤苦的时刻，一年长逝了，
　前来叹息吧，前来流泪！
但快乐的时刻，何必哭嚎，
　这一年只不过是在安睡。
看，她一面睡，一面微笑，
嘲笑着你过早的哀悼。

2

好象地震摇撼着尸体，
　因为逝者已埋进了墓园，
那粗鲁的保姆，白色的冬季，
　也摇着冷冰冰的一年；
阴沉的时刻呵，快放悲声：
你的母亲已裹在尸衣中。

3

好似无羁的风把树下的

婴儿的摇篮不断地摇颠，
这些时日的粗暴的呼吸
摇着这一年，——但且莫慌乱，
颤抖的时刻呵，她的眼睛
还会睁开，重新闪着爱情。

4

阴霾的正月到这儿坐下，
象教堂的执事守着她的坟，
二月来了，抬着她的尸架，
三月在高声呼号和悲吟，
四月在哭泣，——然而，好时光呵，
来吧，你尽可携带五月的鲜花。

1821 年 1 月

咏　　夜

1

快快踩过西方的海波，
　黑夜之精灵！
一整天你都在洞中藏躲，
编织着欢愉和恐惧的梦，
这使你可怕而又可喜；
从你漫雾的东方的洞里，
　呵，快快地飞行！

2

请披上一件灰黑的斗篷，
　星辰镶在里面！
用头发遮住白日底眼睛；
不断吻她吧，直到她睏倦；
请越过城市、海洋和陆地，
让一切在你的魔杖下昏迷——
　来吧，我的所恋！

3

每当我起身，看见晨光，
　我对你兴叹；
每当太阳高升，露水消亡，
日午浓密地聚在花丛间，
疲倦的白日需要休息，
却象讨厌的客人还不离去——
　呵，我对你兴叹！

4

你的弟兄“死亡”来了，叫道：
　你要不要我？
你的孩子“睡眠”，眼涂着胶，
象日午的蜜蜂，嗡嗡地说：
我能否在你的身边歇下？
你要不要我？——但我回答：
　不，不要下落！

5

等你去了：呵，只嫌过早——
　死亡就降临，
睡眠等你飞逝也就来到；

它们没有什么使我倾心，
我只要求你，亲爱的黑夜——
请你飞翔得快速一些，
　哦，快些来临！

1821年

时　间

幽深的海呵！年代是你的浪波；
时间底海呵，充满深沉的悲伤，
你被眼泪的盐水弄得多咸涩！
你的波流浩荡无边，在你的水上
潮汐交替，那就是人生的界限！
你已倦于扑食，但仍在咆哮无餍，
把破碎的船吐在无情的岸沿；
你在平静时险诈，风涛起时可怕，
　　呵，谁敢航行一只小船，
　　在你幽深难测的洋面？

1821 年

给——

音乐，虽然消失了柔声，
却仍旧在记忆里颤动——
芬芳，虽然早谢了紫罗兰，
却留存在它所刺激的感官。

玫瑰叶子，虽然花儿死去，
还能在爱人的床头堆积；
同样的，等你去了，你的思想
和爱情，会依然睡在世上。

1821年

歌

1

你很少，很少找我了，
　喜悦底精灵！
为什么这许多日子，
　你不来访问？
呵，你已经和我离别
多少个忧闷的日夜！

2

象我这种人，怎么能
　再把你招到？
你和欢愉的人一起
　对痛苦只嘲笑。
负心的精灵！你尽对
不需要你的人谄媚。

3

你看见悲伤就吃惊，

仿佛是蜥蜴
看见了颤动的叶影；
连悲哀底太息
也责备你不肯挨近，
但责备呵，你怎肯听？

4

让我把这哀歌扣上
快乐的曲调，
你不肯为怜悯而来，
只为了欢笑；
等来了，再让怜悯割除
你残酷的翅膀，你会留住。

5

你所爱的我都热爱，
喜悦底精灵！
新披上绿叶的大地，
秋日的黄昏，
星光灿烂的夜，和清晨
看金色的雾霭初升。

6

我爱雪，和各种形状的
　闪亮的冰霜；
我爱波浪，轻风，雷雨，
　只要没沾上
人世的苦难，我几乎
爱自然间的一切事物。

7

我喜爱静谧的孤独，
　和一圈友伴——
他们安静、明智、善良；
　呵，在你我之间
有什么区别？但你确有
我所无的，一直在追求。

8

我爱爱情，虽然它象光，
　会展翅飞去，
但除此而外，精灵呵，
　我最热爱你——

你是爱情和生命！来吧，
请再在我的心中住家！

1821年

无　常

1

今天还微笑的花朵
　明天就会枯萎；
我们愿留贮的一切
　诱一诱人就飞。
什么是这世上的欢乐？
它是嘲笑黑夜的闪电，
　虽明亮，却短暂。

2

唉，美德！它多么脆弱！
　友情多不易看见！
爱情售卖可怜的幸福，
　你得拿绝望交换！
但我们仍旧得活下去，
尽管失去了这些喜悦，
　以及“我们的”一切。

3

趁天空还明媚，蔚蓝，
  趁着花朵鲜艳，
趁眼睛看来一切美好，
  还没临到夜晚：
呵，趁现在时流还平静，
作你的梦吧——且憩息，
  等醒来再哭泣。

1821年

伟　政

不是幸福、声名、权力、尊严，
　也不是文艺、武略或和平，
使这群人甘于暴政的驱遣；
　历史是他们的无耻底投影，
诗歌不能激荡他们的心弦；
　艺术赶紧遮起了她的明镜，
因为，当这群盲人奔向永劫，
　她怕玷上他们污秽的形影。
由暴力或习惯促成的音乐
　怎能动听？人要想成为人，
必须能统治自己；他的王座
　必须设在他挫败的意志上，
　要能征服他的忧惧和希望，
他就开拓了一个真正的“我”。

1821 年

阿齐奥拉*

1

"你可听到阿齐奥拉在喊叫？
我想她必是在附近了，"
玛丽说；正当黄昏，
我们坐在幽暗里，还没有星光
和烛火；于是我想；
阿齐奥拉必是个讨厌的妇人。
我问："阿齐奥拉是谁？"
原来它不是人，我多么快慰！
它不象我似的会恐惧和憎恨，
玛丽体会到我的心，
就大笑说："不要为此而不安吧，
它只是个小小的夜枭呵。"

2

忧郁的阿齐奥拉！很多晚上

* 阿齐奥拉，夜枭名。

我听到你的歌唱
在树林和水边，草坪和山坡，
在田野和广阔的沼泽，——
它如此激动人心，为琵琶、歌喉、
轻风和鸟所不及；
它远胜过它们，比它们都更甜蜜。
忧郁的阿齐奥拉呵！从那时起，我
就爱上了你和你的歌。

1821年

哀　　歌

哦，世界！哦，时间！哦，生命！
我登上你们的最后一层，
　不禁为我曾立足的地方颤抖；
你们几时能再光华鼎盛？
　　噢，永不再有，——永不再有！

从白天和黑夜的胸怀
一种喜悦已飞往天外；
　初春、盛夏和严冬给我的心头
堆满了悲哀，但是那欢快，
　　噢，永不再有，——永不再有！

1821 年

忆

1

比夏日还飞得轻捷，
快速甚于青春的喜悦，
有似良宵，不稍停歇，
　你来去如此飘忽——
象是大地，叶已不存，
象是深夜，不能入梦，
象是欢乐已逝的心，
　呵，我剩给了孤独。

2

飞燕的夏日会重返——
夜枭的夜也将再现——
但天鹅的青春只愿
　和负心的你同飞。
我的心天天盼清早，
睡眠已被忧伤换掉，
我的冬天呵，即使借到

一叶春光也白费。

3

如果百合是为新婚——
玫瑰花该戴给妇人——
紫罗兰是为了哀吟
　一个死去的少女：
那么，就请洒下紫堇①
在我这活着的尸身，
绝不要有一个友人
　对我流泪，或忧喜。

① 紫堇，象征忧思、回忆。

给——

1

有一个字常被人滥用，
　我不想再滥用它；
有一种感情不被看重，
　你岂能再轻视它？
有一种希望太象绝望，
　慎重也无法压碎；
只求怜悯起自你心上，
　对我就万分珍贵。

2

我奉献的不能叫爱情，
　它只算得是崇拜，
连上天对它都肯垂青，
　想你该不致见外？
这有如飞蛾向往星天，
　暗夜想拥抱天明，

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
对遥远事物倾心？

1821年

音　乐

1

我的心渴求神圣的音乐，
　它已干涸得象枯萎的花；
快让旋律如美酒般倾泻，
　让音调似银色的雨洒下；
象荒原没有甘露，寸草不生，
呵，我喘息着等待乐音苏醒；

2

我要啜饮那和乐底精神，
　饮吧，饮吧，——我贪得无餍；
一条蛇被缚在我的心中，
　让乐声解开忧烦底锁链；
这融化的曲调从每条神经
流进了我的头脑和心灵。

3

有如一朵盛开的紫罗兰，
　在银色的湖边流溢香泽，
日午把它盛露的杯饮干，
　也没有雾气能给它解渴，
于是花儿死了；呵，却有芬芳
驾着风之翼，浮游在碧波上，——

4

有如一个人从金杯啜饮
　闪耀的、泡沫喃喃的美酒，
因为魔女已把神圣的吻
　送到杯沿，等他把爱情享受……

1821年

明　　天

你在哪儿，可爱的明天？
　无论贫富，也无论老少，
我们透过忧伤和喜欢，
　总在寻求你甜蜜的笑——
但等你来时，我们总看见
我们所逃避的东西：今天。

1821年

“生命可以转移”

合唱队前半

生命可以转移，但不会飞跑；
希望可以消失，但不致死掉；
真理尽管被遮蔽，仍旧在燃烧；
爱情被驱逐——但又回来了！

合唱队后半

然而，生命会是一个停尸房，
希望和绝望都在里面安放；
真理会是一个神圣的谎，
爱情不过是肉体的欲望——

合唱队前半

要是自由不给生命以光明，
希望不给它欢乐底彩虹，
真理不给它先知的袍穿戴，
爱情不许它给予和忍耐。

合唱队

在伟大的开天辟地的早晨，
上帝的神灵对着一片混沌
威武地展开了自由底大旗，
于是混沌的魔魅一齐逃遁，
好象是面对地震的进逼

从伊梅阿斯① 逃跑的鹰群。
同样，从时间底暴风雨的破晓，
自由底光辉迸发和照耀：——
色茅霹雳和马拉松② 沾上了
跃升的火焰，象烽火点亮的
一片山峦。——飞翔的“荣耀”
轻轻歇落在菲利派③ 战地，
象一只巨鹰降落在海角。
她不倦的翅膀能够煽动
米兰④ 的从未熄灭的灰烬。
从世代到世代，从人到人，
她的光辉不灭，依次点燃
佛罗棱斯，瑞士，阿尔比安。

以后是黑夜；可是，从西方
她重振起烈火似的翱翔；
呵，轻捷的“自由”，不管天道
和命数，竟从黑夜里冲出，
是另一个太阳，火焰缭绕，
在燃烧，照明，给人鼓舞。
从极西岛⑤，她新生的光线

---

① 伊梅阿斯是古代地理学家给予亚洲一大山岭的名称。

② 色茅霹雳是希腊一栈道。公元前四八〇年，希腊人在这里抵抗过波斯军队的入侵。马拉松是雅典近郊的平原，公元前四九〇年曾在此击败波斯人。

③ 菲利派，马其顿地名。公元前四二年奥克大维和安东尼在此击败布鲁塔斯。

④ 米兰，意大利城市。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之一。

⑤ 极西岛，古代传说是欧洲最西的岛屿。这里指当时取消帝制的美国。

有力地逐开魅影和梦幻。
法兰西虽然蒸发着鲜血，①
　只能遮蔽，却不能将自由扑灭；
　从德国北端直到西班牙，
　她射穿阴云，将荣光洒下。

象一只鹰隼饱食一清早，
不管激荡的风雨的预兆，
直朝向它那山中的巢——
　朝那柏树的发梢上飞行，
而一窠雏鹰，忍着饥荒，
　也在等待它翅膀的振鸣
从风涛传来：——正是这样，
“自由”回到了今天的希腊；
希腊的暗淡的荒墟闪着光，
象东方的峰峦浴满日光；
　在她的羽翼的荫蔽下，
她复苏的养子们在争食；
　在“真理”炫目的电闪下，
他们以光明把眼睛洗拭。
哦，放任“自由”吧——让她飞翔，
任她飞到荒墟，或者天堂；
　让美丽的和勇敢的人们
　享有她的荣耀，或者坟茔。

摘自《希腊》，1821年

① 似指拿破仑战争。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永恒地运转不息，
有如河流上的泡沫，
　闪耀，破灭，流去。
但是，世界仍旧不朽，
虽然匆匆地往返奔走
从东方的生之门，到死底暗穴里，
给自己不停的飞翔
暂披上尘土和光亮；
在来去之间，每个世代还尽可以
编造一些新的样式，
信服新的神和法律，
它光辉或暗淡，全看在死底肋骨上
上次穿的是什么衣裳。

一个普罗密修斯式的
　征服者由上帝派来，
他踩着死亡与耻辱的
　荆棘，胜利地走来。
在他看来，人的形象
就象被东方的太阳

以光明赋予活力的幽暗的云彩；
　　地狱、罪恶和奴役出现，
　　象一群驯服的猎犬，
无论猎取什么，都要等神主不在；
　　穆罕默德的新月
　　升起了，必会下跌；
而十字架，象竖立在日午的天庭，
　　将引导着世代前行。

　　象一个人才梦见天堂，
　　　那光辉灿烂便倏然逝去，
　　只剩下白日茫然的光亮
　　　使他睁开了眼睛哭泣；
　　同样，天地间的灵气
　　也一样迅速、模糊、美丽，
发自伯利恒黄昏时分的星斗：①
　　阿波罗，牧神，爱神，
　　甚至奥林普②的雷神
都暗淡了，因为“真理”照在他们上头；
　　我们的湖海和山川
　　都被剥去了梦幻，
它们的露滴变为泪，河水变为血，
　　哀悼那黄金的岁月。

摘自《希腊》，1821年

---

① 耶稣诞生伯利恒，是在黄昏的时候。这里指基督教的兴起使异教灭亡。

② 希腊山名，希腊神话指为众神居住的地方。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黄金的岁月回来了；
大地象一条蛇，焕然一新，
　她陈腐的冬衣都已脱掉；
天空在微笑，宗教和帝国
象是残梦的遗迹在闪烁。

一个更灿烂的希腊让山峰
　在更恬静的波上出现，
一条新的比尼阿斯① 在滚动
　它的浪涛，在晨星下面。
敦陂② 是更美丽的，遍野花开，
赛克莱群岛守着更明媚的海。

一艘更高的阿葛③ 行驶海上，
　载回了新剪的金羊毛；

① 比尼阿斯，希腊河名。
② 敦陂，希腊的山谷，以幽美著称。
③ 希腊神话，阿葛是一只大船，一群英雄曾乘坐它去找寻金羊毛。

另一个奥尔菲① 又在歌唱，
　爱呵，哭呵，然后死掉。
一个新的攸利西斯② 在飘泊，
为着故乡，又离开了卡吕普索。③

何必再写特洛亚的故事，④
　如果大地只是死底画幅！
也别再将自由给予人的
　欢欣，混杂以雷亚⑤ 的愤怒；
即使有更玄奥的斯芬克斯⑥
将死亡底奥秘向人类显示。

另一个雅典将要跃起、兴盛，
　她会给遥遥的世代——
象沉落的太阳之于天空，
　遗下她青春的光彩；

① 希腊神话，奥尔菲是诗人和音乐家，他的琴声能感动草木和禽兽。他的妻子死后，他到地狱去寻她，以歌声迷住了地狱的神，因而允许他将妻子带回世间，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得在路上回视。他因太爱妻子而回视了，使她又消失在阴间。

② 攸利西斯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他是战争中的英雄，战后返家，曾在海上飘泊多年。

③ 希腊神话，卡吕普索是海上女仙，她将攸利西斯在海岛上拘留了七年。

④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即描述特洛亚战争者。

⑤ 雷亚是希腊忒拜国王和俄狄浦斯之父，神的预言说俄狄浦斯将弑父娶母，果如所言。这里表示俄狄浦斯虽然是"给予人以欢欣"，却也遭受到不幸。

⑥ 希腊神话，斯芬克斯是一种人面狮身的怪物，它给行路的人出谜语，凡猜不中者就被杀死。俄狄浦斯猜中了，怪物自杀，从而除掉了世人的灾患。

她将遗下一切灿烂的东西，
只要人间能拿，天庭能赐予。

大神萨杜恩① 和爱情将挣脱
　长期的睡眠，善良，光辉，
胜过泯灭的众神，或复活的一个，②
　也胜过未被征服的同辈：③
他们不要黄金和鲜血为祭，
而是要鲜花和信仰的泪滴。

哦，打住！难道恨和死必须返转？
　难道人类必须拚死厮杀？
打住！别把这杯甘美的预言
　一饮而饮到杯底的苦渣。
这个世界已经厌倦了过去，
但愿它终于死亡，或者安息。

摘自《希腊》，1821年

① 萨杜恩是黄金时代的天国的主宰，以后被其子宙斯所推翻，萨杜恩和爱情象征纯真和快乐。

② "泯灭的众神"指"希腊、亚洲和埃及的众神"，"复活的一个"指"耶稣，他的出现使异教世界的信仰受到打击"。（雪莱注）

③ 指中国、印度、美洲土人及南太平洋群岛上所崇奉的神。（根据雪莱注）

“当一盏灯破碎了”

1

当一盏灯破碎了，
它的光亮就灭于灰尘；
当天空的云散了，
彩虹的辉煌随即消隐。
要是琵琶断了弦，
优美的乐音归于沉寂；
要是嘴把话说完，
爱的韵味很快就忘记。

2

有如乐音和明光
必和琵琶与灯盏并存，
心灵弹不出歌唱
假如那精气已经消沉；
没有歌，只是哀悼，
象吹过一角荒墟的风，
象是哀号的波涛

3

两颗心一旦结合，
爱情就离开精制的巢，
而那较弱的一个
必为它有过的所煎熬。
哦，爱情！你在哀吟
世事的无常，何以偏偏
要找最弱的心灵
作你的摇篮、居室、灵柩？

4

它以热情颠疲你，
有如风暴把飞鸦摇荡；
理智将会嘲笑你，
有如冬日天空的太阳。
你的巢穴的椽木
将腐烂，而当冷风吹到，
叶落了，你的华屋
就会把你暴露给嘲笑。

1822年

给珍妮：一个邀请*

出来吧，最明媚、最秀丽的！
你远胜过这美好的天气；
和你一样，爱慰人于忧患，
她是来对这坎坷的一年
道一声早安，趁它刚才
在树丛底摇篮上醒来。
仿佛是未出生的春光
一直在冬之岁月里游荡，
终于看到和煦的早晨
被霜白的二月所诞生，
于是她充满蔚蓝的欢乐，
从天上斜身吻大地的额，
又对静默的大海微笑，
使冻结的河水泛起春潮；
叫醒泉涧，让流声潺潺，
又轻轻吹过冰雪的高山；
她象是五月底预言家，
给荒凉的道旁洒满了花，
她使冬之大地看来象你

* 珍妮是雪莱友人爱德华·威廉斯的妻子。以后雪莱和威廉斯泛舟海上，同归于尽。

报以微笑的人，亲爱的珍妮！

去吧，离开城市和人群，
去到草原，到清幽的树林——
在那儿，一切如此荒寂，
心灵不必为了怕难于
在别人的心中引起回音，
便也抑止了自己的乐音，
因为经过自然底触摸，
心和心就会交感、融合。
我要在门前留个字条，
对每个经常的来客写道：
“我已经到田野去漫步，
享受这一刻带来的幸福；
‘沉思’呵，你可在明日来访，
和‘悲伤’一起坐在炉旁。
‘绝望’呵，你的账单还未付，
‘忧烦’也别尽把诗歌朗读，——
我要在墓中再偿付你——
等‘死亡’去聆听你的诗句。
还有‘期望’，你也快走路！
‘今天’对自己已经够满足；
‘希望’呵，不必老是嘲笑着
‘灾难’，也不必到处跟我；
我固然长久吃你的甜食，
但在长期痛苦后，我终于

找到了片刻幸福，这是你
虽然爱我，却从未提示的。”

呵，美好时令底光辉的姊妹，
起来吧！出来吧！别再沉睡！
去到平原和那丛林里，
那儿有水塘，有冬天的积雨
映照出它绿叶的屋顶；
那儿，松树以暗褐的野藤
和干细的叶子编织花冠，
绕着没吻过日光的枝干；
那儿有一片草地，有牧场，
沙石的小山朝着海洋；
在那儿，溶化的雪正沾湿
一片好似星星的雏菊；
还有待风花和紫罗兰，
它们给这赢弱的一年
缀上彩色，虽然还没香味；
但是黑夜早已远远隐退
在广阔而幽暗的东方，
蔚蓝的日子正在头上；
而在陆地和海洋的交界，
波浪正在我们脚前喋喋，
在这普遍的阳光底下，
万物多象是万众一家。

1822年

给珍妮：回忆

1

如今，既然那一串日子
（都和你一样美丽、明朗）
已经以最美的一日告终，
来呵，记忆，快写下赞颂！
来呵，快象你经常那样，
给逝去的好景刻下碑石——
因为，大地如今变了颜色，
天庭也正在皱起前额。

2

我们一同踱进了松林，
　它就座落在海波之旁，
轻柔的风歇在巢里，
　暴风雨留在自己家乡。
喃喃的海波安歇了，
　云彩都各自去游荡，
天空的笑颜就映在

海洋的蔚蓝的胸上；
看呵，这一刻好象是
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
弥漫在这儿的日辉
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3

我们伫立在松林中，
苍松象巨人似地矗立，
那枝干经过风吹雨打，
象交缠的蛇一样扭曲，
而树顶在蔚蓝的空中
受到每阵轻风的抚爱，
也变得和轻风一样柔：
好似一片乐音和色彩；
现在，林梢被吹拂得
睡着了，象海上的碧波，
又象深海里的树林
那样静止，那样沉默。

4

呵，多么静！这片静穆
竟被锁得如此严紧，
连啄木鸟不断啄木

所发出的得得的声音，
也丝毫不曾把它冲破；
静谧笼罩在我们周身，
平和的呼吸的颤动
反而加浓了静的气氛。
这一片空间，从那远方
冰雪覆盖的山野荒峦，
直到我们脚前的花草，
似乎都为灵气所弥漫；
一个精灵向它倾注了
欢乐而沉默的生命，
于是它使我们暂时
平息了人性内的纷争，
啊，我能感到那魅力
发自一个美丽的形影，
这方圆之内的大气
由于她而充满了爱情。

5

在树林的枝叶下，我们
在一片水塘前站住，
每滩水都象是小小的
一隅天空，被地面绊住；
啊，在幽黑的大地上
有了光辉灿烂的天穹，

它看来比夜还深邃，
　比晴和的白日更纯净——
葱绿的树木映在水里
　好象是生长在半空中，
但它却比空中的树木
　颜色更美，形态更动人。
在那水里，有一片草地，
　还有透过幽暗的树林
闪耀的阳光，很象晨曦
　洒漏出一块乌黑的云。
我们在这地面的世界
　所难看到的美好景物，
都由于水对这片树林
　一往情深而被映出。
在水里，一切都渗透着
　好似极乐园的光辉，
那空气没有一丝风，
　那日辉看来更为柔美。
这景色好似为了爱情
　投向水的幽暗的胸怀，
它的一草一叶都被
　更加真实地表现出来；
直到嫉妒的风吹来了，
　象是令人不快的思想，
它从内心忠实的眼膜
　抹去了那可爱的形象。

唉，虽然你雍容可亲，
　虽然这树林永远碧绿，
雪莱的心上却不常有
　那片水所凝聚的静谧。

1822年

给珍妮，并赠吉他

是阿瑞尔致意米兰达：①
拿去这音乐的奴隶②吧；
为了他（就是您的仆从），
请在这乐器上，尽可能
教这心悦的精灵放歌，
因为只有您能使它欢乐，
直到欢乐过于丰富，
难以承受了，变为痛苦；
可怜的阿瑞尔由于您的
菲迪南王子③的准许，
这才赠送沉默的吉他，
表达他未能启齿的话。
呵，这阿瑞尔，您的护灵，
他岂非世世都把您侍奉？
因为只有当您快乐，
他才能将他的快乐获得。

---

①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阿瑞尔是空中的精灵，被妖魔拘于一海岛的松树干中。米兰公爵普洛斯伯带着女儿米兰达流落到该岛，将阿瑞尔释放，因此阿瑞尔便为普洛斯伯服务。米兰达以后和漂流而来的菲迪南王子相爱，同返意大利。

② 指吉他。据神话称，乐器中有乐灵，所以能发和谐之音。

③ 指珍妮的丈夫。

据那伟大的诗歌记载，
是他引您渡过了海；
从普洛斯伯的魔洞
直到那不勒斯的王宫，
象一颗流星在飞掠，
他在您的船头翱翔。
当您死去了，即使明月
在晦隐时期悄悄昏厥，
她那悲伤怎比得过
孤单的阿瑞尔的深刻？
而当您又在世上复生，
象一颗不见的宿星，
阿瑞尔就引导着您
在生活的海洋上航行。
自从您和菲迪南开始
爱底途程，呵，多少世事
在变幻，但阿瑞尔仍旧
侍奉着您，跟在您身后；
可是现在，您一切如意，
这桩事已不再记起；
而不幸，这可怜的精灵
竟为了一点过错受禁
在形骸之中，象埋在墓里，
他只有冒昧请您赐予
（为了他的忧伤和忠诚）
今天一笑，明天一歌声。

塑造这乐灵的琴师
为了传达和谐的情思，
从悬崖砍下了一棵树，
那是正当冬眠的林木
在风扫的亚平宁山岭，
享受着庄严的宁静；
有的梦见逝去的秋景；
有的梦见春天的来临，
四月的花苞，四月的雨；
还有的梦见七月里
林间的歌声；一切梦着
爱情；因此，这树虽砍落，
（但愿我们能死得相同！）
却死在梦里，没有苦痛，
以后又借更美的形骸
而复生；就是以这木材，
在良辰吉日，艺术家
制造了这可爱的吉他，
并且教会它与人唱和，
只要人对它不太冷漠；
那语言似你一般温柔，
它会迷恋地低低倾诉
林与谷的甜蜜的音讯，
和幽静的斗室的夏风；
因为它呵，从原野和天空

学会了怎样发出和声，
它会模拟树林和高山，
还有万马奔腾的泉涧；
它发出的，有山谷的回音，
有鸟歌，有蜜蜂的嗡营，
有河滩的轻柔的倾泻，
有夏日海水的喋喋，
有雨滴，有露水的呼吸，
还有黄昏的风；它还熟悉
那奇异而神秘的乐声，
就是在日日的行程中
我们的地球航行于
无涯的时流所发出的。
它熟知这一切，但不愿
对不会探问的门外汉
把乐灵的心事显示；
它只按照对方的机智
而吐诉；也曾有人在过去
宣泄了它昔日的秘密，
以后便怎样诱惑它，
也不再听到更多的话；
然而，对娴熟的弹弄
它却会曲意地奉承，
它只把最神圣的一曲
留给我们可爱的珍妮。

1822年

哀　　歌

狂风呵，你在高声哀呼，
　悲痛得不成歌声；
风呵，你使阴沉的云雾
　整夜都在敲丧钟；
暴风雨，你流泪也枉然，
枯树呵，你高伸出枝干，
幽暗的洞，凄凉的平原——
　哭吧，为世上的暴政！

1822年

“我们别时和见时不同”

我们别时和见时不同，
　心绪重重，但表露不多；
我胸中有难言的沉重，
　你却充满对我的疑惑；
　只一刻就丧尽了欢乐。

那一刻是永远地去了，
　象电闪才现便消亡——
象雪絮坠落河中而溶消——
　又象是阳光射在潮水上，
　接着就被暗影隐藏。

那一刻从时间里提出，
　成为痛苦生涯的起头；
那欢乐之杯从此变苦——
　呵，幻景虽好，但不持久！
　太美了，怎能再为我有？

甜蜜的嘴唇呵，这颗心
　但愿能瞒住它是被你

所压碎，想你就不致严禁
　它的真诚，因为它只愿意
　在你的咸露里死去。

1822年

岛

有一个绿草如茵的小岛，
草坪象嵌花细工，缀满了
　秋牡丹和紫罗兰；
岛上空是交织的叶和花，
夏日的轻风在其间穿过；
阳光或风雨都不能透落
到那松林和高耸的树下，——
　树顶象宝石在发闪；
无尽的碧波把小岛围绕，
云和山就以水波铺起了
　一湾蓝色的深渊。

1822年

阿拉斯特*

或"遁世的精灵"

前　记

这首名为"阿拉斯特"的诗可以说是影射到人的最耐人寻味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写一个情感纯真、才华不羁的青年如何认识到优美和高贵的一切，如何放纵热炽的、纯净的想象而耽缅于宇宙的冥想中。他畅饮过智识之泉，但并不因此而满足。大千世界的庄严和美色深深渗入了他的意识界，给他的意识以无穷尽的陶冶。只要有超然的物象来满足他的渴望，他就能快乐、平静、别无他求。可是，后来这种物象不能使他满意了。他的心灵倏然觉醒，竟想要和极限的灵智互通。他力求悟得他所爱的至高的生命。他既经常冥想着最庄严最完美的事物，他所想象的至高生命的形象自然也就包括了诗人、哲学家和恋人所能想及的一切神奇、智慧和瑰丽。在别人身上，智力、想象和感觉只要各行其是就可以了。但本诗所写的诗人却要它们合一起来，并以这一切来冥想一个形象。他找不到符合于他的冥想的原型。失望摧残了他，他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

这描绘对世人来说是不无教益的。诗人的自我中心的遁世

---

* "阿拉斯特"在希腊文中意即"复仇者"。

倾向终于惹来了不可抗拒的热情之魔，逼得他迅速身亡。但是，神灵在高贵的心灵中唤醒了对神力的过份敏感后，固然又会很快地把它扑灭；平凡的心灵如果完全无视那一灵界，也是注定了要逐渐腐蚀而亡的。后者的命运该是更悲惨而不足取，因为他们的怠惰是更可鄙而有害的。有些人从来没抱过善意的错觉，从来没有对可疑的智识作过庄严的追求，灿烂的执迷骗不了他们的心，他们对这世上的一切都不爱，对另一个世界呢，也无所期望；他们漠视自己的同类，既不乐人之所乐，也不悲人之所悲——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也正有他们命定的一份惩罚。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人性得不到共感而沮丧。他们在精神上僵死了。他们成不了朋友、恋人、父亲、世界的公民或祖国的救星。心地纯良的人就在麻木过活的人群中，由于在追寻共感时过于急骤和热烈而死去，这种人的死是会使人突然感到空虚的。其他一切人，自私、愚昧而麻痹，他们是那些肤浅的芸芸众生，连自己在内构成了世间长期的苦难和孤独。凡是不爱同类者，尽其一生必是贫瘠的，而且到老只有一个凄惨的坟墓在等待着他。

好人首先死去，
心灵枯干得象夏日尘土的人，
才会将生命拖到最后！

1815年12月14日

陆地，海洋，天空，亲爱的弟兄们！
要是我们伟大的母亲赋予了我
些微自然的灵性，使我能感到
你们的爱情，并能把我的爱情相报；
要是垂露的清晨，浓郁的日午，

落日的黄昏连同它那辉煌的仪仗，
以及午夜刺耳的寂静迷醉过我；
要是我爱听秋季在枯树林中的
深沉的太息，爱看冬季以白雪
和闪亮的冰花覆盖死草和枯枝；
要是我一直向往于春季的风
飘来的初吻，和她那情欲的悸动；
要是我从不愿意伤害鸟兽和昆虫，
而是当作同类一样珍惜和爱护，——
那么，亲爱的弟兄呵，就请原谅
我如此大言不惭地称呼你们吧，
也请继续给我以热情的关注！

还有你，这谜一般的宇宙的母亲！
请振奋我的歌吧，因为我所爱的
一直是你，也只有你；我观察过
你的影子和步履所过的地方，
唉，我的心总想测知你的神秘底
莫测的底蕴。为了想从一些游魂
获得你的信息，我岂不曾睡在
停尸房里——在那黑色的死亡
记录从你赢得多少战利品的地方，——
因为我常想探听人究竟是什么。
在万籁俱寂的夜间，静得仿佛
连寂静本身也是一种怪异的声音，
那时呵，我会象炼丹的术士

把一切希望都寄于他的魔法上，
我岂不曾把全部爱情都灌注在
我那探问的目光和灵语中？
我的眼泪和热吻曾使黑夜心软，
从而吐露了你寄藏于她的音讯……
固然，你还没有把你深奥的内殿
显示给我，可是我已经从神异的梦、
从夕阳的幻景和日午的深思中
有所省悟：呵，这是一点灵光
照耀在我的心里，使我阖然静止，
仿佛我是一只被遗忘的竖琴
悬挂在一所神秘而荒凉的
庙堂的大殿中；伟大的母亲呵，
我正等待你的呼吸吹拂，好使我
可以配合空气的喃喃细语、
树林和海洋的波动、万物的音籁、
以及日和夜合奏的赞美曲，
并扣着人的深心发出我的歌声。

有过一个诗人，未成年就死了，
他不是由敬爱的手掩埋起来的，
而是荒野上回旋的秋风给他
堆起了一座枯叶的金字塔：
可爱的青年！——但没有悲哀的少女
捧着枯萎的花或盟誓的柏枝环
奉献在他孤寂的永眠之榻前，

他温和，勇敢，慷慨，——但没有诗人
对他不幸的命运发过一声咏叹；
他在孤寂中活着，死去，唱他的歌。
陌生人因为听到他热情的歌
而流泪，少女们看他漠生地走过去，
也曾不断思念从他那困惑的目光
所透露的痴情。唉，但他的眼中
一团柔情的火焰已经熄灭了；
寂静太喜爱他的声音，如今已把
他飘逝的乐音锁在它的洞穴中。

他从幼小起，就由庄严的幻象
和温柔而灿烂的梦所培育。
大地和天空的每一景象，每种声音，
都给他的心灵以最精微的激动。
神圣的哲学之泉源没有逃过
他干渴的嘴唇，他熟悉庄严的过去
以故事或论理所宣示的一切
真的、美的和善的。少年流去了，
他离开了与他隔阂的家，要到
陌生的远方去寻求奇异的真理。
呵，他无畏地走过了多少荒原
和丛林的幽径！凭着他那美好的
声音和目光，他能从野蛮人
获得食物和栖息。象自然底影子，
他跟踪着自然底最秘密的脚步，

也许到那火山赤红的烟雾
所笼罩的冰雪垒积的荒原；
也许到沥青的湖水上，看它那
迂缓的波浪拍击着峥嵘的石岛；
也许穿过火溪和毒川，到幽秘的
为虚荣和贪婪所达不到的岩洞，
看那钻石般的、金光闪闪的圆顶
罩在无数宏大的厅上，还有多少
水晶的柱石、珍珠堆砌的神龛
和耀目的碧玉宝座在那些洞中！
但比金玉更辉煌的———一片碧野，
或瞬息万变的天空的华盖，
更使他爱慕和赞叹；他会久久地
徘徊在幽谷中，仿佛这是他的家，
以至松鼠和鸽子都熟悉了他的
容貌和善意，敢从他的手里取食吃，
而野羚羊，原来一听见灌木丛中
有黄叶飒飒响，就会惊慌逃去的，
现在也停下怯懦的脚，要看看
这比它还优美的形貌。

他只是
听从高贵心声的指向而游荡，
他访问了古代的庄严的遗迹：
雅典，泰尔，巴尔贝克，① 和耶路撒冷

① 泰尔和巴尔贝克在今之黎巴嫩和叙利亚。

所留下的荒墟；他看过巴比伦的
倾圮的楼堡，孟菲斯和底比斯，
远古的金字塔，和乳色方尖石上
所刻的那些奇文和异象，也看过
碧玉雕饰的墓陵，残缺的人面狮，
和埃塞俄比亚荒漠中的隐秘。
他尽自在倾圮的庙宇、高耸的
廊柱和古怪的塑象中间徘徊，
看那些大理石的妖魔守望着
黄道十二宫的铜象；看古人如何
把沉默的思想显示在沉默的壁上。
在炎热而漫长的白日里，他对着
世界初始的这些遗迹，这些静物，
不停地默默沉思，直看到月影
已飘进神秘的殿堂，还是不肯离去；
终至他脑中象是有天灵一闪，
似已使他悟到时间原始的奥义了。

一个阿拉伯少女曾把她自己的
一份食物，从帐篷里拿给他吃，
并且以自己的毡子给他当卧榻，
还偷空跑出来陪着他漫游，——
她爱他，可是由于深深的敬畏
又不敢向他吐诉爱情；呵，每一夜
她就守望他睡眠，看他的两唇
在纯净的梦中微微张开，吐出了

平匀的呼吸；——她要看到朝霞
使苍白的月亮更加苍白了，
才惶然失色、喘吁吁地跑回家去。

年轻的诗人继续游荡，游过了
阿拉伯，波斯，荒凉的加尔曼沙漠，①
他快乐而兴奋地走过崇山峻岭，
看印度河和奥克沙斯河②的源流
从一些冰封的岩洞迸涌出来；
他游历到克什米尔③山谷，探到了
它最幽静的处所，那儿有香花
在悬崖下结成一个天然的亭荫，
他便在那儿，在明亮的涧水旁，
歇下他疲倦的肢体。他睡着了，
一个幻象来到梦中，呵，那是他
从未想望过的梦景。他梦见有个
戴面幕的少女坐在身边，向他
低声絮谈，那声音就象在他冥想时
由自己的心灵所发出的，又好似
轻风和溪水交奏的乐曲，久久地
把他的心灵俘获在它色彩绚烂的
声调之网里。知识、真理和美德

① 加尔曼，古波斯省名。

② 印度河是流经西藏和印度北部的河。奥克沙斯河在帕米尔高原。

③ 克什米尔，印度省名。

是她所谈的，还有他所最珍爱的
对神圣的自由之崇高的希望；
她也谈到诗，因为她是诗人呢。
这崇高的心情很快地在她全身
燃起纯净的火焰，于是她唱起了
热情的歌，那歌声被哀情所抑制，
又被轻泣时时噎住；她露出
秀丽的手，在奇异的琴上拨着
奇异的乐曲；在手背的脉纹里
急流的血讲出了多少难言的衷情！
在乐音的旋律中，可以听到
她的心跳，她的呼吸也紧扣着
那歌声的起伏的风暴。突然间，
仿佛这心灵的重压难以忍受了，
她站起来，他看见她红润的肢体
在回旋的轻风所舞弄的纱衣下，
发散着温暖的生命的光彩；
他看到她伸过来赤裸的手臂，
她黑色的卷发在夜风里飘扬，
她的目光闪闪垂下，她张开的唇
苍白、突出、而又热情地颤动。
爱的狂潮淹没他的心。他支起了
抖颤的身躯，屏住急促的呼吸，
张开双臂去迎接她悸动的心胸……
她迟疑片刻，但又拒绝不了欢乐，
终于猛烈地、发着短促的呼叫

把他整个抱在她火热的臂中。
现在，黑暗蒙住了他晕眩的眼，
夜吞没了他的梦景；昏沉的睡眠
象是片刻被阻的黑色的浪潮，
重又冲进了他空茫的脑中。

这冲击惊醒了他，他起来看见
破晓正透出寒冷的白光，铅灰的月
低垂在西方，明媚耀眼的山峰、
清晰如画的溪谷和空林在他周身
向远处伸展开去。哦，哪儿是
昨晚树荫上空的天庭的彩色？
还有那催眠他的音籁：大地的
神秘、庄严和喜悦哪里去了？
他阴沉而迷惘地望着一片空旷，
好象海中的月影望着天上的月亮。
对他这鄙弃过爱之赠礼的人，
甜蜜的人间爱情竟把一个形影
送给他的睡眠。为了热情地追寻
那飘忽的影子，他越出了梦境，
甚至不顾生死。唉！唉！躯体、呼吸、生命，
为何如此骗人地捏塑在一起？
去了，去了，那美丽的影子永远消失
在幽暗的睡乡之无路的荒漠上了！
睡眠呵，死亡底幽黑的门可通向
你神秘的乐园？彩虹所搭的拱门

和平湖中倒悬的山野难道只通向
污黑的水底？而那恶气缭绕的、
让幽灵的眼避开可憎的白日的
幽暗的墓穴，却能达到你的仙境吗，
睡眠？这疑惑一旦涌上他的心，
无餍的希望复苏了，象绝望一样
啮咬着他。

诗人和他的心灵
整日在默默交谈。到夜晚，热情
有如一场乱梦中的恶魔袭来，
扰得他不能安歇，他宁愿走向
黑暗的去处。——就象一只被绿蟒
缠住的鹰，它的心胸受到啮咬，
毒热灼痛着它，使它不顾日或夜，
也不管风雨晴阴，只疯狂而昏眩地
飞凌到广阔的空气的荒原中：
同样，这被美梦里的光灿的影子
所追害的他，在静夜的冷眼下，
穿过了泥沼和陡峭的山谷逃去，
一路惊起了月下安歇的蟒蛇。
红色的晨曦把生命的色彩
染上他惨白的面颊，他继续游荡；
他从彼特拉悬崖看到了奥诺斯①
象广阔的云层低悬在地平线上；

① 彼特拉，在巴尔克之北。奥诺斯，在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麓。

他走过巴尔克，①走过帕细亚，②看到
它那荒凉的皇陵中的尸灰
已经随风而飘扬；日复一日地
他踯躅着，总怀着那损耗他残生的
刻骨的思念。如今，他已经消瘦了，
他那蓬散的、被痛苦底秋季
所摧枯的发在风中唱着哀歌；
他的手髒腑、干皱，无力地摆着；
生命的光辉只从他的黑眼眶里，
象炉中的火焰，闪烁着。乡民们
在接待他食住时，都又诧异
又畏惧地看着这飘忽的过客。
山民遇到他那幽灵似的形影
在眩神的峭壁时，看他目光似电、
呼吸急促、脚步扬不起雪尘，
还以为是风神下界了；小孩子
见他两眼灼灼，会吓得把脸
躲在母亲裙中，并且会很多次
梦见那怪异的光；只有少女们
本于天性，会看出那消损他的悲哀
多半为了什么，她们会假称他
朋友或弟兄，临别时还会握住
他苍白的手，并且站在家门前，
含着泪，久久望着他走去的路途。

---

① 巴尔克，阿富汗北部城名。

② 帕细亚，古国名，在波斯东北部。

最后，在寥廓的克拉斯密海边①
他停下了，那是一片腐草汙积的
广阔的沼地。他一时冲动，便走向
海岸。一只天鹅正落在汙水旁的
一丛芦苇中。他走近时，它飞了，
有力的翅膀直飞到无垠的海上，
越飞越高，蹭赶着它光辉的路程。
他目送它翱翔。——“呵，你有一个家，
美丽的鸟儿！你向家飞去了，
你柔情的伴侣会把它的毛颈
和你的交缠，并且眼里闪着喜悦
迎接你的回返。可是我呢，白白
唱得比你濒死的歌更动听，白白
有这更美的形体，更广阔的心灵，
为何我却停留在这儿，把才华
都虚抛给空际、大地和天空？
它们怎能闻见，或与我的心共鸣？”
一丝凄惨而绝望的笑掠过了
他颤抖的嘴唇。因为，他知道，睡眠
不轻易给予它的珍宝，而死亡
可能和睡眠一样骗人，它的诱惑
是不真实的，它的微笑可能是伪装。

想到这里，他一惊，环顾四周，

① 克拉斯密在咸海沿岸。这里的“克拉斯密海边”应指里海沿岸。

既不见娇丽的魅影，也听不见
她的声音。这一切不过是在他脑中。
一只小船漂到岸边，吸住了
他游荡的视线。小船久已被弃，
船边有很多裂缝，脆弱的接合处
随着水波的起伏而摇颤。他心中
涌来了一阵激情，他要登上船
去到茫茫的海上去会见死亡；
因为他知道，死亡底巨灵
是爱住在海底泥污的洞窟里的。

那是晴和的一天，海洋和天空
都染有明媚动人的光泽，而风
从岸上猛吹着，吹黑了海浪。
游荡的诗人依从内心的渴望
跳上船，把他的斗篷挂在桅杆上，
便独自坐下来；在平静的海面，
小船飞驶得象飓风追赶的云彩。

象是作着平静的梦，任随熏风
把它在光辉的云间吹去，这小船
扬着帆，飞驰在黑浪翻滚的海上。
一阵狂飙吹它越过怒海的白峰。
浪头扬起来，它们凶猛的脖颈
在风暴的鞭挞下越抬越高，
好似群蟒在鹰爪下挣扎扭动。

波浪击碎波浪，风追着风猛袭，
黑黝黝的波涛不顾一切地
向旋涡扑去：他只平静地坐着，
欣赏这可怕的混战；他掌好舵，
仿佛自然底精灵就是要引导他
去找寻那妩媚的明眸的使者。
黄昏来了；在从他头上飞掠的、
给他一路搭起华盖的片片浪花间，
高悬着夕阳的彩霞；黄昏从东方
缓缓升起来，她的发越结越暗，
终至遮暗了白日底秀额和眼睛；
夜来了，缀满了星星。在每一方，
海上的狂流好似万马奔腾，越来
越可怕地互相冲击，雷一般轰响，
好象在讥嘲平静的星空。小船
仍旧被风吹着走，仍旧奔跑着，
象泡沫被冲下冬季的浅滩，
一会停在裂开的巨浪的边沿上，
一会又把碎浪和痉挛的海水
远远抛在后面；它安全逃去了，
仿佛船中疲弱而憔悴的人
就是管辖自然的上帝。

到了午夜，

月亮升起来：看！高加索的峭壁
高耸云霄，那冰雪的峰顶象阳光
在群星间闪耀；围着山基的岩洞，

浅滩和波浪总在泼溅、回旋、
愤怒地喧哗。——谁能援救他？——
小船继续奔去，——浪涛冲着它，——
巉岩以嶙峋的黑臂拥抱过来，
碎裂的山峦蹲伏在海面上，
而小船快速得为人力所不及，
被一波推送着。一个洞窟张着口，①
海水就冲进它崎岖下陷的谷道。
小船继续飞驶。——“梦呵！爱情呵！”
诗人高声叫道，“我已看见了
你隐去的途径。睡眠和死亡不会
把我们分隔很久了！”

小船进入
山中纡回的水道。终于，白昼的光
照临到那阴郁的河流；在这儿，
没有波浪的冲击，小船缓缓地
在水面滑行。在高加索山脚前，
有一处山峰开裂，使蔚蓝的天
照见洞窟，海水的洪流就在那儿
发出震动山岳的轰响，倾跌进
巨大的地穴；层层的水卷上来，
打着急旋，又有节奏地冲击着
那在水面伸出巨干的老树的根。
涡流的中心是一片看来平静

---

① 据布莱德雷解释，这不是一般所谓的洞窟，而是山峰自顶至脚裂斤，形成深谷，其上有覆盖。

而实则旋转的水，它歪曲了
映出的云姿。帆船被卷进了
上流的水，昏眩地转着，转着，转着，
越过水浪的一峰又一峰，终于
来到了旋涡的外沿；那儿的石岸
有一个缺口，从而积存了一湾
晶明的、平静的水：小船颤栗地
停下来了。呵，它可会沉入渊底？
是否折回的水力还会把它吞没？
一阵西风鼓满了小船的帆，
看！它又移动了，在青苔坡岸间
和绿叶覆盖下缓缓滑行。听呵！
那可怕的浪涛在远方的喧腾
还混合在林中轻风的乐音中。
有一处树林退开，一湾碧绿的水
汇集在两岸交叉的地方，
一些黄花被映在明镜的水中，
象永远注视着自己低垂的眼睛。
但小船推来的波纹扰乱了
她们的沉思；在平时，这是只有
游荡的鸟或风、或飘落的野草、
或她们自己的枯雕才能扰乱的。
诗人很想用黄花的鲜艳来点缀
他枯干的发，但因为复感孤寂
而作罢了。他内心的强烈的意愿①

① 前一行“枯干的发”指死后的发，这里“强烈的意愿”也指的是死底意愿。

还只隐藏在他那弱质、赤颊、
和低垂的目光中，好象电闪
隐藏在浓云间，要在混沌的夜
吞没它以前才闪烁。

现在，树林
被午日照成一片错综的光与影——
一片被狭窄的溪谷所拥抱的
朦胧的色彩了。突出半空的岩穴，
巨大而幽暗，永远在仿效河水的
低吟，不断地轰鸣。不知是爱情、
还是梦、上帝、或更顽强的死，
在引导诗人去寻求秀丽的景色——
寻求一块高地，那自然底摇篮，
和他的神龛。一路上，树木的枝叶
交织成一片昏黄。越往前行，
树荫越暗了。橡树以巨大的手臂
围抱着山毛榉。高耸的杉木
弯下枝干，搭成最庄严的屋顶，
象金字塔一般；低低的在下面，
槐树和刺槐有如蓝天上的白云，
苍白而颤抖地浮荡。开花的藤蔓
象全身闪着火焰和彩虹的蛇
盘绕着褐树干，又象在父母心上
交织着的婴儿目光，温柔、天真、
而又顽皮，它们以嫩枝紧紧缠着
纠结的树枝；密叶把暗蓝的日辉

和澄净的月色变为网状，那形态
变幻得象多姿的云。就在这华盖下，
有一块铺满青苔和芳草的高地，
小小的美丽的花朵点缀其间，
还有从最幽暗的谷中飘来的
素馨和麝香蔷薇的馥郁，更令人
感到忘情的幽美。静谧和朦胧，
这双生的姊妹，就在这儿守着日午，
并且象雾影似地在荫翳间穿行；
旁边有一泉涧，幽暗、闪烁而澄彻，
清晰地照出了上空缤纷的枝叶
和其间一隙碧空上流逝的白云。
再没有其他映照在这泉水里了，
除了偶尔透过枝叶闪烁的星星，
或者在月光下睡眠的彩色的鸟，
或静静浮在水面上的花斑的虫
（它因为不知白日来临，所以还不曾
展开翅翼朝正午的阳光飞去）。

诗人就朝这儿走来了。他从那
幽黑而寂静的泉水似乎看到
在几丝枯发间他灰暗的眼睛，①
这有如心灵沉思地俯视墓穴时，
会看到自己的假象。他听见了

① 意指：似乎看到自己死后的形象。

树叶的悸动，草的惊跳，不禁环顾，
呵，不熟识的生命使他战栗；他听见
来自那幽秘的泉水的一条小溪
扬起了声音。一个精灵似乎就站在
他的身边——不是全身发着神光，
集世上的一切优美、庄严和神秘的
那种精灵；他只是觉得波动的树林、
寂静的泉水、欢跳的小溪和逐渐
使林荫变黑的黄昏，都是它的语言
在和他交谈，仿佛在这儿存在的
只有它和他，——不过……热情的思念
使他不禁抬头仰望……呵，一对眼睛，
一对晶莹的眼睛正闪烁在阴沉的
思想底天空中，仿佛以清朗的笑
在向他招呼。

　　　　　　他任凭心灵的指使，
沿着崎岖的路游荡。无羁的小河
在树林下盘过了许多绿谷。有时候
它没入藓苔间，唱出低沉的歌；
有时在光滑的石上跳跃，一面流
一面象孩子般欢笑；以后又平静地
滑过平原，给垂视它的一花一草
映出影子。——"哦，河水呵！你的源流
深不可测，你神秘地向哪里流去？
你反映了我的一生。你的幽寂，
你耀眼的波浪，你喧腾的深涧，

你难寻的源泉，你莫测的途径，
都和我相象：岂非只有广阔的天空
和无垠的大海，才能说出你的水
来自哪个泥泞的岩洞，哪一片云？
正象我：只有宇宙才知道这情思
来自何方，这僵涸的肢体何时
能躺在你的花朵上，何时枯烂
在浮掠的风中！”

他顺着小河边的
青苔地走去，因为他火热的肢体
在颤抖，他的脚步也随着轻颤，
很象患重病的人由于什么喜事
而走下床来，但又不能象他似地
由于狂喜，便忘记在欢乐的火焰
耗尽了以后，他将进入的坟墓。
在树荫下，他沿着喋喋的小河急走。
现在，树林上空已变为黄昏的
透明一色的天幕了。青苔渐稀，
灰黑的岩石露出来，把冲击的水
拦住；野草在嶙峋的石坡上投出了
细长的影子，只有光秃无枝的古松
以多节的根扒住贫瘠的泥土。
这儿正经历着迟缓而凄凉的变化！
因为，岁月荏苒逝去，它平整的额
迭皱了，它的额发已脱落、变白；
那为朝露所润的光灿的眼睛

如今成了石孔：所以，他走过的地方
既没有鲜艳的花，也没有浓荫下
树林的熏风和飒飒的乐音。静静地
他走着；小河流过纡回的谷中，
水量多了起来；但等到谷坡陡落，
它就流得疏而急。现在，在他两边，
山石奇形怪状地矗立，峭壁遮暗了
黄昏的山谷，只有在山顶乱石间
映出了一些幽黑的岩洞：它们把
河水的喧哗回荡成万千种音调。
呵，看！这隘道向前劈开了高山，
那累累的峥岩仿佛在俯览着人间：
当然，在这昏星和弦月的照耀下，
也还有那广阔的、岛屿密布的海，
还有青山、巨流、和被傍晚的朦胧
所笼罩的原野，还有那在天际外
和夕阳的霞光溶成一片火海的
火山的烈焰。那广大的世界
并不象这儿似的单调而肃穆。
在这儿，一株站在岩石上的松树
向半空伸出摇摆的枝干，对着风
只发出一种单音；在风停顿时，
它就与流水的嘶吼和低鸣混而为
一支平凡的曲子；而那河水
在它坎坷的河床上滚沸奔腾后，
就倾进无底的深渊，把它的水花

飞溅给飘流无定的风。

但这湍流，
这苍松，这黝黑的峭壁并不是一切；
这儿也有恬静的一隅：它就在
峻岭边沿的一堆碎石和老根上，
它静静地俯视着黑色的大地
和四垂的星空，竟仿佛在恐怖怀中
它还在微笑似的。这儿有常春藤
紧抱着欲裂的岩石，并且以绿叶
和黑色的果实围起了一片
幽静、平和的空间：秋风的孩子
到这儿嬉戏时，常常会带来绿叶，
它们枯萎而变为红、黄、或青苍，
好似夏日的蓊郁。是的，凡是微风
都爱来到这里，它们轻柔得使原野
也向往于幽静了。只有一人的脚步
前来扰乱过这儿的平静，这儿只
回荡过一人的声音；就是这声音
现在在风中引导着那最美的人形
朝这儿来了，为了好把他生命的
一切美质、一切庄严交给这山野，
好把它的乐音散播给漠然的风，
再把那两颊的色泽，洁白的胸
和忧郁的眼睛交给腐叶和涧苔；
呵，那培养红花和阔叶草的保姆！

朦胧的半圆月低垂在地平线上，
一片光海溢满了山峦。黄色的雾
弥漫在空间，几乎遮尽薄暗的月色；
没有星星，一切寂静；连悬崖的风
也在“险峻”底怀中安息了。哦，死亡！
你无形的风暴冲进了这茫茫夜；
巨大的骷髅呵，凭着你的淫威
你指挥着所向无敌的风暴前行；
你是这脆弱人间的主宰：从血染的
战场上，从发恶臭的病院中，
从爱国志士神圣的卧榻，稚子的
雪白的床上，从绞架和皇位，——
一个巨声在呼唤你。是“毁灭”
在召唤兄弟“死亡”。他环行世界，
为你找到了稀有的、高贵的祭品；
吞下去吧，你会满足的；那世人
就会象花朵或卑贱的蛆虫一样
进入坟墓，不再把一颗碎裂的心
作为被轻蔑的祭品向你献出。

游荡的诗人才走进葱绿的谷中，
就感到面临死亡了。可是，在死前，
他还要使他崇高而圣洁的心灵
重温一下庄严的过去的形象；
现在，它们停留在他的生命中，

有如携带乐音的风流进了
有窗格的暗室。他以瘦弱的手
把住古松的树干，他疲倦的头
靠在披满藤蔓的石上，整个身子
就在那幽涧旁的平滑的草地
歇了下来；——就这样，他躺着，
听任他弥留的生命最后的安排。
那折磨人的希望和绝望宁息了；
再也没有痛苦或恐惧来扰乱
他的平静，只有感官和他那
越来越弱的、失去了痛苦的生命
还静静地搅动他的意识；终于，
他躺得很静，泛起了一丝微笑：
他最后看见弦月在西天的边际，
它那暗淡的光辉似乎已和幽黑
融为一色了。过了一会，它落在
参差的峰峦上；等它逐渐沉没，
那总是与自然的变化起共鸣的
诗人的血液也逐渐衰退；而当
月亮沉落得只剩两端的微光时，
他微弱的气息连这迟滞的夜
都颤动不起来了：但他的脉搏
还和月辉一样弥留着。它才停，
又颤动了一下。但是天空终于
变为漆黑，一片拥来的暗影
便把一个死寂而冰冷的形体

当作泥土和空气一样吞没了去。
现在，那形体没有知觉、运动、神性，
好似一片云气被夕阳的霞彩
所充溢过，——好似一只脆弱的琴：
呵，天庭的风曾在那弦上吹出乐音；
又象一条明亮的溪水，也曾一度
发出浪花繁复的音响；唉，你被夜
和时间永远吞没的青春的梦，
从此安静、漆黑、枯萎，永被遗忘了。

哦，但愿我有美狄亚① 的魔法，
能使冬之土地复苏、枯枝开花！
但愿赐人以死亡的上帝能把
长命仙丹不只给予一个人（就是他②
承受着永生的惩罚，一点感不到
宽赦的欣慰，永远独行踽踽
象一个活死人！）哦，但愿魔法师
在幽洞中，尽力要从丹炉的火灰
取得生命和权力：——并不全是人间的
一场空梦！唉，但你已经飘逝了，
象雾霭被裹入金色的朝霞；你去了，
勇敢、温和、美貌，你优雅与天才之子！
在这世间，有多少残酷的言行

① 希腊神话，美狄亚能使人返老还童，起死回生。

② 指阿哈苏埃拉斯，或"游荡的犹太人"，据称在耶稣去上十字架时，他曾催促耶稣快走，因而受到天罚，永远在世上游荡，将游到世界末日。

还在继续，有多少虫豸、人和禽兽
还在活着：这世界从多少山涯、海角、
城市和乡村，还依旧低沉或欢乐地
发出庄严的祷告！——然而你去了，
你不能再看到或喜爱这现象界的
纷纭表象：它们辅助过你；它们还在，
而你却去了！在那已沉寂了的
动人的苍白的唇上，在那还仿佛
安睡着的眼睛和还没有被蛆虫
摧毁的形体上，别让悲思的泪
黯然垂落吧。当那高贵的容颜只能
在这单纯的歌的微弱的旋律中
保存些许痕迹时，但愿崇高的诗、
绘画和雕刻，不要以无力的形象
作冷冷的哀悼吧！唉，但艺术、语言，
这世上的一切形式怎能表达出
对这巨大损失的哀伤！这悲痛
深沉得哭不出来，它只令人觉得
似乎一切崩陷了：呵，那以灿烂的光
照耀世间的非凡精灵已经不在：
它给未死者留下的不是悲吟、哀泣——
不是一线残余希望的激烈的骚动；
而是苍白的绝望，冷漠的平静，
自然底广阔和荒凉，人寰的纠缠，
和失去了意义的诞生和死亡。

1815 年秋

“虐政”底假面游行

——为曼彻斯特的大屠杀而作①

1

当我在意大利睡着了，
从海上传来一片声音，
它有力地引导我
走进了诗歌底幻境。

2

我在路上碰见“谋杀”，
他戴着面幕，象卡色瑞，
文质彬彬，但极其冷酷，
七只恶犬在后面跟随：

3

恶犬都很肥；自然，
这并不是没有原因，

① 一八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曼彻斯特有八万工人为争取生活权利举行示威游行。反动的英国政府竟以骑兵镇压这次游行，杀死十五名工人，四百人受伤，造成历史上著名的血腥事件。雪莱对此事异常愤慨，因成此篇。

因为从他的宽袍里
他摸出过不少人心，
都掷给恶狗一一去啃。

4

接着碰见"欺骗"，他象是
艾尔顿①，穿着法官的外衣，
他的眼泪，因为他会哭，
大颗大颗地往下滴，

5

一滴下就变为磨石。
孩子们在他脚前笑闹，
还以为眼泪是珠玉，
可一一被砸碎了头脑。

6

以后来了"伪善"，很象是
西德马斯②，骑着鳄鱼，

---

① 艾尔顿是当时英国的首席检察官，雪莱的两子女就是被他判交给别人带管的。

② 西德马斯是当时英国的内政大臣，曾没收雪莱的《无神论的必要》小册子。并派密探监视雪莱。

他披着"圣经"，当作灵光，
却又躲在夜的暗影里。

7

在这阴森的假面行列中
还有许多恶魔出现：
他们都装扮起来，象是
主教、律师、贵族或密探。

8

最后来了"虐政"①，他骑着
一匹白马，血染着全身；
他连嘴唇都很苍白，
很象"启示录"里的死神。

9

他的头上戴着王冠，
手里的王笏在闪亮，
他的前额这样写着：
"我是上帝，法律，和国王！"

① "虐政"，原文是 Anarchy，意为"无政府状态"，但雪莱使用这个字是为了指明资产阶级政权的暴虐特征的，和"无政府"的意思相去很远，故译为"虐政"。

10

他庄严而又迅速地
走过了英国的土地，
把一群膜拜的人民
都践踏成一滩血泥。

11

一支大军在他身边，
士兵的步伐使地动山摇，
每人都挥着血腥的剑
为这共同的主子效劳。

12

闪着胜利的光辉，
他们骑马走过英国，
骄傲，欢腾，象喝醉了酒，
他们痛饮的是灾祸。

13

这行列畅达无阻地
走遍全国的田野和城镇，

一路撕毁、或者践踏，
直到最后，来到了伦敦。

14

听到了“虐政”的欢呼
和他胜利的进军，
每个居民不由得恐慌，
呵，惊悸充满了人心。

15

因为，为了隆重地欢迎他，
一群雇佣的刽子手
披戴血和火焰，都出来唱：
“我们等了你已经很久！”

16

“我们孤独而瘦弱地等你，
你呵，上帝，法律，和国王！
我们的钱袋空空，剑也冰冷，
请给我们血，黄金和辉煌。”

17

律师和教士都纷纷
以苍白的前额点地，
象是作着亏心的祈祷，
低声说："你是法律和上帝。"

18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嚷道：
"你是国王，上帝，和主人！
'虐政'呵，我们都对你匍伏，
愿你的名字从今神圣！"

19

而"虐政"，这架骷髅，
也对每人微笑和躬身，
他的教养是这样好，
好似国家为此花了万金。

20

因为呵，他已经很清楚，
我们的皇宫都归他有；

他将有王冠和王笏，
还有金袍和整个地球。

21

于是，他派出他的奴隶
去占据银行和监狱，
并且作出准备，要在
领津贴的国会出席；

22

而这时，一个狂女飘过，
她名叫“希望”，她自称；
但她看来更象“绝望”，
我听见她凌空的呼声：

23

“我的父亲‘时间’，因为等待
更好的一天而老弱；
看呵，他呆呆地站在那儿，
他麻痹的手正在摸索！

24

“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
他们都埋在尘土中，
只有我还没有死——
不幸呵，真正不幸！”

25

于是她躺在大街上，
她躺在马足的前面，
用忍耐的目光期待着
“虐政”、“谋杀”和“欺骗”。

26

在她和她的敌人之间，
升起了雾，光，化为形体，
起初细小，微弱，模糊，
象是谷中腾起的雾气：

27

好象云雾遇风而滋长，
变为尖头的巨人飞行，

目光发出不断的电闪，
语言是天空的雷鸣，——

28

这形体也滋长：全身盔甲，
比毒蛇的鳞更光亮，
它的翅膀轻柔得
象太阳下雨点的闪光。

29

远远都能看见，有颗星
象晨星，指引它行去；
它的羽翼洒下的光
有如一片赤红的雨。

30

象风一样轻，它走过了
人的头上——它的步履
这样快，人们都能感到，
但仰望时——却只见空虚。

31

有如花，被五月的脚踏醒，
有如夜的发播出的星，
有如急风唤起的波浪，
它的脚过处，思想便滋生。

32

匍匐的人群在望着——
而“希望”，那恬静的姑娘，
脚踝没入在血泊里，
却走得那样安详；

33

而“虐政”，那可怕的怪物，
一路把死亡不断累积；
有些谋杀者落在后面，
死亡之马和风一样迅急，
马蹄就把他们踏成了泥。

34

人们突然感到了一片

灿烂的云光的流丽，
还听到知觉轻微的苏醒，
终于发出忧和喜的言语：

35

仿佛是愤怒的大地
（是她给了英国人以生命）
感到额角染着儿子的血，
不禁象母亲一样痛心，

36

于是颤栗地把每滴血
（血滴滴淌下了她的脸）
化为不可抗拒的声音，
仿佛英国的心脏在呼喊：

37

“英国人民呵，荣誉底后代，
未写出的历史的英雄，
一个伟大母亲的养子，
是她的希望，又把希望回赠；

38

“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39

“何谓自由？——你们知道了
什么是奴役，呵，太熟悉——
因为这名字已经成为
你们的名字的代替。

40

“奴役就是劳作和获得
工资，刚够天天来维持
四肢的气力，住着茅屋
好随时准备给暴君支使；

41

“因此，你们便是他们的

锄头，铲子，剑和织机，
不管是否情愿，你们
得把暴君保护和养育。

42

“那就是当冬风凛冽时，
看你们的儿女饿着肚子，
他们的母亲也在悲泣——
我说话时，他们正等死。

43

“那就是乞求这种食物：
富人在他的欢宴中
不断地扔给脚前的狗，
而肥狗已经懒得去碰；

44

“那就是让黄金底鬼魂
从劳动盈利，比黄金自己
在古代的专制统治下，
拿到千倍还多的东西。

45

“呵，钞票——不过一纸
伪造的地产契据，
你们怎么以为它抵得
大地的产业的价值？

46

“那就是灵魂被奴役，
那就是对自己的愿望
无法掌握，而变为
别人要你怎样便怎样。

47

“而最后，要是你埋怨，
即使那怨言怯懦、枉然，
暴君的助手们也会
向你的一家抡起皮鞭——
血，象露水，就把青草洒遍。

48

“以后呵，那就是痛切地

渴望复仇，感到必须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你们要是强大，怎会如此？

49

“鸟儿有小巢，可以休息，
假如它们已飞得疲倦；
野兽在林中储有食物，
并不怕空中风雪飞旋。

50

“驴和猪都有个草窠，
它们吃着适当的食品；
万物都有各自的家——
可除了你，英国的人民！

51

“这就是奴役——连野人
或穴居的野兽都不会
有你们这种耐心：自然，
他们何从受这种罪？

52

“你是什么，自由？呵，如果
那活在坟墓里的奴隶
能够答出——暴君们
就会象梦影一般逝去；

53

“你并非象骗子所说，
一个不能持久的幻影，
一种迷信，一个名字，
从声誉之穴传出的回音。

54

“对于工人，你是面包，
是摆着美食的餐桌，
等他每日下工回来，
家庭整洁而且快乐。

55

“对于被践踏的群众，
你是衣服，食粮，炉火，——

噫，在自由的国家里
谁曾见到这样的饥饿，
象我们今日的英国！

56

“对于富人，你是一种克制；
若是他的脚任意践踏
受害者的颈项，你就会
使他好象踩上一条蛇。

57

“你是公理——不为黄金
出卖正义的法律，
象英国那样，——你保护大家，
不论他们地位高低。

58

“你是智慧——自由人知道
他们尽可不受教士的摆布，
不信教士的胡说八道
也不会招惹上帝的愤怒。

59

“你是和平——和暴君不同，
他们为了合起来扑灭
你在高卢的烽火，① 浪费了
我们多少财富和鲜血！

60

“但即使英国的血和汗
河水似地涌流，那又怎样？
自由呵，这只能把你
遮暗，但不能使你灭亡。②

61

“你是爱情——富人也吻过
你的脚，跟随过基督，
他们曾把财富给予自由人，
在险恶的世界只把你追逐。

---

① 指欧洲国王联合干涉法国大革命。

② 意指：法国虽被击败，使君主得以复位，但自由之火并未熄灭。

62

"也有的把家产变为武器，
为了你，攻击财富、战争、欺骗；
本来他们是从这一切自肥，
现在又反身向它们作战。

63

"科学、诗歌和思想，
是你的明灯；是它们
使居于陋室的人心安，
不再想到诅咒命运。

64

"你是一切能使人幸福
和优美的：精神，儒雅，耐心，
呵，让事迹，别让文字
表现你是多么动人。

65

"让无畏而自由的人们
汹涌地往一处聚集，

只要是在英国的土地上，
一片平原，辽阔无际。

66

“头上有蔚蓝的天空，
脚下是你踏过的草坪，
让一切永恒的事物
为这庄严的一举作证。

67

“来吧，让他们来自英国
最遥远的乡村和城镇，
在那儿，人们已为了
自己或别人的不幸
在痛苦的生活中呻吟；

68

“从工厂和牢狱里来吧，
在那儿，老弱和妇孺
已苍白得象行走的死尸，
痛苦得号叫，冻得哀哭——

69

“还从多少生活的角落来吧，
那里，人们和饥寒、和贫困
每一天都在进行搏斗，
终于使心灵沾上毒菌；

70

“最后，也从大厦里来吧，
在那儿，忧惧的低语
在回荡，象是风声
从遥远的地方扬起，

71

“并盘旋在时尚与财富底
宫殿中，使得有些人
对于同胞的辛酸与悲叹
不禁感到颤栗和同情——

72

“呵，生活在苦难中的人，
你们也许感觉，也许看见，

你们的祖国已经被买卖，
鲜血和黄金是她的价钱——

73

“让广大的人群聚集吧，
并且以庄严的辞句
宣告说，你们本来是
上帝的造物，自由、不羁——

74

“愿你们单纯有力的语言
象磨光的剑一样尖利，
让这语言大得象靶子吧，
那它正好把你们荫蔽。

75

“就让暴君们惊叫一声，
把满挂勋章的军队
迅速地在身边散布，
多得象泛滥的海水。

76

“尽管让骑兵进袭，
使死寂的空气好象
充满了车轮的辚辚
和马蹄得得的声响。

77

“尽管让装好的刺刀
闪耀着欲望，一心想要
把尖锋润以英国人的血，
象是饥者在渴望面包。

78

“尽管让骑兵的弯刀
挥舞，旋转，象降落的煞星
想以死亡和眼泪的海
隐蔽天上星火的光明。

79

“但你们屹立，沉静，坚决，
象一片密密沉默的树林，

以交迭的手臂，以容颜，
进行着必胜的战争；

80

“让‘恐慌’以急速的步伐
（它快速得超过骑兵）
在你们镇定的方阵里
飘过：一个被漠视的阴影。

81

“让你们本土的法律，
无论好坏，在你们中间
一视同仁地屹立，
为你们的纠纷作裁判；

82

“呵，那古老英国的律条
虽然老得花白了头，
却是较好时代的孩子；
它那庄严的声音依旧
是你的回声——自由！

83

“无论谁首先破坏了
这神圣的祖国的护卫，
就让他们(绝不会是你们)
承担那必受惩罚的血罪。

84

“而如果暴君竟胆敢
叫他们在你们中间
骑着马冲闯，劈刺，砍杀，
好吧，那就随他们的便。

85

“你们只须插起双臂，
以坚定的目光观看，
没有恐惧，更没有惊讶，
直等他们杀得疲倦。

86

“那他们就会羞愧地
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

而这屠杀所流的血
将赧红地写在他们颊上。

87

“这土地上的每个女人
将要用手指着他们——
他们将不敢在大街上
和他们的朋友候问。

88

“那些身临过战争的
真正勇敢的战士，
将会和自由的人们为友，
而耻于这些卑鄙的伴侣。

89

“那一场屠杀传遍全国，
必然要激发起灵感——
雄辩的、预言的灵感呵，
象远远听到的火山。

90

“而这句话必将成为
击毙‘迫害’的雷声，
要对每颗心、每个头脑，
不断轰鸣——轰鸣——轰鸣：

91

“起来吧，象睡醒的狮子，
你们多得无法制服；
赶快摇落你们的锁链，
象摇落睡时沾身的露——
你们人多：他们是少数。”

1819 年

心 之 灵*

——献给被禁于××修道院的一位高贵
而不幸的女郎爱米丽·维×××

我的歌呵，我担心你会发见
没有多少人了解你的议论，
因为你的立意是如此艰涩；
所以，假如不幸有浅陋的人
碰上了你（事情往往是这般），
他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请别伤心吧，我最后的欢乐！

---

* 雪莱在一八二一年末住在意大利的皮萨，认识了当地圣安娜修道院中的少女爱米丽·维维安妮，她被继母虐待并幽禁于修道院中，雪莱和妻子玛丽访问了她几次，本诗即由此而作。原诗题名 Epipsychidion，意为“灵魂中的灵魂”，或“心之灵”，因为诗人把爱米丽看作精神之美底化身，故尊之为一切心灵之上的心灵。本诗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理想，他所要爱的，是“美底精灵”，也就是自七一至一二九行中所描述的“她”。一三〇行以后，他继续对爱米丽描述这种爱情的性质，以及它和人生一切理想及追求（如将“这乐园大地的草莽开垦”的理想及斗争）的联系。以后，诗人叙述他追求这“崇高的生命”的过程：他以前是在“青春之洞穴”的幻觉中去找她，以后跳出了这洞穴，在广大的世界中去追寻她，终于经过种种错觉和悲伤，找到了爱米丽（太阳，至高理念的象征）。本诗最后的二百余行写出诗人愿与爱米丽逃往的小岛及理想的生活。自然，这写的只是理想，因为实际上，在本诗完篇前，爱米丽即已逃出修道院，与人结婚了。

要告诉他们，他们太愚蠢，
要教他们承认：你唱得动人。

心之灵

美丽的心灵！你是那孤女的姊妹，
她的帝国只剩了名字，使你伤悲；①
我要在内心的庙堂向你奉献
由雕枯的记忆所编起的花环。

被俘的鸟儿呵！你从窄小的笼中
唱出美妙的乐音，仿佛要感动
你的禁闭者，好使他们恶毒的心
(要是还能感于乐音)化为洁净。
我这只歌愿作陪伴你的玫瑰，②
我的夜莺！虽然它的花瓣已经枯萎，
但这枯萎的花却温柔而芬芳，
它没有刺，不会使你的心受伤。

高贵的、以灵为翼的心！你枉然
不断扑击着那无情的铁栏，

---

① 雪莱妻子玛丽早年丧母，故称"孤女"。"她的帝国"指雪莱。"帝国只剩了名字"，而致使爱米丽伤悲起来，这是因为玛丽对雪莱已失去爱情的支配力量了。

② 西方一则寓言说，一只夜莺因爱玫瑰，直至秋天玫瑰枯萎而变为有刺的枯枝时，还不肯离去。

直扑得你辉煌的思想底翅膀
(你凭它在这幽暗的尘世上翱翔)
折断了，而你喘息的、受伤的胸
以珍贵的血染上了无情的牢笼！
我流着无益的泪：血不及它苦，
唉，我宁愿流血，要是这有所帮助！

天庭的使者！你美好得不似凡人，
在那青春的女子容貌下，你包含
一团丰富的光辉、爱情和神性，
呵，你那弱质怎竟又如此丰盛！
你独处于永恒诅咒中的福泽！
在漆黑的人间你隐蔽的灯火！
你云层之上的明月！在死者群中
有生的形体！你风雨上空的星星！
你呵，奇迹，美和惊惧底化身！
你是造化底完美之作，是明镜：
象是太阳给一切带来了光芒，
凡是你照临的都显得辉煌！
呵，连这无力的文字也似电闪，
虽然它触到你只能给你污斑；
我只好请你以清泪(象神赐的露，
它从你灵魂的两扇明窗涌出)
把这忧郁的歌洗净，洗去一切
它所容纳的瞬息之物和错觉；
哭吧，哭到忧伤能变为欢欣，

然后再对歌微笑，使它永生。

我从没有料到，我死前能遇上
如此完美的青春的形象。
爱米丽呵，我爱你；尽管这世界
将以污龊之名把这爱情隔绝，
借以保持其自身的卑鄙。呵，但愿
我是你的亲兄！或者再婚一遍，
就使我的妻的名义也加于你，①
让永恒底两条光融汇在一起！
但即使前者果真，后者合法，
这些珍贵的名目也不能描画
我是多么命中注定了属于你。
不，不是属于你：我们本是一体！

美丽的明灯呵！我的飞蛾般的诗灵
已烧毁了翅膀；否则，就让年青的爱情
象垂死的天鹅一样，把你的一切
唱给灰色的时间吧。你多么纯净无邪；
幸福本该归于你，再由你的手播散！
你可不就是充满秘密欢乐的井泉，
它幽秘得象融化喧嚣和幽暗的
一片优美的乐音和光辉？你岂不正是
运转的天宇中的一颗星，独自静止？

① 这里原文是："或者，但愿我的心借予另一人（指雪莱妻）的名姓能够成为她和你之间的姊妹联系。"

岂非愁颜中的微笑？喧哗声中的
温柔的语言？你岂非可爱的光明？
一个避难的港湾、桃源和仙境？
岂非一只琵琶，爱情教人把它弹弄，
于是它发出的乐音使风暴平静，
又使痴情的悲哀宁息？你可不就是
埋藏的珍宝？长存的欢乐之情思
所出生的摇篮？或悲伤底坟墓，被紫堇
所覆盖？我曾经在幻想之邦去找寻
象你的人——但我只看到了我的优柔。

她在坎坷的生之路途上和我邂逅，
并领我向甜蜜的死亡走去，象白日
引导黑夜，春天引导冬天，飞驰的
希望引导忧伤，去找光明、生命
与平静。① 呵，一只羚羊腾跃在半空
也没有这般轻灵：神圣的生命之光
颤动地流过她的四肢，有如月亮
在夜雾的包围下散发一轮光晕，
独自运行在六月平静的天空：
优美绝世，周围是灿烂的星体

① 这一整句话的意思似乎是：我在幽暗的生活中看到了对我是陌生的"美"（"她"显然并不指任何具体的人，只是美底理念而已），她领我走向死亡，有如白日领黑夜走向光明、春天领冬天走向生命、希望领忧伤走向平静一样。这是"甜蜜的死亡"，因为真实而美好的生活一旦开始，就意味着幽暗生活的终结。本诗后面很多地方谈到的死亡，多是指这个意思。

放射光明。她的嘴唇象充满甘露的
玉簪花，从那儿滴下晶莹的音波，
热情得令人恍惚，又甜蜜得
象人出神时所听到的天宇的乐声。
星星的精灵就在她双目的柔光中
舞蹈，这光辉呵，只要心灵有电闪，
就自那深处跃出——深得很难
用思想或感官的测锤来测量。
她生命的光华从那儿发出，碰上
死寂而冰冷的空气，就把爱、光、动、
结合而成的温暖而透明的形影
送到世间了：其中有强烈的性灵
向外散发，无所不入而又恬静；
她波动的线条在流动中融化，
那不断循环的血液在她的面颊
和指尖上泛着红润，（血在悸动，
好象在白云所铺絮的天空中
晨曦的殷红的脉搏不断抖颤）
这形影不断地在空中扩展，
终至完全消失，融进了普在的美，
两者合而不分，渗入万物的精髓，
拥抱并且充满了这个凡尘。
一片温香好象是从她的衣裙
和她的散发飘下；她灵活的动作
有时使她的一束发髻松落，
于是缕缕芬芳便随风掠过；

触到它，心灵会感到稀有的馨香，
这是感官所难体会的；它象太阳
晒热的露，直溶进冰清的蓓蕾胸中。
你看她站在那儿！是人的外形，
饱含着爱情、生命、光辉、神性、
和活力（这活力只能变迁，而不死亡）。
她是永恒底一种光辉的形象，
是一个金色的梦影，是从金星
降落的仙子，是那永恒的爱之象征——
月亮的映影（就由于月亮的运行，
生命的死寂的海才能波动）；
她是春天、青春和早晨的隐喻；
她象四月的化身，以微笑和泪滴
警告冰霜把它那解剖刀埋进
夏季底坟墓里。

呵，苦恼的人！

我竟在做什么？还要攀到多高？
我怎能下来而不跌死？我也知道，
爱情对万物一视同仁；我听过
我自己的心就曾把这真理解说：
别轻视那泥土中蛆虫的精灵吧，
在爱与崇敬时，它也和上帝交融。

伴侣！姊妹！天使！我命运的向导！①

① 指爱米丽。

这命运一直如此不幸，噢！我知道，
我爱你已太迟，又崇拜得太急骤！
因为呵，我的精灵本该在永恒之域，
在此生前，就膜拜你的精灵——
那神圣国度中的神圣的生命；
不然，就该在这世上傍近你而行，
从你诞生起，就作你实体的映影；
而不象如今这样：我爱你；是的，
我感到我的心灵之泉从此封闭，
既然它那泪水能给你欣慰，
我要为你而保持它晶洁的光辉。
我们呵，——我们岂不正象是音谐，
虽然彼此不同，却合成一种音乐？
不同，但不是不调和，正好凑成
美的乐音，一切精灵会对它颤动，
有如树叶颤动在不断的微风里。

你的智慧在我心中，叫我敢于
到那跌碎多少高贵心灵的山头
去设置灯塔。① 呵，我从来没持有
一般人所抱的信条：我不认为
每人只该从人世中找出一位
情人或友伴，而其余的尽管美丽
和智慧，也该被冷落和忘记——

① 这里是象征的说法，“灯塔”当指真理底灯塔。

这就是今日的道德规范，它成了
许多可怜的奴隶所走的轨道：
他们在世俗的通衢，以疲倦的脚步
直走向死人堆中的家——坟墓，
总曳着一个友伴，甚至是一个仇人，
看呵，这旅途多漫长，又多么阴沉！

真正的爱情不同于黄金和泥土，
它不怕分给别人，越给越丰富。
爱情象是理智，照临的真理愈多，
就愈辉煌；它也象是你的光波，
呵，想象！因为你从地面和天空，
并且从人的幻想深处放出光明，
有如千万个棱镜，使宇宙充满
灿烂的光辉，象万发日光的箭
把你的电闪反射出来，杀死了
“错误”那蛆虫。噫，这生存多么狭小：
假如用心只爱、用脑子只思索、
生命只消磨于、精神尽力在雕塑
一个物象，一个形体，于是给爱情
建立了永远埋葬它的墓陵。

心灵不同于它的物象，有若
幸福之于悲惨，善之于恶，
高贵之于卑贱，或晶莹而持久的
事物之于不洁而脆弱的东西。

假如你把痛苦和渣滓分予别人，
它越分越少，终至于完全散尽；
但若是分散爱情、思想、快乐，
那岂非越分越多，每一份都超过
整体？只要是多一份可以给人，
那就不知能增加多少欢欣，
减少若干痛苦！圣哲们都是从
这一真理汲取了希望底光明，
它虽不被世俗珍视，但是有些人
却把它奉为生存底金科玉律：
这些人觉得：现世有如荒芜的
花园，他们要为未来而斗争，
好将这乐园大地的草莽开垦。

以往，我的精灵在梦幻的游荡中
常常遇见一个崇高的生命，①
她出现在我金色的青春之晨的
明空中，在仙岛上晴和的草地，
在魔魅的山峦间，在神仙所居的
岩洞里，又在奇异的梦所消失的
空气的波纹中，她就轻轻踩过
它那颤动的波纹；啊，她和我
在幻想的岸沿，在一个海岬的
灰岩嘴下相遇了，但她全身闪耀，
使我无法看清。在孤寂中，我听见

① 这一整节诗描述诗人在少年时如何在脑中构成了美底精灵的概念。

她的声音来自低语的林间，
来自泉水，来自花朵的芳郁
（这花朵象人的嘴唇，在睡梦里，
还呓语着那催它入梦的爱吻，
空气听到的只是“她”，也为之昏沉），
来自微风，无论高吟或低语，
来自每片流云的雨，来自夏季的
鸟的歌唱，来自一切声音和寂静。
她出现在古诗和传奇的故事中，
在形、声、色中；——哪儿的风暴沉寂，
使残破的“现在”不再窒息“过去”，
哪儿便有她；她在最好的哲学中，
能使这冰冷的地狱——人生，
成为火的殉道一样光辉的宿命；
那真理的乐音就是她的精神。——

于是，从梦幻的青春之洞穴
我跳了出来，象穿着火翼的鞋，①
朝我的目标，朝我唯一的愿望
奔去；象昏眩的灯蛾，我的飞翔
是黄昏时分一片枯叶的飞腾，
因为我要往金星落处的天空
去求灿烂的死，② 去找那火的墓陵，

① 在希腊神话中，神的使者赫尔墨斯是穿着有羽翼的鞋而飞行的。诗人此处所谓火翼，似指热情之羽翼。

② 与精神的美（远居于思想高空中的美）拥抱，即意味现世丑恶生活的死亡。

好似飞蛾扑往世间的一盏灯。——
可是对她，祈祷、眼泪有什么用？
她去了，象翱翔星座上的神灵
扑着火焰之翼加速地飞去，
没入人生阴森的圆锥阴影里。①
剩下了我，为巨大的丧失而惊惶，
我竟要一直追随她，也不管道上
坟墓在张口，等待着吞没幽灵。
而这时，一个声音说："呵，痴心的人！
你所追寻的幻影就在你身旁。"
我问"在哪儿？"——世界也发出回响：
"在哪儿？"在这种死寂和绝望里，
我询问每阵吹过我悲凄之楼的
无言的风，问它可知道那幻影
飞到哪儿，那我心中的魂灵；
我不断念着一些名字和符咒，
希望能将命运的煞神制住。
但无论咒语或祈祷，都不能驱逐
那隐蔽她的黑暗，也不能消除
混沌中的这一世界；②我和我的所思
（她就是主宰这一思域的神祇，
这儿充满了崇拜她的思想）；
因此，我便走去，怀着恐惧和希望，
每种优美的感情都奄奄待毙，

① 人居于地球与月球之间所构成的圆锥形的阴影里。

② "这一世界"指"我"，此处把人的内心比作一个小世界。

支持我的只有“期望”底呼吸，
就这样走进了生命底冬林中，
和其中的错误作着枉然的斗争；
在疲惫或匆忙的时候，也跌一跤，
有时候，又被别的形影所困扰；
我只想从林中那无知的人群
找出一个形似她的丽人，
谁知道？她也许就在那儿寄隐。
呵，在那儿，有一个，①发着靡靡之音，
她坐在井边，在蓝色的龙葵②荫下；
她那虚伪的嘴唇象幽香的花，
她的触摸象热毒的电，她的顾盼
发出了灼入我骨髓的火焰，
从她玫瑰色的面颊和胸脯
飘来诱惑的香气，象毒汁刺入
我青绿的深心，并且留在心房；
又象是白发覆盖在年青的额上，
这一切呵，以过早的时间底荒墟
积压在我未开放的青春的心里。

在很多人形中，我曾轻率地找寻

① “一个”原文是字头大写的One，似语意双关，既指诗人看到了一个人（她），又指他所看到的不是她，而是美底本体，是柏拉图哲学中的“一”。这含义在译文中是看不出来了。从这一整节诗看，自然，这个“她”证明诗人是找错了爱底对象。“她”指何人，不悉。

② 龙葵是麻醉而有毒的植物，在英国文学中有时用作荡妇的象征。

我念念不忘的偶象的幻影。
有些是美的——但美很快地逝去，
有些是智慧的——但甜言将人背弃；
只有一个人真心①——但不是对我。
于是，象被追袭的鹿，不能逃脱，
我疲弱、受伤、喘息，却反身站定，
对我的思想怒目而视。日子寒冷
而颤抖，似在怜悯我的挣扎和痛苦。
这时呵，象日午的光霞，突然闪出
我的救星。②一个人站在我的途中，
有如我所梦见的光辉的倩影；
她象天空的明月，盈亏变化
都由于永明的太阳的光华；
呵，冰洁的月亮，灿烂之星群的
皇后，凡受你照临的都变为美丽，
你运行的神龛，充满了柔情
而冰冷的火焰，万变而又有恒，
只照耀而不发热。她年青，美丽，
好似下降的月神，把我荫蔽，
又好似月光笼罩着夜的幽暗，
使我恬静的心灵底天地间
一片光辉；有如轻风载着云雾，

① 所指何人，不悉。一说或指最早与诗人解除婚约的格鲁夫小姐。

② 指玛丽，自此至本节终都是谈及她的，并把她比作月亮。雪莱在最后四年中，感到与玛丽的结婚生活不够满意，由"冰洁的月亮"的比喻也可以看出。

她领我去到荒原的一个洞窟，
并在我身边坐下，她低垂的面庞
照耀着我的睡眠，好似月亮
在恩狄米安① 的头上盈而又亏。
于是，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在安睡，
我的整个生命有时暗，有时明，
一如夏季海洋上月亮的映影，
全看她是对我皱眉，还是微笑；
就这样，我在一张床上卧倒了，
孤独，凄凉，既不死也不生，——
因为她给唤来了死亡和生命，
"生"和"死"忘了彼此经常的敌意，
却装扮成为双生的姊弟，
(是弃绝母体的游离的希望)，
他们没有翅膀，穿过洞窟飞翔，
并叫道："去吧，他不是和我们同道。"
我哭了；尽管这是个梦，我哭了。

以后，又是怎样的风暴搅动着②
我睡眠之海！它遮住明月，仿佛
在月蚀期间，月亮在暗淡、萎缩。
呵，我的心象一片没灯火的海涛，
又是谁引起了那一时的风暴！

---

① 希腊神话，恩狄米安是一牧童，为月神狄安娜所恋；月神使他长睡，好静静欣赏他的美。

② "风暴"指诗人第一个妻子海瑞特·威斯特布鲁克的自杀。

而当她，那一刻的星辰，沉落了，
怎样的冰霜覆上那一片海洋，
直到我整个生命的起伏的波浪
埋进冰冷的死亡，全被冻结——
以后又是怎样的地震使它开裂！
而皎洁的月亮一直照耀它：
但这些不必提了；恐怕每句话
都会把弱者的眼泪勾引出。
可是，为我欣幸吧，别为我哀哭！

我终于挨过了耻辱和悲伤
在幽林中找到我寻求的幻象；
她一举一动都闪出晨曦的光
掠过冬日的荆棘的荒原上，
生命从她所在的地方发散，
流过灰色的大地，杈桠的枝干；
因此，她的道路似锦，她的头上
开满鲜花，温柔得象初恋的思想；
从她的呼吸流出优美的音调
象光，所有其余声音都充满了
这乐音的安恬的小小的精灵，
连狂暴的风也在四周倏然停顿；
沁人心肺的温香从她的发间流下，
流入严寒的空气，把寒冷融化；
呵，温柔得象太阳化身（假如阳光
能变为爱情），她的光辉的形象

飘进了我睡卧的洞窟，并在招呼
我的精灵，于是这梦寐的泥土
便为世间梦寐的真实所扬起，
象火扬起了烟；我处在她的美的
光辉之中了，感到我的长夜已尽，
晨曦给我注入了生气勃勃的光明：
哦，我知道，这正是我多年违别的
被隐蔽的幻象，这正是爱米丽！

姊妹天体① 呵，你们照明了这被动的
地球，这爱底世界，这"我"；你们唤起了
大地的花与果实，并且将磁力
注入它的中心，扬起了它的波涛
和云雾，又凭永恒的法则引导
每阵风或每一次海潮去找寻
它适当的云彩，它归依的岩洞；
你们使风暴平静，寂然睡进了
那使它出生的岩穴；你们引导
驾虹的雨雾没入幽香的树荫；
而且，象那日月交织的光，从天庭
洒下来，以温柔的睡眠和辉煌
裹住漫游的地球，象给穿上衣裳，
它们繁复的力量交融在一起，
和谐中有变化，都为了同一目的，——

① 指日和月，亦即爱米丽和玛丽。

同样，荣耀的支配者呵，你们轮流
日以继夜地支配我生命之星球！
一个并不轻视转借来的光，①
另一个也不肯遮暗较远的光；②
从春季起，直到涸竭的秋天，
你们照耀过三个季节的幽暗；
请照耀它吧，照它进入冬之坟墓，
它也许转化为更灿烂的花簇。
还有你，呵，美丽而强烈的殒星！③
你吸引过这脆弱的世界④的心
趋近于你的；终于，那引致爱与恨
不断更替的痉挛毁了你的心，
你的心误入迷途，碎为两半；⑤
噢，请再游到我们蔚蓝的中天！
会有爱情的金星伴着你回转；
太阳将从瓮中倾出金色的火焰
来喂养你，月亮将遮起她的角，
好让你露出你最后的微笑；
晨昏将以芬芳的呼吸，光和暗影，
来膜拜你，有如生与死之星

---

① 此处意谓：爱米丽(太阳)不轻视玛丽(月亮)，虽然月亮的光辉是从太阳转借来的。

② 此处意谓：月亮(玛丽)虽然更接近地球(雪莱)，但并不拦挡太阳的光辉(爱米丽)。

③ 殒星指自杀的海瑞特。

④ “脆弱的世界”指雪莱。

⑤ 海瑞特在与雪莱分居后和自杀前，生活一度堕落。

被那不驯的姊妹"恐惧"与"希望"
所膜拜一样——是的，此刻，在这心上，
正摆着她们的祭品，——但对于你，
这神圣的祭礼应该以大地
作为它的祭坛。
　　　　　我的女郎，①
别轻蔑这思想之花吧，它才放
便已雕残；但是，从这花心深处
将有象乐园果树一样的植物
滋生和结果；这果实呵，因为受到
你的明眸的照耀而更为美好。

就要有一天，你我将悠然远行。
你仍将象修女一样来纠正
我那不洁的人性的一面，
但你却将和我的深刻、庄严
而不朽的因素(不，不是我的，
而是我)结合，象新娘，承受和给予
欢乐。那时刻就来了，命宿的星
已经升起，就要照见你的囚室已空。
墙壁虽然高，门虽然牢固，守卫
虽然森严，但真正的爱情怎能被
墙壁所幽禁？它能突破一切樊篱，
有如电闪，将以不可见的威力

① 指爱米丽。

冲出它的牢笼；它象天风的浮荡，
你用手握住也是枉然；又象死亡，
它驾驭着思想底车驾，能穿越一切
庙堂，楼塔，宫廷，队伍的行列；
但爱情比死、比那一切更有力量！
因为它能突破死底墓屋，能解放
那痛苦中的心，那被束的肉身，
那拘于泥土和混沌中的灵魂。

爱米丽呵，

现在，一只船正泊靠在港口，
一阵风正在海屿上空飘流；
在蔚蓝的海上有一条路径，
那条路还从来没有船只航行；
在平静的海岛边，翠鸟在孵卵，
莫测的海洋已放弃了它的凶险，
快乐的舟子们自由而无虑：
我心灵的姊妹，你可要和我驶去？
我们的船象一只海鹅，可以飞往
那迢遥的伊甸，那紫色的东方；
我们将坐在她的双翼间，看日夜，
风雨，晴和，不断地更替交接，——
就让这一切，在辽阔的海上
引导我们吧，让我们悄然飞翔。
那是希腊天空下的一个海岛，
它优美得象是乐园的一角，
因为它的港湾危险，不易停泊，

这片土地本该是荒芜而寂寞，
幸而有土生的居民，他们从
乐园般灿烂而纯净的空气中
吸取了辉煌的古代的精神，
因而活跃、天真、勇敢而单纯。
蓝色的爱琴海环绕这理想的家，
海的声、光和泡沫永远在变化，
它不断吻着细沙和古老的岩洞；
而沿海游荡着的阵阵的风
都随着起伏的海潮而起伏，
还有密密的丛林，禽兽在那儿居住；
还有泉水，池沼，潺潺的小河，
那水和纯净的钻石一样清澈，
又似早晨的空气一样清新；在远处，
由山羊和鹿所踏出的青苔路
（乡间的牧童每年只行走一次）
没入林荫，岩洞，和由常春藤枝
所搭的洞府，其中有瀑布照明，
喧腾的水声伴着歌唱的夜莺；
啊，一切隅落都充满甜蜜的音响；
柠檬花的香郁重压着海岛上
澄彻的空气，香味迷离而飘忽，
象是携带隐隐风雨的云雾，
落在眼皮上，又象轻柔的睡眠；
在青苔地，一片紫罗兰的黄水仙
在窥探，并把它们的香刺进头脑，

那美妙的刺痛几欲令人昏倒。
每种颤动，光线，声音和香气
都与那灵魂中的灵魂所发的
深邃的乐音相和谐——好象是
生前梦境的回声。那海岛就居于
天空、大地、气层和海水之间，
象悬在透明的平静中的摇篮，
一任空气的柔和而澄碧的海洋
把它冲洗，它象晓星一样明亮。
那真是个福地呵。无论饥荒，虫灾，
瘟疫，战争或地震，从未降落在
它的山脊上。而盲目的恶鹰，
它们总是命定往更远处飞行；
生翼的风暴把狂吼的赞歌
总唱在别处，使一角蔚蓝的晴和
留在这岛上，或者就哭出甘露，
使岛上的田野和丛林得以保住
它们那碧绿的、金色的不朽。
缕缕透明的水气，灿烂而温柔，
从海上升起，又从天空降落，
这形成了雾层，每层都藏着欢乐，
只等太阳、月亮或轻风给揭开，
于是这岛屿的美姿和娇态
就会象赤裸的新娘，赫然呈现，
越是娇羞和颤抖，越令人爱怜；
可是，在这美岛的心中，也并不少

一颗象灯火的灵魂隐隐地燃烧，
它是永恒之一粒，它展示了
永恒底微笑，你能感到这微笑
在那苍老的岩石、树林和碧波上，
你感到它在这一切之间荡漾。
不过，这山野中最奇丽的一景
是一所孤立的房舍，连岛民
也不知是谁所建、怎样建造的；
它不是堡寨，但却高于周围的
树林；想必是某个智慧的岛君
在世界初始，当人类还没有发明
罪恶以前，为了游乐而建立的；
它必是那个纯朴时代的珍奇，
为各岛所盛赞的一所华屋，
只有国王的内眷才能居住。
如今，这古迹不象是由人所建立，
倒仿佛是泰坦① 使它先在地底
具有雏形，然后从山石中生出，
于是它成了高大而明亮的洞府；
如今，它上面一切古代的浮雕
和史实的刻绘，都已不见了，
在墙壁上，只有常春藤和野蔓
把枝叶盘结了一圈又一圈；
寄生的花朵以露水的明珠

① 希腊神话，泰坦是一群强有力的神。

照耀着幽暗的洞；当花儿枯雕，
从这冬之帐幕就漏下一角天空，
带着片片月光，或星斗的晶莹，
或白日恬静而强烈的光亮，
在大理石地面拼出斑驳的花样。
无论日夜，从那亭台和楼顶来看，
大地和海洋象彼此拥抱而眠，
并且在梦着波浪，花朵，云彩，树丛，
岩石，以及我们从它们的微笑中
所能看到的、并唤作现实的事物。

这个岛和房舍是我的，我宣布
你就是领有那山野的女郎。
在那儿，我已经修好了住房，
使它面向东方金色的天空，
并且高齐海空中流动的清风。
我已运去了书、乐器、和一切
可以怡情的东西，使精神愉悦
(崇高的精神岂非就凭它们
从摇篮中唤醒“未来”，从墓门
唤出“过去”，并使“现在”永远保持
那只在永恒中沉睡、而不会死的
思想与欢乐？)。让我们满足于
这朴素的生活吧；高贵的乐趣
绝不需要那无益的努力“奢侈”
来破坏它爱的景色；也就因此，

自然和自然之子仍旧喜爱山居。
斑鸠仍旧在常春藤的枝叶里
唱她的恋歌，夜枭仍旧绕着黄昏的
钟楼而飞翔，初生的星星透过
蝙蝠的向晚的疾舞而闪烁。
还有花斑鹿会卧在我们门前，
在清幽的月光下安详地睡眠，
它们的呼吸流入迂缓的静夜。
让我们一生在这儿吧；而当岁月
以它的许多时刻，象枯萎的叶子，
堆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会象是
这天宇的明光，这仙岛的灵魂，
让我们也自觉的，合一而不可分。
但此刻，在这蔚蓝的希腊天空下，
我们尽可同起同坐，享受闲暇，
或者在草地上漫游，或者攀登
那翠绿的山，看蔚蓝的天穹斜身
以最轻柔的风吻着它的所恋；
或者我们就徘徊在碎石的海边，
看海波吻着它，又急又轻柔，
而它多么狂喜地闪耀和颤抖！
在幸福底恬静的怀抱中，我们就
拥有一切，又被其中的一切所拥有；
我们也拥有彼此，无论爱与生活，
都是一体。或者在日午，我们也可
去到古老的岩洞，在那儿，仿佛

月光还在安睡，白日无法漏过；
啊，这岂不正是隐蔽我们的幕帷？
浓得象夜，让你真纯的光安睡；
睡吧，它对疲倦的爱情是爽人的
甘露，又是滴在热吻上的雨滴。
我们还将谈心，直到思想的乐音
优美得难以吐露，随语言而消隐，
却出现在神态上，把动人的情调
投入无言的心中，使静寂显得美妙。
我们的呼吸将交融，我们的心胸
互相靠紧，我们的脉搏一起跳动；
我们的嘴唇将以无言的激情
遮暗了燃烧在它们之间的灵魂；
在我们生命内部沸腾的源泉，
啊，那最隐秘的生命的源泉，
将为热情的灿烂的光所激起，
有如山溪遇到朝霞。我们将同一，
使两个躯体含有一种精神，——
噢，为什么是两个？该是一种热情
在一对心中，它滋生又滋生，
直到象光焰扩大的两颗流星，
两个充满热情的生命一旦碰到，
便变化，同一，融合，但仍旧燃烧，
永不熄灭：他们将从彼此的生命
得到滋养，因为这生命如此光明，
象是灿烂、纯净而轻盈的火焰，

岂能以劣品为食粮？它们面向天，
永不逝去：它们是怀有同一希望的
两个意志，是一个意志在两颗心底，
一个生，一个死，一个地狱或天庭，
一个永恒，一个寂灭。唉，不幸的人！
这诗呵，我的灵魂原想凭它而飞进
爱之宇宙的稀薄的高空，
谁知它的火翼反而被铅链缠绕——
哦，我喘息，我沉落，我颤抖，我完了！

无力的诗句，去吧，对你们的主人①
跪下来说："我们主宰着你的奴隶，②
不知你要我们和他做些什么？"
然后把你们的姊妹③唤出寂灭之洞，
一起高唱："爱情的痛苦也似甘蜜，
它的报酬须在华严界里获得——
那一界呵，要是不能在这儿建立，
必在坟墓的那边。"所以，等我离去，
愿你们生存，并且掠过人的心，
快去见玛琳娜、凡娜、普利玛等人，④
嘱咐他们彼此相爱，祝他们快乐：

① 指爱米丽。

② "奴隶"指诗人自己。

③ 指类似但丁和彼特拉克等诗人所写的恋诗。

④ "玛琳娜"指诗人之妻玛丽，"凡娜""普利玛"指诗人之友爱德华·威廉斯夫妇。

叫他们要离开那谬误而责人的一群，
到我这儿来做客吧：我属于爱神。

1821年2月

阿　童　尼

——一首哀歌，哀悼《恩狄米安》及《海披里安》
等诗的作者约翰·济慈之死

前　记

我想在这首诗的伦敦版本上附带谈论一下，本诗所哀悼的诗人有权利居于我们时代的最高天才作家之列。大家知道，我不赞同他的几篇早期作品所依据的狭窄的美学原则，这至少证明了我不是偏袒的论客。我认为《海披里安》的片断是不逊于本世纪任何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的。

约翰·济慈因患肺病死在罗马，时为一八二一年一月一日，享年二十四岁；他葬在该城新教徒的幽雅而僻静的墓地，在西斯蒂阿斯墓陵的金字塔下，周围是古罗马角斗场的巍峨高墙和楼塔，但如今已经荒凉倾圮了。这墓园是在废墟间的一片空地上，冬天则长满了紫罗兰和雏菊。想到能埋葬在这种幽雅的地方，人们会觉得死也是很值得向往的。

我这篇不成样的诗所追忆和哀悼的人，他的天性既美丽而又脆弱；当然，在毒虫蔓生的地方，何怪乎年轻的花朵未放苞而即雕残？《每季评论》对他的《恩狄米安》的粗暴批评，在他敏感的心灵上造成最强烈的印象；由此而生的激动使肺叶的血管崩裂

了；肺病很快地发作起来，这种无理的损伤连此后较公正的批评家们对他的真实而伟大的才能所作的赞许也无法挽救了。

有理由认为，那些卑鄙的人们简直不知道他们在作什么。他们肆意诋毁和诽谤，不管他们的毒箭是落在久经战斗的坚韧的心灵上呢，还是落在一颗象济慈那样弱质的心灵上。据我所知，他们那伙人中有一个是极其卑鄙的、无所忌惮的诽谤家。至于《恩狄米安》，不论这首诗有怎样的缺点，难道那些人们能以不同程度的自满和奉承，把什么“巴里斯”，什么“女人”，什么“叙利亚的故事”，洛凡努夫人，巴瑞特先生，华尔特·培因先生以及一长列不知名的大人先生们都拿来歌颂的时候，有权利来对它表示轻蔑吗？岂不就是这些人，凭他们那种利欲熏心的天性，认为密尔曼牧师和拜伦爵士是同等的吗？他们在这儿岂不等于是吞了那许多骆驼之后，在应付蚊蚋吗？哪个最无耻的文妓竟无耻到对不贞的妇人投石？可怜的家伙！你呵，最卑鄙的，你无理地摧毁了上帝最高贵的造物之一。你是个杀人的凶手，即使说你用的只是舌剑，而非真剑，这也减不了你的罪恶。

关于可怜的济慈的临终情况，直到这篇哀歌行将印行的时候我才知道。据说，他敏感的心灵除了被《恩狄米安》的评论刺伤而外，还有一种知恩不报的痛苦感觉在折磨着他；这可怜的人仿佛是被人们从生命的舞台上喝走了，这些人不只包括不了解他的天才的展望的人们，也包括白受了他的物质与精神照顾的人们。他是在赛温先生的陪同下去到罗马的，卧病临终时也是由他服侍；这位赛温先生是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我听说他“勤劳不倦地服侍他垂死的友人，甚至不惜冒生命之险，并且不顾自己的前途。”要是我在写完这首诗前就已知道这些情况，我必添上几句赞扬，尽管我的赞扬是无力的，因为，这位

忠厚的人将在回忆他的行为动机时，找到要比我的赞扬持久得多的慰安。赛温先生尽可不必从“制成梦的材料”取得报酬。他的行为成了他未来事业的光辉的预兆，——但愿他的著名友人的不朽精神不断鼓舞着他的笔触，并协助他的名字向“寂灭”抗争吧！

1

我为阿童尼① 哭泣——他已经死了！
噢，为他哭泣吧！虽然我们的泪珠
融解不了那冻结他秀额的冰霜！
而你，忧郁的时刻，却被岁月挑出
来承担我们的损失；请向你的同辈②
传授你的悲哀吧：你该说：“阿童尼
是和我一同死的；要是‘未来’不敢
遗忘‘过去’，他的命运和名声必是
一线光明，一种回音，增添到永恒里！”

2

伟大的母亲阿，那时你在哪里，
当你的儿子倒下，为暗中飞来的箭③

---

① 希腊神话，阿童尼是库克罗普斯王的儿子，为美神阿佛洛狄忒(即维纳斯)所爱，但为野猪咬伤身死。诗中以阿童尼比济慈。

② 同辈，指“忧郁的时刻”的同辈，即其他时刻，或未来。

③ “暗中飞来的箭”隐指这一事实，即：济慈是被一篇匿名的批评所伤害的。

所射穿？呵，当阿童尼逝去的时候，
可怜的乌剌尼亚① 在哪儿？她正闭眼
坐在天国里，而在回音② 的缭绕中，
她听到有个回音以轻柔的颤栗
重新唤起了一切消逝的乐音；
他正是以此美化死亡底侵袭，
有如坟头的花掩盖下面的尸体。

3

噢，为阿童尼哭泣吧——他已经死了！
醒来，忧伤的母亲，快醒来哀恸！
但又有什么用？还是把你的热泪
在火热的眼窝烘干，让你嚎啕的心
象他的心一样，默默无怨地安息；
因为他死了，已去到一切美好事物
所去的地方；噢，别以为那贪恋的阴间
还会把他向人生的地界交出；
死亡正饕餮他的静默，讥笑我们的哀哭。

4

最感人的哀悼者呵，再哭一哭吧！

---

① 乌剌尼亚是九缪斯（诗底女神）之一。乌剌尼亚·阿佛洛狄忒是精神之爱的主宰者，阿童尼即其子。

② 指阿童尼的歌声的回音。

再哀悼一下，乌剌尼亚！——他① 死了！
他，一节不朽的乐章的创造者，
目盲，衰老，孤独，一任他祖国的荣耀
被教士、奴才和自由底扼杀者
以淫欲和血所奉祀的种种邪恶
践踏和污蔑；他去了，去到死之深渊
无所畏惧；但他那光明的魂魄
仍高悬人间；他是光辉之子的第三个。②

5

最感人的哀悼者，再哭一哭吧！③
不是每人都敢攀登那光辉的位置；
凡是能在时间底暗夜里自满的人
有福了，因为，虽然太阳已经消逝，
他们的烛光却在燃烧；另有一些
崇高的人，被人或神的嫉妒的愤怒
所击倒，在灿烂的盛年归于寂灭；
更有的还活下去，跋涉着荆棘之途，
任劳任怨，走向美名底恬静的居处。

---

① 指英国诗人弥尔顿。在王政复辟期间，他开始写作《失乐园》等诗篇；"教士、奴才和自由底扼杀者"指复辟后查理二世的宫廷。

② 雪莱认为，史诗诗人第一为荷马，第二为但丁，第三是弥尔顿（见《诗辩》）。

③ 这一节论述三种诗人。第一种是小诗人，在伟大的诗人（太阳）沉没后，满足于以烛光照耀人世；第二种诗人即如济慈者，早年夭折；第三种诗人似指拜伦。

6

而今，你最年轻、最珍爱的儿子死了——
他是你寡居时①的养子，他好象
悲哀的少女所珍爱的苍白的花，
是被真情的泪，而非露水所滋养；②
最感人的哀悼者呵，再哭一哭！
你最后的、最可爱的希望已成泡影；
他是一朵鲜花，花瓣还没有张开
便受到寒气，没有结实而丧了命；
百合被摧折了——风暴也归于平静。

7

他已去到高贵的都城，在那儿③
庄严的死神正主持他的宫廷
在美与雕残中。他以最纯净的呼吸
换得了一个万古流芳者的墓茔。
快来哭吧，趁他的躯体还美好地
躺在意大利的蔚蓝的天空下面，
静静地，仿佛凝结的露水在安睡，

---

① 指诗坛衰落之时。

② 见济慈的叙事诗《伊莎贝拉》，其中伊莎贝拉以泪灌溉花朵（泥土下面埋着她的恋人的头）。

③ 指罗马，济慈葬于罗马城郊的古迹荒墟中（美与雕残中）。

别唤醒他呵！他定是抛下一切忧烦，
正享受他那一份深沉而静谧的安恬。

8

他不会醒来了，噢，永不再醒了！
在那朦胧的尸房中，迅速地铺下
苍白的死之阴影，而在门口
隐身的“腐烂”正窥伺，等着引导他
最后一步抵达她幽暗的住所；
女魔“饥饿”在坐待，但“怜悯”和“敬畏”
消减了她的欲火；除非无常和黑暗
把死之帷幕拉下，遮住他安睡，
否则，她怎敢把如此美貌的俘虏撕毁？

9

噢，为阿童尼哭泣吧！——灿烂的梦，①
以热情为羽翼的思想底使者，
这些是他的牧群，在他年轻心灵的
蓬勃的泉水边得到喂养，并获得
爱情，他那心灵的乐音；但如今
已不再在激动的头脑之间漫游；
她们在出生地萎缩，尽围着变冷的心

① 从这一节到第十三节，叙述济慈生时所有的诗思和梦幻、以及他的“欲望”“信念”“忧伤”和“欢乐”等都来哀悼他。

自叹命苦，因为在甜蜜的诞生之痛后，
她们不再获得力量，永远失去家的温柔。

10

有一个梦还紧抱住他冰冷的头，
并用月光的羽翼不断搧他，叫道：
"我们的爱情、希望、悲伤，并没有死；
看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睛的睫毛
正挑起一滴泪，象睡花瓣上的露珠，
这必是哪个梦在他脑中留下的。"
呵，天堂倾圮了的不幸的天使！①
她岂知那正是她自己的泪；她终于
消逝了，象哭干泪雨的云，不留痕迹。

11

另一个梦以一杯晶莹的露水
洗涤他的四肢，象在敷洒香膏；
又一个梦剪下她蓬松的卷发
编织为花环，给他在头上戴好，
花环闪着冻结的泪，而不是真珠；
还有一个梦过份悲伤，立意折断
她的弓和箭，仿佛要以这较轻的

① 指济慈脑中的梦幻；济慈已死，他的"梦"所以无家可归，成了"天堂倾圮了的天使"，并且终于"消逝了"。

损失，噎住她的哀伤；又为了减缓
那箭上的火，就把箭放在他的冰颊边。

12

有一个辉煌的梦落在他的唇上，
从那嘴里，她往常每吸一吸气
就会取得力量，从而刺穿了偏见
并且进入听者的激荡的心底
带着音乐和电闪：但阴湿的死亡
已把她在他唇上的吻变为冷冰；
呵，好象在寒夜的凝聚中，月光的
苍白的雾环被殒星突然照明，
她流过他苍白的肢体，接着便消隐。

13

还有些别的幻象……“欲望”和“崇奉”，
有翅的“信念”和遮面幕的“宿命”，
辉煌和幽暗，还有“希望”和“恐惧”的
闪烁的化身，和朦胧的形影；
还有“忧伤”，带着她的一家“叹息”，
还有“欢乐”，为泪所迷蒙，不是眼睛
而是临死的微笑引导她前来的——
这一切排成了华丽的一列幻影，
有如秋日小溪上的雾，缓缓移行。

14

一切他所爱过的，并化为思想的，
优美的声音，形状，香味，色彩，
都来哀悼阿童尼。“清晨”正走上①
她东方的瞭望台，她的头发散开
（那上面缀满尚未落地的露珠），
遮暗了照耀白日的空中的眼；
在远方，沉郁的雷正在呻吟；
暗淡的海洋不能安静地睡眠，
而狂风四处打旋，惊惶地呜咽。

15

凄迷的“回音”②坐在无声的山中，
以尚能记起的歌滋养她的悲痛，
她不再回答风，不再回答泉水，
也不回答牧人的角号，日暮的钟，
或是栖于嫩绿枝头的鸟的恋情；
因为她已学不了他的歌了，这歌声

---

① 自此至节尾，指出清晨、雷声、海洋、狂风，都来哀悼阿童尼。以后更有“回音”和春天来哀悼他。

② “回音”指阿童尼的诗歌的余响，这里也拟人化了。据罗马神话，“回音”本是山林中的仙女，因爱饶舌、总是人云亦云而被约诺转化为声音。她曾与美少年那耳喀索斯（水仙花）相恋。

比那美少年①的话语更令她珍爱
（是他的轻蔑使她变为一片朦胧），
因此，樵夫若不作歌，便只闻哀哀之吟。

16

年轻的春天悲伤得发狂，她抛开
她灿烂的蓓蕾，好象她成了秋天，
或蓓蕾成了枯叶；因为呵，她既已
失去欢乐，何必唤醒这阴沉的一年？
风信子哪曾这样热爱过阿波罗？
水仙花又何曾爱过自己，②象如今
这样爱你？它们暗淡而干枯地
立于它们青春的沮丧的伴侣中，
露珠都变成泪，香味变成了悲悯。

17

你的心灵的姊妹，那孤独的夜莺
不曾如此幽怨地哀悼她的伴侣；
那象你一样能够高凌太空的，
并且在太阳境内以朝气滋育
健壮的幼子的鹰隼，尽管绕着
她的空巢飞翔和嚎叫，也不曾

① 指那耳喀索斯。
② 水仙花即那耳喀索斯。

象阿尔比安①这样哀悼你：诅咒吧，
谁竟然刺伤了你纯洁的心胸，
吓走了其中的宾客，你天使的魂灵！

18

啊，我真悲痛！冬天来了又去了，
但悲哀随着四季的运转而来临；
轻风和流水又唱起欢快的调子；
蚂蚁、蜜蜂和燕子又在人间穿行；
新的花和叶装饰了四季的墓；
热恋的鸟儿在每个枝头上结伴，
并且在田野荆棘中搭起了青巢；
绿色的蜥蜴和金蛇，象是火焰
从昏睡中醒了过来，都向外面奔蹿。

19

从大地的心脏，蓬勃的生命之流
川流过树林，河水，田野，山峰和海洋，
有如自宇宙开始，上帝降临到
混沌以后，生命就带着运动和无常
周流过一切；天庭的无数灯盏
没入生命之波里，更轻柔地闪射；

---

① 英国古称。

一切卑微之物都充满生底渴望，
它们要散发自己，要在爱情中消磨
那被复活的精力赋予它们的美与欢乐。

20

腐烂的尸体触到这阳春之气
便散发为花朵，吐出柔和的气氲；
而当日光化为芳香，这些花朵
有似地面的星星，将死亡燃得通明，
并讥笑那土中欢腾蠕动的蛆虫；
一切死而复活。难道唯有人的头脑
要被无形的电闪击毁，象是一柄剑
反而毁于剑鞘之前？① 呵，只一闪耀，
热炽的原子② 就在寒冷的寂灭里融消。

21

唉！我们所爱惜他的一切，要不是
由于我们的悲伤，竟仿佛未曾存在，
而悲伤又怎能永延？哦，多么痛心！
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生？要在这舞台
作什么戏的演员或观众？无论尊卑，
终必把生命借来的一切交还死亡。

---

① 西俗通常把剑比作灵魂，剑鞘比作肉体。

② 指构成人的精神的物质。

只要天空一朝蔚蓝，田野一朝碧绿，
黄昏必引来黑夜，黑夜必督促晨光，
月月黯然更替，一年唤醒另一年的忧伤。

22

他不会醒来了，唉，永不再醒了！
“醒来吧”，“苦难”喊道，“丧子的母亲呵，
从梦中醒来！用眼泪和叹息
舒发你的比他更伤痛的深心。”
一切伴着乌刺尼亚眼睛的幻象，
一切原来为听她们姐姐的歌声
而静默的“回音”，现在都喊道：“醒来！”
象思想被记忆之蛇突然刺痛，
失色的“辉煌”① 从温香的梦中猛然惊醒。

23

她起来了，象是秋夜跃自东方——
呵，阴惨而凄厉的秋夜，接替了
金色的白日，因为白日已经展开
永恒的翅膀，有如灵魂脱离躯壳，
使大地变成了死骸。悲伤和恐惧
如此打击和震撼乌刺尼亚的心，
如此愁惨地包围她，竟象一片

① 指乌刺尼亚。

暴风雨的云雾，只催促她飞奔，
奔向阿童尼所静静安息着的墓茔。

24

她从安静的天国跑了出来，
跑过营帐和钢石竖立的大城，
跑过人的心灵，这心呵，对她的
轻盈的脚步毫不软缩，却刺痛
她无形的、柔嫩的脚掌；她还跑过
多刺的舌头，和更为刺人的思想，
它们阻挡不了她，便把她刺破，
于是象五月的泪，她神圣的血流淌，
把永恒的鲜花铺在卑微的道路上。

25

在那停尸房中，有一刻，死亡
因为看到这神圣的活力而羞愧，
赧红得无地自容；于是阿童尼
又似有了呼吸，生之淡淡的光辉
闪过了他的肢体，呵，这在不久前
她如此疼爱的肢体。乌剌尼亚叫道：
“别离开我吧，别使我悲凄、狂乱，
象电闪所遗下的暗夜！”她的哭嚎
唤醒了死亡，死亡便一笑而起，任她拥抱。

26

"等一等呵！哪怕再对我说一句话；
吻我吧，尽一吻所允许的那么久；
那句话，那个吻，将在我空茫的心
和热炽的脑中，比一切活得更久，
悲哀的记忆将是它们的食粮；
这记忆呵，既然如今你已死了，
就象你的一部分，阿童尼！我情愿
舍弃我的生命和一切，与你同道！
但我却锁联着时流，又怎能从它脱逃！

27

"噢，秀丽的孩子！你如此温和，①
为什么过早离开了世人的熟径，
以你博大的心而却无力的手
去挑逗那巢穴中饥饿的妖龙？②
你既然无所防护，那么，哪儿是
你的明镜之盾'智慧③'，和'轻蔑'之矛？

---

① 这一节指济慈因舍弃伪古典主义的途径而遭受批评家的毒手。但假如他能智慧地无视恶评，让自己的天才成熟起来，"走完它的轨道"，那么恶评家们就会奈何不了他的。

② 指恶评家，他们是为口腹而写作的。

③ 希腊神话，珀耳修斯去杀怪龙墨杜萨时，以明镜为盾，使他不必直视对方，免为所害，因为墨杜萨的目光能将人变为石头。

假如你能耐心等待你的心灵
象新月逐渐丰盈，走完它的轨道，
那么，生之荒原上的恶魔必见你而逃。

28

“那一群豺狼只勇于追袭弱者；①
那邪恶的乌鸦只对死尸聒噪；
鹰隼只忠心于胜利者的旗帜，
‘残败’踏过的地方，它们才敢骚扰，
并从翅膀散下疫疠来；呵，你看，
只要这时代的阿波罗以金弓
微笑地射出一箭，那一伙强盗
就逃之夭夭，不但不敢再逞凶，
而且一齐阿谀那踏住他们的脚踵。

29

“太阳出来时，多少虫豸在孵卵；②
等他沉落，那些朝生暮死的昆虫
便成群地沉入死亡，永不复活，
惟有不朽的星群重新苏醒；
在人生的世界里也正是这样：

① 这一节写恶毒的批评家都是胆小卑鄙的。“这时代的阿波罗”似指拜伦。

② 这一节指出虫豸和昆虫等（指恶评家们）都是靠太阳或巨星（指天才诗人）而生活的，它们分享它的光辉，而又遮暗了它。

一个神圣的心灵翱翔时，它的欢欣
使大地灿烂，天空失色；而当它沉落，
那分享或遮暗它的光辉的一群
便死去，留下精神的暗夜再等巨星照明。"

30

她才说完，山中的一些牧童来了，①
他们的花圈枯了，仙袍也撕破；
首先是天国的漫游者，他的声名
象天庭一样在他的头上覆落，
呵，一个早年的、但却持久的碑记，——
他来了，他的歌声的异彩被遮没
在哀伤里；爱尔兰从她的乡野
派来她的苦衷底最婉转的歌者，
而"爱情"使"悲伤"，象乐音，从他的舌间迸落。

31

在声名较小的来人中，有一个②
羸弱得象是幽灵；他独行踽踽，
有如风雨将息时最后的一片云，
雷就是他的丧钟；他似已倦于

① 这一节说到其他的诗人（牧童）来哀悼阿童尼（阿童尼原是牧童）。"天国的漫游者"指拜伦；最后三行指爱尔兰的爱国诗人托玛斯·摩尔。

② 自这一节起，雪莱指他自己。

象阿克泰翁① 一般望着自然的美，
而今他迷途了，他疲弱地驰过
世界的荒原，因为在那坎坷之途上
他正追随他自己的思想，象跟着
一群猎犬，他就是它们的父亲和俘虏。

32

是一个文豹般的精灵，美丽，敏捷——
是貌似“绝望”的爱情，——是一种神力，
全身却缀满“脆弱”，他简直不能
把压在头上的“时刻”之重负担起；
他是将燃尽的灯，已落下的阵雨，
他是碎裂的浪花，就在说话的此刻
岂不已经碎了？致命的太阳微笑地
晒着憔悴的花；生命尽管用血色
点燃面颊，但其中的心可能已经残破。

33

他头上扎着开过了的三色堇
和雕谢的、蓝白相间的紫罗兰，
他手里拿着木杖，上端是柏枝，
周围缠以幽黑的常春藤的枝蔓，

① 希腊神话，阿克泰翁是一个猎人，因偷看狄安娜女神入浴而被处罚，变为鹿，终至被猎犬噬死。

还不断滴着日午树林的露珠；
木杖颤抖着，因为那跳动的心
在摇动他无力的手；这个悼亡者
是最后来到的，他哀哀独行，
象是离群的鹿，被猎人的箭所射中。

34

所有的人站开了，听到他痛苦的
呻吟，都含泪而笑，因为他们知道，
他之以异邦语言①歌唱新的悲哀，
未尝不是借别人的不幸来哀悼
他自己的；乌剌尼亚看到这来客的
丰采，喃喃说："你是谁？"但他不语，
只用手突然撩开三色堇，露出了
被烙印烫伤的、为血凝固的额际，
看来象该隐或基督②——呵，但愿如是！

35

是谁的温和声音在对死者哀悼？③

---

① 雪莱的语言是英文，对乌剌尼亚说来自然成了"异邦语言"。

② 该隐的脸上被烙上诅咒（见《圣经》）。基督被钉十字架上，有血凝固在额际。

③ 这一节写英国诗人李·汉特来哀悼。李·汉特是济慈的好友，济慈早期的诗作曾受到他的影响，并得到他的鼓励。

谁以黑斗篷遮上了自己的前额？
是谁的影子对白色的尸床
郁郁地弯下，象墓碑一样静默？
他沉重的心悲怆得发不出声音。
既然他来了，他，最儒雅的智者，
教过、爱过、安慰和赞誉过亡故的人，
我岂能再以唐突的叹息打破
他那心中为死者安排的祭礼的沉默。

36

我们的阿童尼饮下了毒鸩——哦！
哪个耳聋的谋杀者竟狠心
给青春的生命之杯投一剂灾祸？
现在，那无名的蛆虫① 却要否认
自己的罪恶了，因为连他也感到
那乐音一开始就使嫉恨与邪恶
（除了在一个心胸中② 还咆哮不休）
都沉寂了，令人只想听优美的歌，
啊，但那弹奏的手已冰冷，金琴已崩破！

37

活下去吧，诽谤变不成你的名声！

① “蛆虫”指恶评家。

② 指那个“蛆虫”恶评家的胸中。

活下去！别怕我给你更重的谴责，
你呵，在不朽的名字上无名的黑斑！
但你须自知：是你在散播灾祸！
每临到你的良机，由你任意地
吐出毒汁吧，让那毒牙把人咬遍：
悔恨和自卑将会紧紧追踪你，
羞愧将燃烧在你隐秘的额前，
你会象落水狗似地颤抖——一如今天。

38

我们又何必为我们心爱的人
远离世上这群食腐肉的鸢而悲伤？
他已和永恒的古人同游同睡了，
你① 又怎能飞临到他所憩息的地方？——
让尘土归于尘土！但纯净的精神
必归于它所来自的光辉的源泉；
作为永恒之一粒，它将超越时续
和无常，永远发光，永远守恒不变，
而你寒冷的尸灰将堆在耻辱的炉边。

39

呵，住口，住口！他没有死，也没有睡，

① 指害死济慈的恶评家。

他不过是从生之迷梦中苏醒；
反而是我们，迷于热狂的幻象，
尽和一些魅影作着无益的纷争，
我们一直迷醉地以精神的利刃
去刺那损伤不了的无物。我们象
灵房中的尸身在腐蚀，天天被
恐惧和悲哀所折磨，冰冷的希望
拥聚在我们的泥身内，象蛆虫一样。

40

他是飞越在我们夜影之上了，
嫉妒和诽谤，憎恨和痛苦，还有
那被人们误称作“欢愉”的不安，
都不能再触及他，令他难受。
他不会再被浊世逐步的腐蚀
所沾染了，也不会再悲叹和哀悼
一颗心的变冷，或马齿的徒增；
更不致，当精神本身已停止燃烧，
把死灰还往无人痛惜的瓮中倾倒。①

41

不，他活着，醒着，——死的只是“虚幻”，

①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人之可贵在于热烈的精神，人死后所遗的寒冷的骨灰又何必珍惜。

不要为阿童尼悲恸。年轻的早晨，
让你的露水变为光辉吧，因为
你所哀悼的精神并没有消隐；
岩洞和森林呵，你们不要呻吟！
打住，你昏厥的花和泉水；还有太空，
何必把你的披肩象哀纱一样遮在
失欢的大地上？快让它澄彻无云，
哪怕面对那讪笑大地的欢乐的星星！

42

他与自然合一了：在她的音乐中，
从雷的嘶鸣直到夜莺的清曲，
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变为
一种存在，在光与暗中，在草石里，
都可以感觉到；在凡是自然力
所移动的地方，便有他在扩展
（她已把他的生命纳入自己的生命中），
她以永不怠倦的爱情支配世间，
从底下支持它，又把它的上空点燃。

43

他本是"美"的一部分，而这"美"呵
曾经被他体现得更可爱；他的确
从宇宙精神接受了自己的一份

（这精神扫过沉闷而愚蠢的世界，
迫使一切事物继承各自的形态，
尽管不甘心的渣滓阻挠它飞翔，
也终必由混沌化入应有的模式；
最后，它会倾其所有的美和力量
发自人、兽、草木，跃升为天庭的光）。

44

在时间的苍穹上，灿烂的星斗
可能被遮暗，但永远不会消亡；
它们象日月，升到应有的高度，
而死亡只是低迷的雾，能遮上
但却抹不掉那明光。当年轻的心
被崇高的神思提自人欲的底层，
任尘世的爱情和生命为了注定的
命运而斗争，这时呵，死者却高凌
幽暗而狂暴的气层之上，象光在流动。

45

迢遥的，在那无形无体的境域中，①
一些半废声誉的继承者，他们从

① 这一节所提的三个诗人是英国诗人查特顿（1752—1770），锡德尼（1554—1568）和罗马诗人鲁甘（39—65）都是早亡的诗人。这里指出他们在幽冥中迎接济慈。

建立在人世思想以外的宝座上
起立了。查特顿——脸上还没褪尽
那庄严的痛苦；锡德尼，还象他
战斗，负伤，生活与恋爱时的那般
严肃而温和：呵，一个纯洁的精灵，
起立了；还有鲁甘，死使他受到称赞：①
他们起来，“寂灭”象受到斥责，退到旁边。

46

还有许多别人（虽然在世间无名，
但只要火花引起的火焰长在，
他们的才华便辗转流传，不致消亡）
闪耀着永恒底光辉，站了起来。
“你正是我们的一伙，”他们喊道：
“是为了你，那无人主宰的星座
久久在黑暗中旋转，没有神主；
看！唯有它在天庭的和乐中静默。
我们的长庚②呵，来，登上你飞翔的宝座！”

47

还有谁为阿童尼哭泣？哦，来吧，

---

① 鲁甘因密谋反对暴君尼罗失败而自杀。

② 长庚是最后出现夜空的明星。

要认清他，认清你自己，痴心的人！①
你的心灵尽可去拥抱悬空的地球，
并把你精神的光辉，以你为中心
射往九霄，直到使它博大的光芒
充满无垠的太空：然后呢，就退居
到我们世间的日和夜的一点；
旷达一些吧，否则你必陷于绝地，
万一希望燃起希望，引你到悬崖的边际。

48

不然就去到罗马，哦，那墓园
埋葬的不是他，而是我们的欢乐：
我们要去凭吊，并非由于那埋在
自己的荒墟中的时代、宗教和帝国；
因为，象他那样的诗人无须从
世界的蹂躏者借来不朽的荣誉，
他已居于思想领域的帝王之列了，
他们都曾和时代的衰风为敌，
在逝去的事物中，唯有他们不会逝去！

---

① 这一节似指人的精神虽无限，但肉体是微末的，为时空所局限：如果人只就肉体的命运着想，必致感到绝望。"要认清他，认清你自己"，也就是对此要认识清楚，乃可旷达。

49

去到罗马吧，——那儿既有天国，
又有墓地，城市，林野和荒原，
那儿，古迹象劈裂的群山高耸，
有开花的野草，芳郁的树丛铺满
在荒墟的赤裸裸的骨骼上；
去吧，让那一处的精灵引着
你的脚步走上一条倾斜的绿径，
那儿，象婴儿的微笑，灿烂的花朵
正围绕着草地铺展开，覆盖着死者；

50

四周的灰墙都雕残，沉默的时间
在蚕食着它，象朽木上的微火；
一座金字塔的墓陵庄严地矗立，
象化为大理石的火焰，荫蔽着
一位古人①的尸灰，他正是选择了
这一处作为他万古常青的地方；
下面是一片田野，后来者就在那儿，
在晴空下搭起他们的死之营帐，
迎接我们所失去的他，②呼吸刚刚断丧。

---

① 指凯亚斯·西斯蒂阿斯，古罗马的执政官。

② 指济慈。

51

站在这儿吧：这些墓茔还很新，
那把尸骨寄予墓穴中的悲哀
还保留着它的气氛；但假如
这气氛已消失，请别在这儿打开
一颗悲哀心灵的泪泉吧！不然，
回家后，你会发见你自己的心里
也有了苦泪。请在坟墓的幽暗中，
去寻找人世冷风吹不到的荫蔽。
阿童尼已经去了，我们又何必畏惧？

52

“一”永远存在，“多”变迁而流逝，①
天庭的光永明，地上的阴影无常；
象铺有彩色玻璃的屋顶，生命
以其色泽玷污了永恒底白光，
直到死亡踏碎它为止。——死吧，
要是你想和你寻求的人一起！
到一切流归的地方！罗马的蓝天，
花草，废墟，石象，音乐，文字，不足以
说明这一切所表达的荣耀底真谛。

---

①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以“一”代表理念，本体，永恒；“多”代表现象，幻影和无常。在后两节中所说的“光明”、“美”、“爱情”和“福泽”也指的是“一”。

53

我的心呵，为什么犹疑，回步，退缩？
你的希望去了；在现世的一切中
再也见不到它；你如今也该跟去！
从四季的循环，从男人和女人心中，
一种光彩已经消逝；那尚足珍视的
只诱人冲突，拒绝了又使人萎靡。
柔和的天空在微笑，轻风在喃喃：
那是阿童尼在招呼！噢，快离去，
“死”既能使人聚合，何必再让“生”给隔离！

54

那光明，它的笑正照彻全宇宙；
那优美，万物都在其中工作，运行；
那福泽，是把人玷污的生之诅咒
所消除不了的；那活命的爱情
竟被人和兽，陆地、海洋和天空，
盲目纠缠在生之网里：它燃烧得
或明或暗，全靠渴求爱之火焰的人
怎样反映了它；而今，它正照临着我，
把寒冷人性的最后阴云也给吞没。

55

我用诗歌所呼唤的宇宙之灵气
降临到我了；我的精神之舟在飘摇，
远远离开海岸，离开胆小的人群——
试问：他们的船怎敢去迎受风暴？
我看见庞大的陆地和天空分裂了！
我在暗黑中，恐惧地，远远飘流；
而这时，阿童尼的灵魂，灿烂地
穿射过天庭的内幕，明如星斗，
正从那不朽之灵的居处向我招手。①

1821年

① 雪莱在本诗写成后不久（一八二二年），果然去世。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里恰好表现了诗人对死的预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２１ 雪莱抒情诗选 ［英国］ 查良铮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３０１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ｄｑ／ｄｑ４５／０４／！０００１．ｐｄｇ

普洛斯嫔之歌
阿波罗礼赞
秋：葬歌
咏月
自由
饥饿底堡垒
世间的流浪者
“你匆匆进了坟墓”
给一个评论家
长逝的时流
一年的挽歌
咏夜
时间
给--
歌
无常
伟政
阿齐奥拉
哀歌
忆
给--
音乐
明天
“生命可以转移”
“世界从新生到衰落”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又降临”
“当一盏灯破碎了”
给珍妮：一个邀请
给珍妮：回忆
给珍妮，并赠吉他
哀歌
“我们别时和见时不同”
岛
阿拉斯特
“虐政”底假面游行
心之灵
阿童尼
附录页